

韓湘子全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韓
湘
子
全
傳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韓湘子目錄

第一回

雉衡山鶴兒毓秀

湘江听香簪受謫

第二回

脫輪迴鶴童轉世

談星相鍾呂埋名

第三回

虎榜上韓愈題名

洞房中湘子合卺

第四回

鎮金橋鍾呂現形

睡虎山韓湘學道

第五回

李砍芙蓉暗諷蘆英

候城門衆譏湘子

第六回

葉家緣湘子修行

化美女初試湘子

第七回

蛇虎攔路試韓湘

妖魔遁形避真火

第八回

菩薩顯靈昇上界

韓湘疑定守丹爐

第九回

韓湘子名登紫府

兩牧童眼識神仙

第十回

自誇詡龜鷺罹災

唱道情韓湘動衆

第十一回

湘子假形傳信息

石獅點化變成金

第十二回

退之祈雪上南壇

龍王躬身聽號令

第十三回

駕祥雲竄宗頂禮

論全真湘子吟詩

第十四回

闖華筵湘子談天

養元陽退之不悟

第十五回

顯神通地上鼾眠

假道童筵前暢飲

第十六回

入陰司查勘生死

召仙女慶祝生辰

第十七回

韓湘子神通顯化

林蘆英恩愛牽纏

第十八回

唐憲宗敬迎佛骨

韓退之直諫受貶

第十九回

貶潮陽退之赴任

渡愛河湘子撐船

第二十回

美女出漁樵點化

雪山裡牧子醒迷

第二十一回

問吉凶廟中求卜

解饑渴茅屋棲身

第二十二回

坐茅庵退之自嘆

驅鯉魚天將施功

第三十三回

苦修行退之覺悟

甘守節林氏堅貞

第三十四回

歸故里韓湘顯化

赴鶯哥寶氏執迷

第三十五回

呂純陽崔家托夢

張二媽韓府求親

第三十六回

崔尚書假公報怨

兩漁翁並坐垂綸

第三十七回

草草庵主僕重逢

養牛兒文公悟道

第二十八回

墨尿山樵夫指路

麻姑庵婆媳修行

第二十九回

人熊獸韓清過嶺

仙子傳寶氏玄機

第三十回

香獐幸脫離水厄

韓林盡證聖超凡

薛潮子目錄終

第十七回

韓湘子神通顯化

林蘆英恩愛牽纏

變幻神通不可當、牽纏恩愛最難防、心猿意馬牢
拴定、一任東風上下狂。

話說退之發怒、喝湘子道、你這些羊鵝女子、都是那
撮弄幻術、不足爲奇、你先前說解遊遊、酒能開項
刻花、如今一發做出來與我看、我便信你是個仙人。
湘子道、遊遊酒、頃刻花、是開天地陰陽之橐籥、奪風
靡造化之樞衡、不是輕易得見的、若大人肯隨我出

寒我就賣美出來與列位大人看退之道不要多
做得出來纔見手段湘子就問張千討了一個空壺
口中念道

一尊佳醞試新開不是庖犧置造來琥珀光浮香
味好莫辭沉醉飲三杯

念罷喝聲道疾只見那空壺內便有酒滿將起來湘
子叫道列位大人看酒衆官見了無不驚訝湘子捧
着酒壺從首席起斟斟到退之主席方止共有三百
五十六盃都是這一把壺內斟出來竟不曉得這壺

能得幾多大，却盛得這許多酒。衆官各各吃了一杯，都道好酒，只有退之不肯吃道：「這酒不過在我家裏，蘄出來的，有恁麼好？」林學士道：「親家不要鑒認了，此酒乃天邊甘露，紫府瓊漿，比府上酒大不相同。」退之叫湘子道：「你一發把那頃刻花開出來，與列位大人看。」纔見你真實本事。湘子道：「先朝則天皇后，不過是一位篡竊的，后主他吟詩到上苑，也催得百花開。覆何况我仙家，運化機于掌內，奪天巧于眼前，有何難處？」只是大人看了花，心中不要添煩惱就是了。退

之道看眼前花見眼前景有恁麼煩惱、湘子便指着
堦前石砌上口中念道、

一朵鮮花頃刻開、不須泥土苦培養、神仙自有玄
微妙、却向蓬瀛布種來、

念聲纔罷、只見石砌上長出幾枝綠葉、中間透出一
條心、心上黃叢叢鮮滴滴、開着一朵金蓮花、衆官都
驚采道、果然是頃刻花、大家近前一看、那花瓣上有
兩行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退
之看了這兩句詩、便問道、這一聯是恁麼話頭、爲何

寫在花瓣上、湘子道、這是大人日後的結果、不必問他、貧道只勸大人早早隨我出家、免得他年懊悔、退之大怒道、潑道無知、怎麼逡巡酒、頃刻花、不過是障眼法兒、拐錢鈔的例子、張千快把猪狗穢血、澆在他身上、拿下去着實拷打一番、省得他又行寄杖的法兒、衆官勸道、大人且請息怒、這道童年紀小、不知法度、如今且取了他的供狀、然後問罪、不遲、退之喝叫張千、李萬、押這潑道取供狀來、務要供稱、擅入衙門、攪擾筵席、嚴演戲術、拐帶人口、待我照律解發他回、

原籍去。湘子道要供就供快取紙筆來我寫。何消押得退之道。怕汝不供。招明白。走了上天不成。湘子道。我家住在南天門內。林學士道。韓親家。你須尋一個會上天的解子。纔遮解得他起身。退之道。陝西華山有個南天門。泰安神州有個南天門。襄陽武當山有個南天門。徽州齊雲崖也有個南天門。這道人想在這個地方居住。那里是天上的南天門。林學士道。汝住的房子。在天門內。靠東過西。上南落北。湘子道。緊靠着龍霄太極殿。林學士道。玉皇住的纔稱龍霄太

極殿道人汝那里有寒暑麼。湘子道我那里無寒無暑。常有五色祥光。神靈聚會。仙鶴盤旋。青鸞飛舞。猿猴獻果。麋鹿啣花。豈若凡間烟塵陡亂。濁氣薰蒸。退之道風道人你說這閑話也沒用。快寫供狀來。湘子接了紙筆供道。

供狀人列仙子。年甲不書。我生居天地長在蓬壺。賴三光祐其生。托五炁全其體。蒙老君傳流道法。參悟玄真。跨鸞鶴日遊蓬島。騰雲霧暮宿仙亭。尊南極東華爲主。與北斗西母爲隣。丹砂煉就。救苦

濟人今日臨凡提撕孽贖我本是大羅天上開元
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鄉休猜做凡胎俗骨遠方
募化喫菜事魔掛搭全真所供是實

相子供完張千遮與退之退之看了道我只要明白
供說姓恁名誰祖居在那里父母叫恁麼名字有無
弟兄叔伯原先作何生理幾年上山出家這纔叫做供
我如今只管東扯西拽糊糊塗塗說這虛頭的話
終不然饒了汝不成相子打動漁鼓唱道

家住半山坡水爲隣山伴我山前山後無人過

納稅糧正課、也沒有漁樵賡和衲衣、穿着似風塵、共那虎豹豺狼、作夥、

退之道、先前供狀賣弄自家是天神一輩、上聖同儕、如今又說與野鬼爲群、山精作伴、這一派胡言、噫語、想是熱極了、喝叫張千李萬、若再不明白供寫、先把他鉄鍊鎖了他的頸子、鉄肘鉄鐐拴了他的手足、再把夾棍夾他起來、不怕他不招明白、湘子聽得這話、不覺滿眼流下淚來、退之喝道、汝既怕夾打、眼中流淚、何不說了老實的話、若只管東支西吾、便是眼睛流、

出血來也沒人慈悲你。湘子道：貧道不是怕大人夾打啼哭，因大人要貧道實落的供狀。貧道一時間想起父母來，故此淚出痛腸。退之道：汝不學長進，率爺娘拽頭皮哭也遲了。湘子道：我住在永平州、寧州城、昌黎縣。退之道：在城內那一方？湘子道：東門裡十字街，坐南朝北，鼓樓靠西地方。退之道：何等樣人家？出身？湘子道：俺家九代積善，三代好賢。叔父是禮部尚書。退之道：汝叔子是何名？湘子道：那朝代上做尚書如今家裏還有恁麼人？湘子道：叔父韓愈，字退之，嫡娘竇

民曾封二品夫人林學士道據道人的供招是令侄
公子了衆官十分歡喜拱手道韓大人恭喜公子今
日回來退之羞慙滿面道舍侄眉清目秀那里是這
般憔悴黧黑不像人的模樣這道人不過是探聽得
學生思念舍侄故假托姓名來哄騙酒食耳豈有是
舍侄之理便又問道汝姓韓叫甚名字湘子道學名
韓湘字清夫三歲上沒爺七歲上沒娘虧得叔嫡撫
育長成九歲攻書十二歲學道十五歲娶林學士千
金小姐蘆英爲妻這便是我的實供了林學士哭道

汝正是我的女婿韓湘子了。退之道，親家不要心忙，錯認別人做了女婿，惹人背地笑耻，依愚見看來，這道人想是與舍侄雲水相逢，舍侄將家中事體告訴了他，他記在心裡，特地來家下騙些東西。林學士哭道：「若不是令侄說話中間，不免露出馬腳來。如何這般詳細得緊？」退之又問湘子道：「汝這一篇話好像我侄兒與汝說的。」湘子道：「韓湘子與貧道一同下山，在路上告訴貧道這些話，叫貧道先來與大人上壽。他遲幾日纔回來。」退之道：「據汝說終南山到我這里有

十萬多里路程。汝和我侄兒，還是駕船來的，還是乘車跨馬來的？湘子道：「苦惱苦惱，出家人十方施主，就是園下的倉糧，兩腳奔波，就是馳驛的頭口。那得銀子去僱趁船車馬匹？我兩個手挽着手兒走來的。」退之哭道：「我那兒？你生長在閭閻人家，出入有輕車肥馬，何曾受這般跋涉？吃這般苦楚？可不痛殺我也！」林學士道：「令侄既是回來，就着人同這道童去尋着他，收拾他便了。何必又添煩惱？退之又問道：「我侄兒如今在那裡？爲甚麼不同來見我？」湘子道：「他現在東門外。」

外頭因身上襪襪得緊難見大人之面退之便叫左右快取一副好衣服來同這道童去請公子換了回來相子暗道叔父不認得我仙風道骨我且暫去明日現出原身與他相見多少是好轉身對退之道大人不必着人去請待貧道去喚他來便了說罷竟揚長出門而去退之忙叫張千施從所之恰好轉得一個灣連道人踪影都不見了跑回來稟覆退之林學士道明明是仙人下降韓親家只管把他當做凡人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依學生愚見莫非令侄已成了

仙特特化形來試探我們，也不見得退之道親家不可信有，不可信無，且待他再來，又着眼看個下落，這正是

一別家鄉數載餘，

忽然聞信暫疎眉，

混濁不分鱉共鯉，

水清方見兩般魚，

當日酒筵散罷，退之愈覺憂悶無聊，焦煩一夜，到得次日清晨，寶氏分付張千道：「公子去了多年，不曾回家，連日那道人說領公子回來，緣得老爺焦悶，沒做理會，你快去站在門前，等候公子來時，竟扯了他進

來若只見那個道人也扯住他問一個的確不可有
誤張千領命不題且表湘子因退之不肯認他他便
扭身一變現出昔日形容走到自家門首恰好張千
在那里眺望看見湘子走來一手扯進門裏叫道老
爺夫人公子回來了有詩爲証

十八容顏依舊胎

唇紅齒白鬢新裁

且教叔孀重相見

免得眉頭不展開

退之與竇氏聽見說湘子回來真個是喜從天降三
腳兩步跑將出來扯住他衣服不住的汪汪淚落道

我兒你一向在那里拋得我夫妻兩個舉眼無人好
不要楚你身上怎的這般襤褸教我看了越發心酸
湘子道叔父嬌娘且省煩惱聽住兒道來

我身穿衲襖度春秋

退之道吃些甚麼物件湘子

道我旋斫山柴帶葉收黃精野菜和根煮無醬無
鹽飽卽休

退之道這般食用有恁快活湘子道

笙

蕭不奏冷煖自由石鑪內清泉常沸瓦甌中玄酒
將浮道滋味無非無是吾甘受

黃氏叫蕭英道媳婦你丈夫回來了快扯住他不要

放他又去了。蘆英依言來扯湘子。湘子就閃過那邊。
蘆英赶到那邊扯他。湘子又閃過這邊。只是扯他不
着。蘆英道：「婆婆媳婦扯他不着，怎生是好？」竇氏道：「你
且住手，我自留他。」退之道：「我且問你，你一向在那里
安身？」湘子唱道：

我生在終南境，佳山水，可怡情。閑來時，謾將仙鶴
引，得意處，好把黃庭竟。參玄談道了，悟無生，長春
自在心緣淨。

退之道：「汝在那里與何人往來？」湘子道：

漢鍾離開壇闢教、呂洞賓傳法授道、我呵、參透玄機、微妙登仙品、脫塵囂、心散誕、意逍遙、

退之道、看你這般模樣、也不像個神仙、隨你賣弄得錦上添花、我只是不信、湘子又道、

雖不得神仙位、且躲些閑是非、困來時、一覺、鼾鼾睡、布衣袍、且把、麻絲繫草菴中、飲幾盃、頭清、搥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

退之道、汝在那山中、怎比得俺爲官的快樂、湘子唱道、

車清二
謾說爲官好，爭如學道高。無榮無辱，無煩惱。山中
景致，人知少。四時不謝花長好，一任雙丸頻跳。壽
與天齊，喜得長生不老。

竇氏道：你去了這幾時，可思想我撫養深恩，及妻子
被窩中情愛麼？湘子道：

嬌母恩非小，你兒行常自焦。推乾就濕，真難報枕
邊恩愛。從來少嬌娘，你可勸叔父呵。休官棄職，早
修行，免得紛紛雪擁藍關道。

退之道：恁麼藍關白關？伍子胥也曾走過了，昭關湘

子道。昭關到容易過。只怕藍關有些難過。叔父你聽我道來。

我看那棄職張良。歸湖范蠡。跳出虎狼群。再不列朝班裡。愛看着翠巍巍千丈嶺頭松。綠滔滔萬頃長江水。他只爲着七國爭雄。徐龐闢智。商鼎中移。夷齊餓死。又怕指鹿爲馬。呼鳳作鷄。財廣傷身。官高害已。因此上。葫蘆提不辨。是和。非。醉如泥。省閒紅塵事。假便有黃金堆。北斗齊。也難買生灰共。轉迴。吃緊的鷄兒飛。兔兒催。暫時眼睫不相隨。白。

髮古來稀。到頭空自悔。

退之見說心中大怒，就罵道：「汝這沒爺娘，没人收管的忤逆種，去了這許久回來，再不說一兩句好言語，只在我跟前胡說亂道，成何規矩！我做了官，要治天下百姓，一個姪兒也不能整頓，如何去治國平天下？我若不看哥嫂面上，就一頓打斃了你這畜生，滿頂絕了後代，也省得被人笑耻。」湘子暗笑道：「我已成仙，你怎麼打得我死？」賈氏叫韓清快去分付張千擺列筵席待哥哥，換了衣服出來飲酒。湘子道：「叔父壽辰。」

侄兒不曾拜祝得，如今有些薄禮，與叔父把盞上壽。
退之道：「三百五十六位朝官都來與我慶壽，只因汝
不在家，我心中十分不快活。汝今回來，我就歡喜了。
那里要你的禮物？」湘子道：「侄兒已叫人去取，就來了。
退之道：「禮物在那里，誰人去取？」湘子道：「在碧天洞裡，
退之道：「我生日那一位朝官親戚不送禮來，那一件
物事沒有，只是我不肯收。那個希罕你的東西？你說
這般沒對會的話來哄誰？」湘子道：「侄兒豈敢誑言？已
差仙童清風明月到碧天洞蟠桃會上，借卓面四十

張來與叔父上壽，只待香盡，仙童就來了，快着人去請列位朝官來赴筵席。退之道：「我不信。」湘子道：「香盡，仙童不來，我也沒有面目見得朝官。」退之遂叫張千一邊取香來點，一面去請林學士等許多官員。不一時，衆官齊到。退之上前相見，說及湘子相邀之事，俱各暗暗而笑，依次坐下。退之一連起身幾次，看那點的香見香漸漸盡來，便道：「侄兒香將盡了。」仙童還不見來，豈不虛邀了列位大人？湘子仰天一看道：「請叔父和衆大人迎接仙童。」退之與衆官立得起身，但見

兩個仙童從空直至筵前，果然描不成畫不就，生成
圖神仙體段。退之問道：「道童，那花籃內是甚麼東西？」
仙童道：「與大人上壽的。」卓面退之道：「這一點點花籃，
兒盛得多少東西？也不勾我一個人吃倒教我去請。
這許多大人。」仙童道：「我花籃內是天上珍饈瑤池玉
液，正是人間的滋味。列位大人得到口嘗一嘗，也是
無量的福了。」指望要吃多少，當下清風便在花籃內，
一件件搬出來。明月便一件件擺列在卓子上。雖沒
有翡翠龍脯、熊掌駝蹄，恰都是目不經見、耳不經聞。

的奇品退之道。侄兒這般東西，只好在山裏受用。如今擺在我的廳上，到覺得冷淡沒趣。湘子道：叔父要山，有甚難處？侄兒就將前面影牆上，画一座山，同列位夫人上去一遊，何如？退之道：影牆上原画着一個麒麟，若再画些山水，怕污壞了我的影牆。湘子道：待侄兒叫麒麟走了下來，然後去画山水。退之道：水墨顏色画的麒麟，有形無氣，怎麼叫得下來？湘子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請衆大人仔細着眼，說聲罷罷。湘子又大喝一聲道：畜生還不下來，等待幾時？只聽得

一聲響如天崩地塌一般。那麒麟跳下牆來，奔出門外，站着不動。湘子就拿一把芭蕉在手，向影牆上亂掃。將去，但見青山綠水，翠柏蒼松，麋鹿盤旋，鳳鸞飛舞，懸崖瀑布，匹練橫拖。林石綺分，氣暖若霧。明明是，一堵影牆，却變作真山。真水，衆官看了，喜之不盡。怎見得這山的奇異處，有一枝花爲証。

山林中山鳥飛，山頂上山鷄叫。滿山川盡都是芭蕉綠，陰陰高松古柏，紅拂拂山果，山桃明晃晃，落下來些青鸞翠雀，烏鳶白鵝。我只見山獐兒一來一

往山獼猴。拔定青精。那龍行處。霹靂火閃。虎離窩。
擺尾伸腰。只聽得山寺裡鐘聲不斷。山觀裡法鼓。
忙敲。山和尚講論些經文佛法。山道士貪戀着清。
高。又見一個打柴的樵夫。手執着大斧。呵呵笑笑。
着的是巔頂高峰。巒巧忽擡頭。見那酒望子。搖酒。
店裏村姑。俏喚山童。急急請叔父入團。同吃一。
個飽。

湘子道。到位大人。這山好麼。林學士道。果然一座好。
山。若引我們同到山上遊玩一番。纔顯得仙家的妙。

用湘子道要上山去，有何難哉，便一手招着衆官，叫退之道貧道先行，列位大人同叔父都上山去，走一遭，衆官雀躍鵲踴，都隨上山，冉冉要從獨木橋上過去，只見崩浪千尋，懸流萬丈，鳴如巨雷，白如雪練，躡足其上，魂驚魄怖，林學士道：「韓親家脚下須要仔細，退之聽了，不敢前進。」湘子道：「叔父眼前就是蓬萊三島，不肯上去，豈不可惜？」退之道：「明明白白一堵影牆，却弄這些法術來，魔帳我若被你哄了上去，一個腳踉蹌跌將來，不灰也要做殘疾了，我怎麼把性命丟」

在這個去處，湘子見說把手一推，退之和衆官端然都站在廳上，影牆內依舊圍着一個麒麟，仙童湘子都不知何處去了，止是

分明咫尺神仙路

爭奈凡人不肯行

畢竟後來湘子又來否，且聽下回分解

一子酒昏迷，一絲纏極處，巡次刻着，即見玄玄張敬開懸經地，出愛河，到那習利青天地，意美行人，當下醒悟，示法子者，宜如是觀

第十八回

唐憲宗敬迎佛骨

韓退之直諫受貶

日月攢梭駕步高、時光劈面斬人刀、清風明月朝
朝有、烟瘴纏身日日熬、苦海無邊難到岸、慈航有
路在心勞、你強我弱俱休論、不免閻王簿上銷、

話說湘子與仙童都不見了、也沒有甚麼卓面山水、
懸宮指柱、埋怨道、神仙立在面前、也不認得、生這眼
睛、何用錫、不如瞎子、心裡還有些明白、退之道、吾但
一定還來、別說大人不必心焦、道猶未了、只見湘子

又立在面前叫道、叔父、侄兒又來了、退之道、汝既回來、須改過自新、讀書學好、做那顯祖榮宗、封妻廕子的勾當、不要說我面上好看、就是列位大人面上也好看、你快快去換了衣服出來、湘子道、侄兒回來祝壽、叔父又憎嫌我的卓面不肯吃、我如今再取一個仙桃與叔父上壽、何如、退之道、恁麼仙桃不仙桃、我也不管他吃、林學士道、既有仙桃、便多取幾個、帶挈我們都嘗一嘗、也是你的好處、不在了一場相與、湘子道、仙桃豈是容易得吃的、我那山上、西北方有一

株仙桃實大如斗、硃砂斑點的人、吃了成仙、東南方
有一株仙桃、實大如升、馬吃了成龍、西南方上有一
株仙桃、實大如茶鐘、犬吃了化成仙鶴、若沒有夙緣、
不要說吃、就是影兒也不能勾得見、林學士道、我們
有緣與你相會、難道桃子倒沒緣得吃、你只是慳吝、
不捨得、單把這些言語來搪塞、湘子笑了一聲道、既
是大人見殺待貧道、叫仙童取來、不拘多少、列位太
人分吃就是了、林學士道、只要到口、誰敢爭多嫌少、
湘子就仰天叫道、清風明月、快些取仙桃下來、叫聲

未罷只見兩個仙童各捧一盤桃子從空降下遞與
湘子湘子接桃在手便捧着兩顆五體投地拜祝退
之道侄兒無物奉祝叔孀眉壽願叔孀遐齡不老鶴
筭綿長再願叔父早早回頭棄職休官隨我修行辨
道又捧着餘桃獻上林學士并衆官道願大人收心
歛跡及時解綬辭朝衆大人保重前程盡忠報國退
之道我兒你既取仙桃慶壽心已盡了趁早丟下漁
鼓簡板換了冠服陪侍列位大人吃酒再不要提起
出衆二字了湘子拍動漁鼓唱道

叔父你怎不愁

退之道我身穿綾錦、日食珍饈、

住在西棟雕梁、出入有高車駿馬、要然那一件

我

只怕災禍臨身、逆鱗觸犯難收、一心爲國、誰知反
做冤讐、我勸你早回頭、尋一個雲霞朋友、

林學士道、你去了許久、今日回來、好生勸令叔飲一
盃酒、纔見你叔、住至情、不要只管把言語去惱他、湘
子又唱道、

前世裡曾修、今世裡酬、怕只怕名輕利鎖難丟、倒
不如張良棄職、跟着赤松子去遊、漢高皇要害何

能勾

退之道你這些話忒惹厭且聽我道來

寄生草

你休得再胡言勸修行徒枉然俺官居禮

部身榮顯俺君臣相得人爭美俺簪纓奕世家聲
遠俺朝朝執笏上金鑾誰肯呵棄功名忍饑寒去
學仙

相子道叔父你說便這般說只怕君王一朝不相得
來有些跌躐没人救你退之道畜生汝說話全不
發明明像風顛一般蓬萊山上那里有風顛的

神仙汝依先去罷。不要在這里覺得大家不清靜。湘子道：叔父侄兒再三勸你，不肯回心，反發惱起來。想是怪侄兒叨了你酒飯，我把酒飯仍舊吐還你罷。說聲未了，便吐出一鉢盂酒飯來。遞與退之道：還你的酒飯。退之掩鼻道：這樣腌臢話，你便少說些。誰知蘆英小姐與寶氏夫人都站在屏風後面，看見湘子這般狀景，思量我的丈夫，真個是仙人也未可知。連忙赶上，前來拿起鉢盂要吃。被寶氏就手奪來，傾在地。上道：這樣腌臢東西，虧你要舉口吃下去。只見家中

一個白貓跑來都舔吃了登時化成一隻白鳳凰騰空飛起蘆英埋怨道婆婆你看這貓吃了吐的酒食就變作鳳凰丈夫豈不是神仙分明錯過了賁氏也驚駭道真個錯了真個錯了退之道從古以來不知多少人被這些術法捉弄了夫人不要信他湘子見退之堅意不聽便望空一指道叔父你看仙駕來了退之擡頭看時半空中列着幾隊仙童仙女手執幢幡寶蓋各各駕一朵祥雲自天而下湘子便端坐在祥雲裡面冉冉昇天杳無踪跡退之口占一詞道

喬才堪怒、把浮言前來誘吾、世間那有長生路、誰人能得到清都、金人仙掌擎曉露、漢武秦皇終不悟、到如今傳爲話諧、到如今傳爲話諧、

那湘子足踏祥雲、直至終南山、叩見鍾呂兩師、兩師道、湘子、你去度韓退之、度到那里了、湘子倒身下拜、道、師父慚愧、弟子下凡、度化叔父、已經五次、六番、他只是不肯回心轉意、如之奈何、兩師道、你把恁麼神通顯與他看、湘子把自從領旨下凡、到南壇祈雪、與見憲宗、闡華筵、以後許多神通變化、一一說了一遍、

兩師聽罷言語便同湘子直上三天門下啓奏玉帝道臣弟子韓湘領旨下凡去度捲簾大將軍冲和子韓愈這韓愈貪戀榮華執迷不省伏候另裁玉帝聞奏大怒便着天曹諸宰檢點簿籍天曹奉旨查勘得永平州昌黎縣韓愈原是殿前捲簾大將軍因與雲陽子醉奪蟠桃打碎玻璃玉盞謫到下方投胎轉世六十一歲上該受百障千磨方得回位玉帝對湘子道韓愈謫限未滿卿再下去化他不得遲悞湘子奏道憲宗好僧不好道韓愈好道不好僧臣與藍采和

變化兩個番僧把臣雲陽板變作牟尼佛骨同去朝
中進上憲宗皇帝待叔父韓愈表諫憲宗那時憲宗
龍顏大怒將叔父貶黜潮州爲刺史臣在秦嶺路上
教他馬死人亡然後度他方纔得他轉頭玉帝准奏
便着藍采和同湘子前去當下湘子與藍采和離了
南天門搖身一變變作番僧模樣

一個是

身披佛寶錦袈裟頭戴毘盧帽頂斜耳墜

金環光閃爍手持錫杖土中華胸藏一點神光妙

腳穿雲鞋狀貌奢好似阿羅來降世誠如活佛到

人家。

一個是

戴着頂左筭絨錦帽。穿着件氎氎線毛衣。兩耳垂肩長黑色雙睛圓大亮如銀。手中捧着金絲盒。口念番經字不真。雖然是個神仙。變儼是西方路上哈嘛僧。

二僧來到金亭驛館。館使迎接坐下。問道。兩位從何方來。有何進貢。二僧說了一盪胡言。館使一毫不省。傍邊轉出通使。把二僧的言語譯過一遍。館使纔曉得他是來進佛骨的番僧。便對他說道。今日已晚。兩

位暫在館中宿歇。明早卽當啓奏。連忙分付擺齋款待。不題。湘子暗與采和計議道：「看人上這般光景，若不顯些神通，未必動得百姓。不如今夜先托一夢與憲宗皇帝，待來早憲宗登殿宣諸臣圓夢的時節，我們撞去見駕，庶乎于事有濟。」采和道：「此論極妙。」當下湘子便遣驅魔神到宮中去托夢。恰好憲宗睡到子時前後，夢見倉廩根米，散布田中，傍有金甲神人，左手持青，右手持上兩箭，望憲宗射來。正中金冠之上，憲宗驚得醒來，一身冷汗。次日早朝，宣衆官上殿說

道朕夜來得其一夢夢見倉廩糴米散布田中傍有
一金甲神人站在殿前手持一張弓兩枝箭射中朕
的金冠不知主何吉凶學士林圭執簡當胸跪在丹
墀下面奏道此夢大吉主有番國進貢異人之兆憲
宗道卿細細解來待朕自詳林學士道米在田中是
個番字一人持弓兩枝箭是個佛字番爲外國之人
佛爲異域之寶陛下此夢主今日有番人進貢奇物
說猶未了只見兩個番僧手持着金絲大匣上嵌着
一顆紺色寶珠匣內盛着牟尼佛骨周圍簇擁着霞

光萬道，瑞氣千條。一徑闖入五鳳樓前，高聲叫道：大
唐皇帝聽者！佛在西方，未來東土。因憫南瞻部州四
大衆生，貪殺淫邪，誑欺兒詐，不忠不孝，不義不仁，不
重三光，不惜五穀，造下無邊罪孽，釀成宿世愆尤。故
于太宗皇帝貞觀十三年，差觀世音菩薩點化金蟬
長老，上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超度亡魂，提撕聾聵。
然經文啓發者有限，佛力裨益者無窮。今有雷音寺
世尊歸天，留下指骨一節，重九斤六兩，在鳳翔寺相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大穰，貧僧特特賣捧來獻。

要使天下有知血屬咸敬重如來廣修善果庶保國
祚綿長皇圖鞏固黃門官聞得兩個番僧說話連忙
轉奏憲宗又見那金亭驛館使前來啓奏憲宗皇帝
聞奏便道昔年那求雪的仙人曾說必有異人來自
西土保朕躬于萬禩綿國祚于億年今日果應其言
卽時宣召番僧入見番僧手捧佛骨直立在金鑾殿
下憲宗皇帝看見空中祥光繚繞瑞氣盤旋喜之不
勝就立起身來走下御座接捧佛骨供養在龍鳳案
上翻身下拜卽命光祿寺備辦素齋款待這兩個番

僧說不盡鹹酸苦辣香甜滋味盡調和珍異精佳清
美品餚都擺列雖是人間御膳勝似天上仙厨兩僧
齋罷稽首辭朝憲宗欽賜黃金千兩白壁十雙錦繡
千純明珠一斛兩僧拂袖長往分毫不受憲宗愈加
敬重要將那佛骨留在禁中二月乃頒告天下歷送
諸寺着人人念佛戶戶齋僧有謗毀不敬者以大逆
奉道論忙得那在朝官宰貴戚皇親以至庶民婦女
齋事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頭臂供
養者無不向天頂禮稱揚佛號獨有禮部尚書韓愈

不肯拜佛、倡言說身居太位、職掌風化、佛乃西方寂滅之教、骨乃西方朽穢之物、有何憑驗、知是佛指、清明世界、遭此欺愚、心實不忿、乃具表奏聞、憲宗皇帝表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
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歷、推其年數、
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
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
六年、壽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

日一食止于菜菹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
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
才識不達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
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
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
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
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
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

佛骨干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遮迎、供奉、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頭莊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聚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競、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

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
 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生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
 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
 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
 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歿已久枯
 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
 蘋蒹除不祥然後進弔今臣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
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太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辜、悔無任、激切懇悃之至、謹奉
表以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
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冒宋以來、日盛、
蓋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其弄福禍、

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盛，將欲棄之。

表奏，憲宗大怒道：「韓愈這厮，唐漢朝廷，欺毀賢聖，着實可惡。」着錦衣衛官校，綁至雲陽市曹，斬首示衆。有來諫者，與愈一體施行。兩邊閃出二三十名劊子手，把退之剝去朝衣朝冠，細綁起來，押赴市曹，只見旗幟漫空，刀鎗耀日，前遮後擁，佩止千百餘人，嚇得退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仰面叫道：「天那！我韓愈忠心報國，一處何難，只是我姪兒湘子，不曾遠鄉，我難逃不孝之罪耳。」着看來到市曹，不見有一人上前保奏。

第十九回

貶潮陽退之赴任

渡愛河湘子撐船

睽彼東門餽傷弦惡曲木金滕功不刊流言肆陰
毒拔木輟秋禾皇天恩最渥成主開金滕惡然心
感服公且寧以爾別莫閑置啄

不說退之押赴市曹且說兩班文武崔群林圭等一
齊卸下烏紗象簡脫下金帶紫袍叩頭奏道愈言抵
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陛下少賜
寬假以來諫諍憲宗道愈言朕奉佛太過情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何乖刺耶？愈人臣，
狂言敢爾，斷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戚里諸貴亦爲
愈言。憲宗乃准奏，姑免愈死，着貶謫極惡烟瘴遠方，
永不許叙用。班中閃出一位吏部尚書，執簡奏道：「現
今廣東潮州有一鱷魚爲患，民不聊生，正缺一員刺
史推選此地者，無不哭泣告改，何不將韓愈降補這
個地方？」憲宗問道：「此郡既有妖魚，想是烟瘴地面了，
但不知離京師有多少路程？往還也得幾個月？」吏
部尚書奏道：「八千里遙遠，極快也得五個月，纔到得。」

那里憲宗道，既然如此，着韓愈單人獨馬，星夜前去。欽限三個月內到任，如過限一日，改發邊衛充軍。過限二日，就于本地方斬首示衆。過限三日，全家盡行誅戮。退之得放回來，謝恩出朝，掩面大哭。正是：

不信神仙語，災殃今日來。一朝牆壁倒，壓壞棟梁材。

退之忙忙到得家中，對竇氏道：「我因諫迎佛骨，觸怒龍顏，幾乎身首異處，虧得滿朝大臣一力保奏，留得這條性命，貶爲潮州刺史。欽限一人一馬，卽日起程。」

三個月以內到任。如違欽限一日，發邊遠充軍。二日就于本管地方處斬。三日全家抄沒。筭來八千里路，會飛也得三四個月。教我如何是好？竇氏聞言，搥胸大哭，連忙收拾行李，分付張千、李萬，跟隨退之起身。退之當時分付竇氏，好生看管媳婦蘆英，拘束義兒韓清，內外出入俱要小心，不得惹是招非，以罹罪譴。淚出痛腸，難分難捨，只聽得門外馬嘶人鬧，慌得張千跑出去看時，乃是百官來與退之送行。百官原要到十里長亭餞別的，因憲宗有旨，但是官員出郭送

韓愈的，卽降二級，故此百官止來退之家中作別退之見了這個光景，更加悲痛，各各洒淚而別。獨林學士送到長亭說道：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親家今日雖受了貶謫的苦，日後清名誰不景仰？但放心前去，指日聖上霽怒回顏，決然取復舊職。退之道多謝親家費心，另圖報効，正是：

江山風物自傷情，

南北東西爲利名，

勸君更進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當下退之一行三人，要趕上前驛去處，以圖安歇。誰

知冷落淒涼，不比前日，有詞爲証。

趙步前行，一盞高燈，遠遠明，四下人寂靜，主僕二人奔，莫不是寺觀茅庵，酒肆與茶亭，只怕冷淡淒涼，沒個人兒問。

不題退之趕路，且表韓湘子與藍采和見退之洒淚不忍分別，林學士獨到十里長亭，把酒餞送，便拍手呵呵唱道：

嘆文公不識俺仙家妙用，妄自逞豪雄，山岳難搖動，朝堂內誇爾尊，衆官僚俱拱奉，權傾中外，誰不

順從、豈知佛骨表、犯了重瞳、鄉雲陽、幾乎命終、幸
保奏、勅貶潮陽、一路苦無窮、如今方顯俺仙家妙
用、

湘子見退之一路里、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十分憔悴、
比昔日在朝的時節、大不相同、便對藍采和道、仙兄、
我和你駕起雲來、先往藍關道上、等俺叔父前來、何
如、藍采和道、依我愚見、再去請鍾呂師父來、鋪排一
個機關、纔好下手度他、湘子道、仙兄所言有理、就勞
仙兄往洞府去走一遭、弟子在藍關道上相候、采和

依言而去。湘子唱道：叔父，

我度你非同容易，你爲何苦苦執迷，空教我費盡心機。你毫不解意，只得變番僧，藏機度你。再若是不回頭，光陰有幾，閻王勾悔之晚矣。

湘子唱道：情纔罷，只見藍采和同鍾呂兩師來到。湘子上前施禮，告兩師道：我叔父已往潮陽，正在路上。若不降些風雪，驚以虎狼，使我叔父備嘗苦楚，則道心不堅。今欲分付直日功曹，喚吳二起風，滕六作雪。一月之間，候大倏小，不得暫止。弟子與藍師兩個，或

化作稍子、撐駕渡船、或化作漁父、澗下釣魚、或化作樵夫、山頭斫樹、或化作田父、帶笠荷鋤、或化作牧童、橫眠牛背、再化一美女、庄招贅叔父、受些綢巾之苦、一路上各顯神通、多方變化、若再不回心、須命藍閨土地、差千里眼、順風耳、化爲猛虎、把張千、李萬、先駢至山中修行、止留叔父一人一騎、走上藍閨、就于藍閣近便去處、化出一間草庵、與他棲止、待馬死人、孤然後度他、不知仙師以爲可否、兩師道作用甚當、正是

雙跨青鸞下玉階

瑤天相送白雲埃

神仙豈肯臨凡世

爲度文公去復來

湘子與衆仙商確已定，依計而行。湘子便乃畫地成河，阻着退之的去路，把雲陽簡板化作一隻船，撐在對河樹陰底下歇着，等待退之前來，把幾句言語打動他。那河有恁險處，有詩爲証。

洪水滔滔一派波，流沙漠漠漾金梭。如江烟浪掀天起，似海風濤捲地拖。遊戲蛟蜃衝窟出，翻騰鼉鱉轉身多。莫言小艇難搖櫓，縱有龍舟怎得過。

退之一路上對張千說道，我們離家的時節，恰像天氣還熱，如今竟像深秋光景。紅葉黃花，金風乍起，好不淒涼。真個是石路荒涼，接野蒿西風吹馬，利如刀。誰怜千里飄零客，冷露寒霜逼二毛。張千道：老爺你一身去國甘辛苦，千里投荒莫嘆嗟。自恨當初忠勸主，誰知今日受波查。正在愁嘆，恰好遇着一個地方。那門樓額上題着黃華駐節，退之道：這是驛地了。我們且進去歇宿一宵，明日再行。誰知那驛丞再三不容道：新奉聖旨，單言不許留你在驛中宿歇。如有容

留者以違旨諭退之聽了。垂下淚來道：我已離京遠了，有誰人知道？驛丞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我實是官卑職小，怕上官知道，退之正要發怒，忽見李萬來稟道：老爺前面不知是甚麼地方，有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四下里空蕩蕩，沒有一隻渡船，怎麼得過去？退之抬頭一望，嘆道：果然是條大河，風浪這般洶湧，怎生得渡到那邊？便問驛丞道：你既不肯容我安歇，有渡船尋一隻送我過河也罷。驛丞道：渡船那里得？有你識得水性的，就下水過去。退之聽了這些言語，好不

惱怒得緊，分付張千道：「這等一個去處，難道渡船也沒有？」一隻你們快去尋着地方總甲，問他一個明白。催一隻來，送我過去，不可遲滯。」李萬道：「一望不見人烟，只有這個驛館，便有幾個驛夫，都伏着驛丞管轄，只聽他的指揮，叫我那里去尋居民總甲？莫不是我們錯走了路，走到天盡頭了？」退之道：「胡說！我們起身，不過四十餘日，怎麼就走得到天盡頭？快快去尋船，不要誤了。」時日，那張千扯了李萬，便去尋船，尋過東邊，見一個人影，尋上南尋落北，不見一葉。

扁舟尋了半晌轉身回復退之。不料那個驛丞姓個肚疼走了進去，再不出來，退之獨自一個，冷冷清清坐在驛廳上。張千只得又跑去尋船，恰好遠遠地一個稍公駕着一隻小船順流頭盪將下來。張千使用手一指，叫李萬道哥好了。這不是有船來了。李萬蹙着眼道：「在那裏？」張千道：「兀的那黑影兒動的，不是一隻船。」李萬道：「望着像一隻老鴉展翅。」那里是船？就是船，不過是順水淌來的，沒人在上面搖櫓，也用不着張千道。你說那展翅的，正是一個人，兩個爭論未決，看

看船到面前，李萬道：「你好眼力，真個是一隻船。」一個人搖着櫓，我先去回復老爺。你等船來，留住了他的，要他送過河去。李萬去不多時，只見船將到岸，張千立在岸上，叫道：「撐船的來渡我們一渡。」稍公道：「不度不度。」張千道：「稍子，你渡我們過去，多與你些渡錢。」稍公道：「我船小，渡不得。」張千道：「我們不多幾個人，將就渡一渡過河，你不要作難。」稍公道：「那馬上遠遠來的，是恁麼人？」要我度他。張千道：「那一位是？」是韓老爺。稍公道：「如今纔交秋天，怎麼就做韓老爺？」張千道：「稍子，」

你不曾讀書過、稍公道書也曾讀幾行、張千道、既讀過書、怎的不曉得韓字、百家姓上說、蔣沈韓楊、我老爺是姓韓的、韓字不是你那寒字、你說的寒字、是千字文上、寒來暑往的寒字、稍公道、寒與熱、我也分清理白、這許多不得、但那個人氣昂昂、坐在馬上、像是一個有勢耀的人一般、我怎麼去渡得他、張千道、我老爺做人極好、再不使勢耀的、你若渡了他、他重重賞你渡錢、稍公道、從古說、上門的好買、上門的好賣、你老爺既做人好、爲何不高坐在朝中討快活、却來這

河邊尋我去渡他，他兩個正對答間，只見退之一騎馬，李萬一肩行李都到面前，張千向前稟道：「稍子說船小渡不得我們，退之便下了馬，走近岸口，叫道：『稍公，你渡我過河。』我決不輕慢你。」稍公道：「老人家，我這船兒，就似做官的一般，正好修時，不肯修，如今破漏在中，流思量要補，無人補，那得別人渡出頭？」退之道：「開話休講，將就渡我一渡。」稍公道：「老人家，你看這個河的模樣，除是神仙纔度得你，我若度你，你也不信。」退之道：「那里能勾有神仙來？」稍公道：「神仙到有，只是」

大人倚着那做官的勢要在家中不肯理他。他如今再不肯來度你了。張千道：「稍子，我實實對你說，你肯渡便渡，我們過去。若不肯渡，我老爺行牌去叫起地方人夫，把你這隻船兒拔了上舡，再不許你在這裡攔錢生理。」稍公聽說，便把腳踏開船道：「這般說話，又來使勢了。我不度，我不度。」李萬道：「稍子哥，你不要着惱。我家哥是這般取笑說，你怎的就認起真來？」稍公道：「請問大人爲何事要到河那邊去？退之道我奉公幹要去，稍公道做人不要學那雄雞，垂縣頭不躲脚，我

只怕你馬行窄路收鞭。船到江心，補漏遲說得退之面皮紅漲，半晌無言。張千道：「宿子哥，時光有限，我們過河還要去尋客店。你只管把這閒話來說。」正纔是坐的人不知立的苦，快渡我們去罷。稍公道：「我的船小，只好渡人，却渡不得馬。」李萬道：「這馬是我老爺的腳力，須用同渡過去。寧可多與你些渡錢，稍公道的風浪大得緊，實是船小同渡不得。我做兩次渡，何如？」張千道：「你說那都是自在話，渡得我們過去，轉來再渡馬，可不月亮光上？」教我們到那里去尋宿店。

稍公道。老兄你未晚先憂日落。何不在家裡坐着。我到不怕月上。只怕風雪來得緊。搖不得船。纔是苦事。張千道。這個天氣。風雪斷然沒有。只是你搖快些纔好。稍公道。既如此。說你們一齊下船來。只要小心仔細些。不要做順水推船。沒下稍退之人。馬同到船中。退之坐在中艙。馬在一艙。張千李萬并行李。共占一艙。恰也不覺得船小。那稍公慢慢地搖着櫓。唱着歌道。

亂石攔頭駕小航。急流溪畔柳陰長。歌歎乃。濯滄

浪不怕東風上下狂。

烟波深處任優游。南。北。東。西。到。卽。休。功。業。恨。利。名。
愁。從。來。不。上。釣。魚。鉤。

退之聽他唱罷歌，便問道：「稍子，你家住那里？」稍公道：「我家住在碧雲霄斗牛宮中。」退之道：「碧雲霄斗牛宮，乃是神仙的居址，怎麼有你的住處？」稍公道：「我比神仙也差不多。」退之道：「既做神仙，爲何又撐着小船圖撰錢？」稍公道：

「我愛着清閑，駕着隻小船，把五湖四海都遊遍。那

里士圖錢

退之道，你曾讀書也不曾，稍公道，我也曾懸梁刺股，映雪囊螢，坐想伊呂夢，思周孔退之道，你既用了苦功讀書，也曾中舉做官麼？稍公道，我也曾插官花，飲御筵，執象簡，拜金鑒退之道，好沒來由。既登黃甲，做了官，在那里衙門？稍公道，初授監察御史，陞授考功司郎。退之道，後來若何？稍公道，歷陞刑部侍郎，因南壇祈雪有功，轉陞禮部尚書。退之道，既做了尚書，爲何棄職在此，撐駕小船？稍公道，只因朝諫皇王，迎佛

臂雲陽斬首苦無邊，虧得百官來相救。夕旼潮陽路，
八千退之低首忖道：這稍子言語，一句句都說在我
身上，就是神仙一般。稍公道：大人，你思忖着誰不退
之道？我思忖姪兒韓湘子。稍公道：我見一個韓湘子，
永不遮身，食不充口，已作塵中餓莩，倒不曉得是大
人的猶子。退之哭道：如今死在那里？稍公道：死便不
死，活也不活，不死不活，好似齧缺。退之道：齧缺是古
得道的，依你這般說，我姪兒也得道了。爲何永不遮
身，食不充口？稍公道：古人說：飽煖思淫欲，饑寒起道

草月二
心若湘子衣食周全，便又思量做官了，怎肯棄家修行，退之道，那輕狂的人，纔肯去修行，若學好的人，決不肯修行，稍公道。

休得笑輕狂，切記美女庄，過得美女庄，纔算翰林郎。

說話之間，不覺來到彼岸，退之一行人馬，俱跳起船，張千便去慎袋內，摸錢數與稍公時，稍公渡船俱不見了，也沒有恁麼濶大的河，洶湧的水，端端是一塊平洋大路，驚得退之面如土色，捉身不定道，怪哉怪哉。

故李萬道老爺不必驚疑，這是上天鑒察老爺忠良，被謫，故化這稍公渡船來試老爺耳。正是

湛湛青天莫怨尤

忠心爲國更何求

舉頭就有神明在

只要愚人自醒頭

退之歎息一會，只得上了馬，趲行幾里，不覺來到山林幽僻處，前無村落，後無宿店，四下里曠曠蕩蕩，沒有一些人烟，正在膽怯心寒，忽然烏雲陡作，捲起一陣大風，吹得他一行人滿身寒簌簌，遍體冷清清，口噤額搖，唇青面白，各各捉腳不住，退之道：自離長安

以來一路上好不焦勞辛苦，受怕擔驚，誰知今日到這廣莫之野，又遇這一陣大風，豈不悽慘？張千道：頭先稍公說月到未必有，只怕風雪來，如今風已來了，又沒安身之處，如何是好？退之道，且帶住了馬，待我作一篇風賦，以消愁悶。賦曰：

冷冷颼颼，無形無影，嗚嗚吼吼，有力有聲。簌土揚塵，摧林折木，收雲捲霧，透戶穿窻。一輪紅日，蕩無光，萬點明星，皆陡暗。須臾間，乾坤罩合，頃刻時，宇宙遮漫。震撼斗牛宮，八大金剛，身側立；刮倒應真。

殿五百羅漢眼難開。煽得飛禽懼。怕收毛。斂翅。蹲
身縮頸。樹叢藏。吹得走獸。各自擺尾。搖頭戰慄。
心山下。縣飄飄蕩蕩。三江精怪。掉船舫。喇喇呼呼。
五嶽兇神。衝樹倒。刮得東洋海水。水晶宮展。西華山
瑤瑤殿。搖響吟吟。趙州石橋。兩斷。怒轟轟。雷音寶
闕齊塌。只見補陀山白鸚鵡。紅蓮臺擺搖不穩。菩
薩院青毛獅。白賴象滾動難拴。走石飛砂。神號鬼
哭。天昏地暗。月黑星沉。千年古塔。黑悠悠震動。如
雷萬里江山。昏昏鄧鄧。迷離無主。正不知二郎因恁

生嗔怒、使盡翻江攪海威、

退之作賦纔罷、張千道老爺風到息了、又有雪絲下來、教人怎生走路、退之道風既住了、料來雪也不大、我們快趨上前、尋個人家安歇、又作計較、張千道影也不見一個、那得有人家安歇、李萬道好苦好苦、前日大叔回家時、也曾說來、今日不見他來救我們、一救張千道、大叔再三勸老爺棄了官職、老爺不肯信他、他如何肯來這裡救我們說話之際、不覺又走了幾里路程、不料那雪越發大了、李萬道雪大得緊我

們且在前面竹林中、躲一會兒再走、退之道、這個去處、如何說得太平的話、就是躲也不爲了當、不如快走、尋得一個店家、耽待幾日、等晴了走的、纔是、張千道人便硬着肚腸、鬧鬧得去、馬又沒料得吃這般寒冷、如何肯走、一頭說一頭走、當不得那雪攔頭攔腦、撲將下來、滿頸子項裏都是雪、退之正在愁悶無聊、只見李萬指道前面林子中間、有一股烟氣衝起、恰像有一村人家一般、我們快趕前去、討一夜安耽、明日又好走路、退之依言、狠把馬趲上一鞭、那馬答啞

唾亂走不知果然有人家否且聽

解這正是

堪歎凡夫不肯修

不知

知休

若將三百年來笑

白了一生幾轉頭

愛河裡淘漉波濤都是那浪花煥發孽氣鋪張出
來那湘子只該把那銀下阿大的彌陀鞋變做了
渡船終有軟軟的好要忙托那雲陽板來變化便
覺得死板定了不活動少了許多風韻沒了許多
趣味嘆兩片皮囊臭又腥一雙大腳紅腫了迷入
把做渡船者渡到中流掉了魂

第二十回

美女庄漁樵點化

雪山裡牧子醒迷

御氣餐霞伴老君，服形厭世出蒼垠。五行顛倒成金鼎，三景皈依凌紫氛。焦尾漫調仙侶曲，錦囊應有玉虛文。相期脫却塵寰去，紫府瓊宮生絳雲。

話說那樹叢裡去處，叫做三山庄地方。前後三百里廣濶，也有三四百家人家住着。家家有幾個女子，共有七八百個女子。因此喚爲三山美女庄。看官且說爲何遠一個地方就有這許多女子？只因韓退之不

肯棄職修行藍采和特特在這個去處化出這一所
 庄屋舖排出一個酒店叫明月清風變作美女待退
 之進去躲雪就把美女勾去試他的心果然退之和
 張千李萬攬風冒雪趕到這庄門前見有一個酒店
 不勝歡喜慌忙下了馬附着張千的耳朵說道進店
 家去不要說我是禮部尚書韓老爺只說是到潮州
 去尋夥計算帳的客人張千顛頭應了挑着行李前
 走退之隨後跟進店中揀一副座頭坐下那過賣就
 來問道客官用酒不用酒退之道這般冷天怎的不

吃酒先把上好的酒，釀熟些，拿來我吃，然後做飯。過賣道：酒有上好的，盪也盪得熱，只是吃了要醉。人退之道，吃酒不醉，如同活埋。若是淡酒，吃了不醉的，也沒人來買了。過賣道：古來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因此上，不勸客官吃酒，退之道，你這裏還是怎麼地方？過賣道：喚做三山美女庄。退之道：美男被老美女破舌，從古所戒，為何取這樣一個地名？過賣道：小孩兒沒娘，說起話長。我這三四百人家，只會養嫖兒，再不養一個孩子。這許多嫖兒，俱各長成，未

曹出嫁，因此喚做三山美女庄。比如我店主人有個女兒，名喚明月仙，今庚三十八歲了。算命的說目下該有一個貴人來娶他，做二夫人。還不知貴人幾時臨門。若再挫一年，就是三十九歲，可不頭白了。明月仙有一個妹子，名喚清風仙，今年也是三十一歲。算命的說他那八個字中，穩穩的有三個貴子。店主人也思量把與人做小奶奶。圖日後生得兒子好享福。退之再欲問他，誰知張千聽得不奈煩，大聲叫過賣道：「你這人不來盪酒伏侍，只管開誚白話，不像個做。」

生意的人。那過賣聽見張千叫他。忙忙轉身來。搬酒
罈擺在卓子上面。把一隻碗斟一碗熱酒。放在退之
面前。退之拿起便吃。剛剛吃得一碗。只見店裡邊走
出一個人來。看了退之。睇了一眼道。我家明月仙夜
來夢見一位半老貴人。頭戴幘頭。身穿朝服。手執象
簡。到他房中同拜花燭。你們在門前支撐生意。須要
着眼看看貴人。不要錯過了。說罷。依先走進裡面去。
過賣笑道。你看我主人家。這般雪天寒冷。得了不得
還睡不醒。做春夢哩。退之聽了他說話。心中就如抵

癢一般欲言不言。過賁近前問道。老客官從那里地方來。如今要到潮陽有何事幹。退之道。我與一個夥計合本生理。他久不回來。如今去尋他。笑帳過賁道。笑帳笑帳。橫風打戲。若肯混帳。到是了當。道猶未了。只見對面朱樓畫閣之上。一個美貌女子。倚着欄杆。手捲珠簾。唱道。

聞說功臣拜禱南壇瑞雪紛。普救黎民困枯槁。禾苗潤。今得宰相到來臨。自古道貴人難近。歛衽含羞。免不得相恭敬。

退之聽得聲音似鶯囀。喬林忙忙抬頭看時，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左回右顧，注目凝睛。那女子秋波斜溜，眉黛偷顰，屢屢送情，遙遙寄意。退之看了一會，便叫道：「再釀熱酒來。」過賣捧壺當面。退之問道：「你主人家姓甚名誰？」過賣道：「我店主人老爹叫做賈似真。」退之道：「這三四百人家，共有幾姓？」過賣道：「都是賈。」退之又道：「那朱欄畫閣上面，還是主人家的臥樓？」是客樓。過賣道：「主人臥房直在後面第七層房子內。這樓上是主人女兒明月仙的臥樓。」退之道：「天色將晚了。」



雪又大得緊，不知前途有好客店安歇麼。過賣道：這般雪天，前途客店又遠去不得了。我這店中極好安歇，但憑老客自裁。退之道：既然如此，你打掃一間潔靜房屋，待我安歇一宵。明早便行。過賣道：房子床鋪，件件乾淨的，不消打掃。得就是。這明月仙樓下極是清潔幽雅，任從客官安置。退之道：樓下倒好，便叫張千李萬搬了行李，跟着過賣走到樓下看時，果然精緻得緊。退之心中暗喜，掇了一張椅子，傍着欄杆坐着坐不。時只聽得咿嚨門響，裡而走出一個人來。

正是那姓賈的主人退之便立起身來迎他。那賈似真歛氣躬身，近前喏道：「相公請見禮了。」退之還了一個揖道：「老夫經紀營生，偶從貴處經過，借宿一宵。主人翁何爲這般稱呼？」賈似真道：「小女明月仙，夜夢貴人與他同拜花燭，候至此時，不見有他客到來，止有相公三位，借我家安歇。正應小女的夢了，豈不是有緣千里能相會，在下情愿把兩個小女都嫁與相公，以成吉夢。」退之聽得這一句，恰便似抵着養處一般，便悄悄問張千道：「我正沒有公子，若娶了這個二夫。」

人生下一男半女也是韓門後代。但不知他是頭婚。是二婚。張千道。老爺既要生兒子。管他頭婚。二婚。熟罐子。偏會養兒子。李萬道。據小人主見。又不是這般說。退之暗道。你主意是怎麼樣。光景李萬道。這般大雪。我們且將計就計。老爺贅在他家。住幾時。落得嚼他的飯食。睡他家娘子。等待天晴。我們一溜烟走去。到任若得恩賜回鄉。老爺也不要馳驛。依先打這條路。轉來。倘或二夫人生得公子。穩定幫他回家。也管不得。老大人吃醋。撚酸。若不曾生得公子。老爺只哄

他說我到家就着人來取你且把這件事瞞過老夫
人省得耳根鬧炒不知老爺主意若何退之低頭想
一想道李萬說得甚有理卽轉身上前對賈似真說
道實不相瞞我是朝中禮部尚書姓韓因諫迎佛骨
被貶到潮州爲刺史今庚五十多歲正應着令愛夢
見的半老貴人只是我夫人尚在令愛就是嫁我止
好做三夫人須要與令愛說過賈似真道美命的美
定小女目下有貴人娶做二夫人又與夢相符合莫
說做二夫人就是鋪床疊被做通房也是情願的何

須講過退之見他應允一似孩兒吃糖貧子拾寶滿
 臉堆下笑來當下賞似真叫了鬘快請兩位小姐出
 來赴此吉日與韓貴人成親不移時叮當珮響馥郁
 香飄四個丫鬟一個叫做標致一個叫做致標一個
 叫做希奇一個叫做奇希他四個簇擁着明月仙清
 風仙出來拜見退之退之就與他拜了花燭同歸羅
 帳只見樓上擺下酒菓一卓這酒不知是真是假看
 官聽說這酒原來就是退之壽旦那一日擺與湘子
 吃的那一張卓面其時湘子差天將運在這裡今日

擺將出來試退之。記得不記得？只見明月仙手捧金盃，滿斟綠蟻，遞與退之道：

酒泛羊羔，大雪紛紛日未消。喜得有緣相會，鳳友鸞交，千里來同歡笑。請寬袍，今宵恩愛百歲樂酒。

退之接酒飲了，清風仙又斟一盃酒，遞上退之，唱道：

玉笋香醪，且喜新知是故交。只願青絲綰結，白首同調，切莫半路相拋。請寬袍，憐新棄舊，風雨打花朝。

退之接酒在手，問道：二位新人，這兩個大了鬟，曾有丈夫麼？明月仙道：妾身姊妹，今日纔得伏事貴人，如何了鬟得有丈夫？退之道：他們既不曾有丈夫，趣着今日良宵，將標致配與張千，致標配與李萬，也是春風一度。明月仙道：謹依貴人嚴命。當下退之叫張千、李萬道：兩位夫人把標致致標配與汝二人爲夫婦。汝兩個可磕頭謝了夫人。張千扯一扯退之，低低說道：

老爺
你只見佳人嬌樣，全不想這些人，都不是生

人骨相我記得那撐船的曾說過得美女庄纔是翰林郎看今朝景象明白是粧成榜樣倘被他騙了行囊化作清風飄蕩那時節就是神仙也難主張、

退之道你不要多言這是我的老運通張千道不要說老運只怕要倒運退之大喝道我做了朝廷大臣不知見過多少奇異古怪的事今日這件小事兒倒要你多口饒舌本待趕汝回去大夫人只說我不能容人且饒汝這一次喝得張千喏喏連聲而退當下

明月仙歛衽上前道，大人不責細人之過，且請息怒。那標致標，捧着巾靴衣服，遞與退之，脫換。退之忙忙地把身上衣服巾靴脫了下來，轉過希奇希奇接去，一面穿上新鮮巾服。直分付張千李萬俱出外，廂伺候明月仙。清風仙揚着退之手吟道：

世人不窮家不窮，安眠自在過秋冬。雖然無恙田和產，薄薄家私賽過通。

退之左顧右盼，答道：

笑我身窮道不窮，皇恩遷轉在秋冬。雖然半百非

年少管取生兒老運通

明月仙笑道：「玉女八十歲而懷老聃，妾止三十八歲，妹子止得三十一歲，正好生育，先請安眠，姊妹俱來倍侍。」退之正要脫衣上床，不想那衣帶收得緊緊的，就像有人拽着索頭一般，看看地懸空吊將起來，睜眼再看時，一個人影兒也不見有，慌得退之叫喊如雷。張千道：「這般時節，老爺正好做新郎，為何叫喊起來？」想這兩個夫人，兜搭的了。李萬道：「不是夫人兜搭，只怕是那話兒事發，兩個定睛只一看時，那里有恁

壓房屋，怎麼美女只見退之高高的吊在松樹上，樹梢頭掛着一幅白紙，上有詩四句，詩云：

笑殺癡迷老相儒，貪官戀色苦躊躇，而今綳弔松梢上，何不朝中再上書。

張千連忙近前，解放退之下來，退之後，慚滿面，看了這詩，更增惶愧，正在没法，忽聽得歌聲隱隱，四下里一望，原來是一個樵夫，挑着一擔柴，踏着雪，唱着歌而來，歌聲漸近，退之聽時，乃是四句山歌，歌云：

執斧樵柴早出門，

山妻叮囑最堪聽。

朝來雨過山頭滑

莫在山巔險處行

退之聽罷，不覺腮邊兩淚交流，叫張千道：「那打柴的，不過是個愚夫，妻子不過是個愚婦，他也曉得險處當避。」古云：「官高必險。」我到不知迴避，致有今日的苦。是不如這個愚夫愚婦了。正說話間，樵夫已到面前。張千便問他道：「我老爺爲國爲民，受這般磨折，你住在這深山窮谷之中，必然是廩有餘糧，機有餘布，俗話說：『有得穿，有得吃。』的人，決不是竈下無柴，甕中無米，有一餐，沒一餐的主子，爲何衝寒冒雪也來打柴？」

樵夫道：我們四季斫柴，都是有諺名的。退之道，判下山柴，隨時砍伐，有恁麼諺名？樵夫道：「老大人，你不要只逞自己聰明，笑我樵夫愚蠢。我們春天砍柴，叫做初得地；夏天砍柴，叫做望前行；秋天砍柴，叫做正好；修冬天砍柴，叫做寒退；枝退之聽了寒退，枝三字，暗暗忖量，道：好古怪！這樵夫說話，句句含着譏諷。又說我的表字明明，是個脂裡藏閨，張千道：樵哥，樵哥，你不要之乎也者，在魯班面前，掉花斧，我借問你一聲，要往潮州地方，從那一條路上去，纔有人家好安歇。」

無夫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東西南北四邊都有人，
家隨分擇一家安歇，就是何消問我。張千喝道：「只因
四下裡不見人影，我們要揀近便路兒走，故此問你。」
一聲你滿口胡柴，是何道理。況我老爺是朝中官宰，
因貶謫潮陽，在此經過，遇着這天大雪，問你一條走
路，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你如何只油嘴騙舌？若是
得長安的性兒，就亂棒打你一頓，還要枷示在十字
街頭。退之道：「張千，你不要喧嚷。你牽住了馬，待我自
問他一個下落。」退之便近前一步，扯住樵夫說道：「我

韓愈在朝時也曾興利除害舉善勦強南壇祈雪拯濟萬方今日在這里受苦再沒個人來救我樵夫道老丈人說是在朝官宰這等時節怎的不在那紅樓暖閣中間烹羔煮酒熾炭添香揀著蘇姬趙女擲綠椎紅却來此處奔馳也忒沒要緊退之道只因皇帝貶我到潮州爲刺史行至此處迷踪失徑不能前去望老兄指教往那一方去是潮州的大路有人家可以借宿得樵夫道老丈人原來是一個老士路兒還不曉得潮州的路徑我說與你聽前去潮州崎嶇難

走險怪難行，退之道，上命嚴緊，勢不由已，就是難走，我也決然要去的，只求你說一聲，此去還有多少路程，樵夫道路到只得三二千里了，恰是人烟稀少，有許多去不得的事哩，且聽我慢慢說來。

老士不要忙，聽我細分訴，前面黃土峽，便是顛險處，腳踏陂底崖，手攀葛藤附，手要攀得牢，脚要踏得住，若還失了脚，送你殘生去，轉過一山頭，一步難一步，妖精鬼怪多，填塞往來路，退之道，怎見得

卻是精怪，樵夫道：

玄豹爲御史，黑熊爲知府，魍魎

爲通判，題題爲都護，豺狼掌縣事，猛虎管巡捕，獐
獐做吏卒，兎鹿是黎庶，獅子開張店，買賣人肉舖，
退之道，這一夥走獸，怎麼會得做官，會得做買賣，
你說我也不信，惟夫道

多，年老猴精，曉臘是主顧，
你問他相識，他知潮陽路，若要知吉凶，神廟籤不
悞，連求三個下，教你心驚怖，秦嶺主僕分，馬死豎
關渡，那時不自由，生死從天付，我是山中人，不羨
士途路，你要到潮陽，濶下問漁父，

退之聞說此話，唬得遍體酥麻，手足也動不得，扯住

樵夫道：樵哥，你老實與我說，打那一條路去好？不要只把言語來恐嚇我。樵夫道：你不聽我說話，我說也是徒然。那東澗下有一漁父，他是慣走江湖，穿城過市，做買賣的，頗曉得路頭，你自去問他便了。退之回頭看東澗時，這樵夫連影子也沒有了，慌得退之叫張千道：樵夫那里去了？張千、李萬道：大家都在這里，不曾看見他從那一條路去。退之道：我正問着他，他哄我轉頭看東澗，就不見了，豈不是對鬼說了半日話？張千道：老爺不要管他，大家趕路要緊。退之道：且



不要忙。那東澗下果然有個漁父在那里釣魚。待我再去問他一聲。走也不遲。退之便一步步捱到澗邊。叫道：漁翁哥。此去潮州還有多少路程。漁父道：要到潮州早哩。早哩。退之道：我聽得說旱路上不好走。不知水路去。可得平安無事。否。漁父道：水路到也去得。但那愚人。瞞着還未醒哩。退之道：你就是漁人。現在面前說話。怎麼說還未醒來。漁父道：我不是漁人。眼跟前倒有一個愚人在這里。退之道：漁翁。你高姓。今歲多少高了。高居在那廂。漁父道：各高年。高居。高都。

要招災惹禍。我隱姓埋名。巢居穴處。不計甲子。不怕風波。不過是個海上釣鰲客。難比朝中名利臣。退之道。你這般養高。到也是了。只是少些見識。漁父道。我是非不理。龍辱不驚。釣得魚兒。換一壺美酒。吃得醺醺醉倒。斜枕船頭。臥看夕陽西下。好不快活。少恁麼見識。退之道。豈不聞。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如今。這般天氣。江河俱凍。合了你。却在此釣魚。豈不是少些見識。漁父道。你說的是。那水寒魚不餌。早回頭的高魚。我釣的是。那迎風吸浪。擺尾搖頭。吞

了釣脫不得的寒魚退之對張千道好古怪先前那
樵夫說我的表字如今這個漁翁又說我的名字真是古怪張千道恁麼古怪不過是趁口胡柴待小人
把他打上一頓他自然不敢油嘴了漁父聽見張千
要打他掩口大笑過澗那邊去就不見了退之道不
好了不好了這漁父又是一個鬼張千道鬼在那里
李萬道虫灼灼三個人搗了半日的鬼張千道世上
有五樣鬼不知他是那一樣李萬道怎見得鬼有五
樣張千道見人說的話一味是甜言美語哄得人花

撲撲的喜歡他。恰不識得他是綿裡針。腹裡劍。笑裡刀。這便叫做柔。鬼有一等行動生硬。說話裝愁。心裡指望這人的東西。却不肯說一句善求的話。只把自家的門面。裝得緊緊的。不怕這人不送東西與他。這便叫做厲。鬼有一等見了人的東西。就思量要。却没有本事去要他的。見他與了別人。心中便起妬忌。不怯氣他。這便叫做怨。鬼有一等思量要人這一件物事。到把那一件說將來。團團圈圈。做一個大局面。等那個人不知不覺。墮在他的圈套中間。把這件物事送

與他就如天上起的蜺一般暗地裡攝了人的物事。這便叫做蜺鬼。有一等指東話西。借南影北。代人囑託公事。說合婚姻。保賣田產。過繼男女的。這便叫做白日鬼。看起這個漁父樵夫。大約是個白日鬼。退之道。我見了鬼。多分要死了。張千道。白日鬼是人人曉得的。那里會捉殺人。李萬道。老爺不必猜疑。小的算來。還是湘子大叔變化漁夫樵父。來點化老爺。那里是鬼。果然這樵夫是湘子化的。這漁父是藍采和化的。兩個三言兩語。把退之譏諷了一場。退之只是不

悟到被李萬猜着了。張千道：胡猜亂猜，都是沒用的。且趕上前路，尋覓店家安歇一宵。明日又好走路。退之道：張千，你且帶住了馬，待我把雪作賦一篇，以抒情思。賦云：

雪者，雨露之精英，豐年之祥瑞。一片呼爲鷲毛，二片呼爲鳳耳。三片爲攢，四片爲聚。五片爲天花，六片爲六出。氣有升有降，颼颼冷冷，布乾坤，味有重有輕。藹藹和和，長禾稼，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御寒成素。天工剪水，宇宙飛綿。品之有四美。

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白也。
 洞窻輝映。明也。透簾穿戶。密洒歌樓。鴛鴦瓦。半似
 粧銀。漫屋填溝。亂飄僧舍。翡翠樓。全如曳練。裝成
 獅子勢。雄豪攢簇。梨花金刀。添冷剪碎。齊統形。燦
 爛堆成。柳絮羅綺。生寒想樵夫山徑。迷蹤路。料漁
 翁罷釣。歸南浦。路絕行人。客無伴侶。村招艇
 酒旗。聽孤鴈人無書度。亂紛紛白鷺群飛。撲簌簌
 素鵬展翅。千山玉砌。遊子魂迷。萬戶粉封。行人腸
 斷。畏寒貧士。祝天公。少下三分。玩景王孫。願勝六

平添幾尺。宜長松。宜修竹。又宜怪石峻峭。宜巧石。
宜老梅。偏宜深山窈窕。正是盡道豐年瑞。豐年瑞
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退之賦罷。筆凍手僵。寒色可掬。張千道。老爺雪越發
下得大了。怎生是好。退之道。風掃地。雪爲燈。雪吞
羶。古有人。我旣學不得袁安高臥雪。豈辭千里路難
行。張千道。老爺你當時不聽人言語。戀着功名不肯
休。今朝雪擁前無路。鴉噪。梟鳴。在土頭。退之默默無
言。懷惶趨路。不想那風越狂。雪越大。肚中饑餓。身體

疲勞因下馬同一行人躲着雪。山坡羊一闕。
路迢迢藍關不到恨悠悠。饑寒難保。白茫茫馬不
能前。步遲遲進退多顛倒。夢魂消些辭難遠。招終
年結果真難料。命蹇時乖。忠心大表蕭條滿。荒山
雪亂飄。林臯苦迎眸。鴉叫號。

送之吟罷不勝傷感。又上馬行。行過數里。到一個山
凹去處。却有好幾條去路。不知從那一條去。是潮陽
天路。正在那里沒做理會處。只見一個牧童。東張西
望。在那里尋牛。退之要問他一聲。恐怕又吃他一場。

沒意思、只得心生一計、叫牧童道、童兒、童兒、你尋些
怎麼、牧童道、我不見了一隻牛、在此找尋、退之道、你
從那里來、就不見了、牧童道、我從長安跟着這牛兒
來、他一路上頭也不回、不知怎的、到這個所在、灑地
裡、便不見了、退之道、我到看見一隻牛、在一個所在、
只是不知是你的牛、也不是、你若肯指引我往潮州
的路頭、我便領你去尋着、那隻牛、童兒拍手笑道、你
休哄我、我的牛、相貌清奇、形容古怪、乃是一隻異樣
的牛、你如何認得他、退之道、你的牛、不過是四蹄雙

角細尾巨頭鼻孔穿繩眼眶戴罩有恁麼異樣牧童
道世上的牛有許多名色怎麼比得我的牛我一
說與你聽背上搭不轉頭爛頭爛腦是強牛儂頭
束尾不相磨臥倒地上是懶牛啓起尾把常放庇拉
圾騰騰是臭牛打下荆條全不怕橫行直撞是蠻牛
遍身生瘡脊背爛肉消腿軟是瘟牛踏着尾把頭不
動不死不活是呆牛身拖犁鉏去鋤地走了不住是
癡牛有錢萬貫不會使咬薑呷醋苦嗽嗽守財慳吝
招人怪綽號原來是村牛頭戴吳江沿口帽裝腔做

勢去蹴毬。要學子弟風流樣。到底稱呼是賊牛。我的
牛兒。潤澤烏青無比賽。不是人間一樣牛。今朝若還
尋不見。主人艱朴實堪愁。退之道。當年老子出函谷。
關指引尹喜。度脫如來的時節。曾騎着青牛。你又不
是仙童。如何說尋青牛。牧童笑道。我雖不是仙童。却
也不是等閑的人。你何不棄了官職。跟我修行。不到
潮州去也罷。退之道。我姪兒韓湘子。三番五次勸我
出家。我也不情愿跟他。今日如何肯跟你這童子。牧
童道。若說那韓湘子。我也認得他。他是上八洞神仙。

你不跟他去修行。三沒福了。退之聽見牧童說認得湘子。便道。牧童哥。我正覓見湘子一面。他如今在那里。勞你替我說一聲。叫他快來救我。若再淹留幾日不來。我定死在這深山曠野了。牧童道。老人家你說話全不知事。虧你在朝中做官。退之道。我不知那一件事。牧童道。要我對韓神仙說。叫他來見你。就是不知事了。退之道。牧童哥。你不知道。我一來有王命在身。二來湘子是我的姪兒。三來我曾撫養湘子成人長大。四來湘子曾許來藍關救我。故此勞你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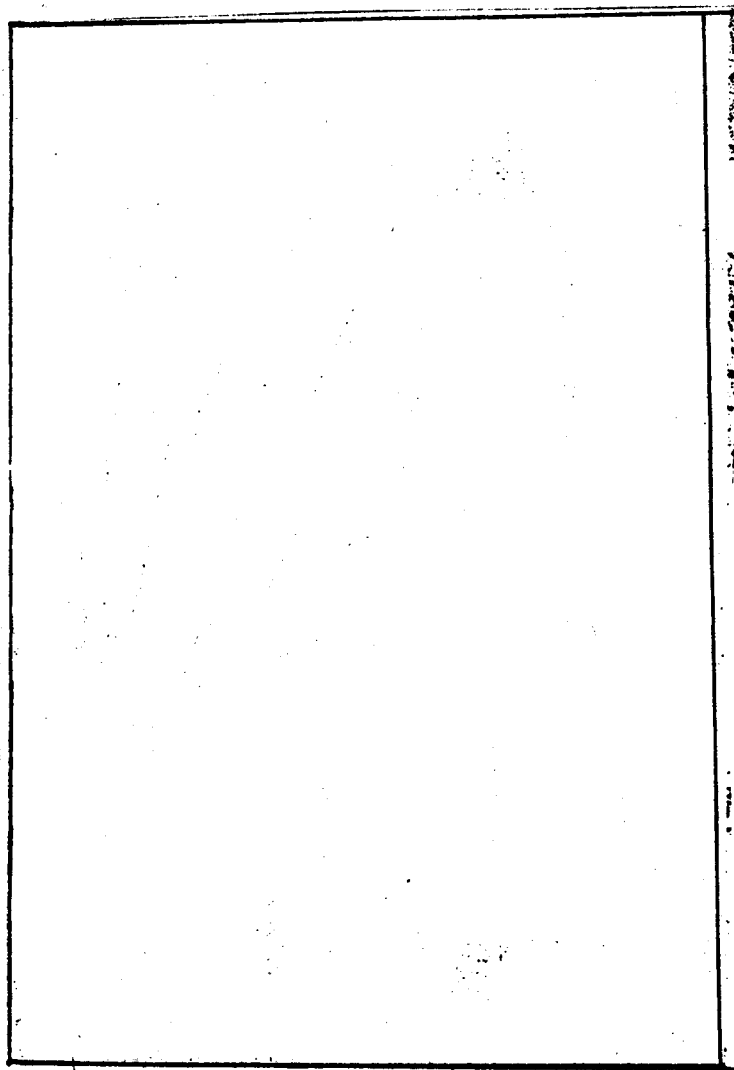
牧童道：那爲仙的脫了名韁利鎖，丟了父母妻兒，再沒有一件罣在他心上，那裏有工夫來記掛你這叔父退之道。他既不肯來，我寧死也不去尋他了。牧童道：既是如此，請大人尊便，莫悞了欽限。退之道：牧童哥，你生長在這里，曉得這里是怎麼地方？牧童用手一指道：前面那樹林中，有一座大石碑，碑上寫着幾行字，你自去看個明白，就曉得地名了。退之便勒了馬上，前一看，只見碑上寫着「藍關秦嶺」四個大字，便嘆息道：當初湘子來家時，說我要到此地受苦，我一

些也不信他，誰知今日果遭這場凶禍，又不見他來救我，如何是好？張千道：「似這等大雪天氣，老爺爲着朝廷欽限，沒奈何來到這個去處，大叔就做了仙人，也不肯來這里討苦吃。」李萬道：「老爺且休埋怨，前面林子深處，必有人家，我們且趲行幾步，尋得店家安歇，又作道理。」

久旱祈甘雨，他鄉望故知。得他來救我，是我運通時。

畢竟不知林子裡有人家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前所云鬼曲者，世人情字之情，後段只是「字」字，
字上模寫出強懶臭蠢呆痴，右賊瘟牛等樣，說得
半文錢也不值，只是文人喫緊為人受。



第二十一回

問吉凶廟中求卜

解饑渴茅屋安身

渺渺秦關百二重，車塵馬跡各西東。
懸崖高閣參天栢，古道禪房化石松。
半壁虬籠曉日一池萍，藻漾清風茅庵獨坐無人問。
惟有斜陽映地紅。

不說退之一行人馬，冒雪趕路，且說藍采和對湘子說這仙弟你看韓退之一連幾日，路絕人烟，身無寧處，他終不回心轉意，懊悔當初真是鐵石般堅的性子，但這十分寒冷，倘或凍餓壞他，豈不反誤大事？

和你去崗嶺上分付土地化一間廟宇暫且與他
身躲雪有何不可。湘子道仙兄之言有理。即時喚出
山神土地分付他道。俺叔父韓退之原是捲簾大將
謫降塵凡。玉帝有旨着俺去度他。已經屢次尚不回
心。今日這般風雪在那秦嶺藍關路上凍餒之極。你
可往雙叉路口化一座廟宇與他躲避一時。他若求
籤問筊連賜下下不可有悞。山神土地領了湘子的
命果然在那雙叉路口化出一座廟宇。這廟的光景
若何。

矮矮三間殿屋，低低兩下廂房，周圍黃土半攤牆，門扇東歪西放，中塑土公土母，傍邊鬼判施張，往來過客，苦難當問，免求籤混帳。

退之與張千、李萬冒風雪走了半日，苦不可言。忽見前面有一座廟堂，張千便道：「老爺前頭喜得有個廟堂，我們且進去略躲片時。」若有廟祝在內，叫他安排些熱湯熱水吃一口兒也好。退之道：「既有廟堂，我們且走到裡邊權宿一宵。」明日趕早又走。李萬連忙上前牽住了馬，退之下得馬來，走到廟前，抬頭一看，見

牌額上寫着土穀神祠，退之便嘆道：「既有土地廟，便該有人家附近了。」怎的走來這許多路，不見有一家煙火？當下一行人馬走進廟裡，退之向前躬身，喏道：「土地公公，你正直無私，爲神我盡忠報國，遭貶潮陽，一路上風餐露宿，饑寒難禁。今日雪擁馬頭，上前不得，只得權借廟中安歇一宵，望神靈庇佑，風雪早霽，仕路亨通，得賜回鄉。」夫妻聚首，張千道：「香案有一籤筒，定是往來的人在此求籤，老爺也求一籤。」卜此去吉凶，何如？退之依言撮土爲香，對神祝告道：「明神在。」

上我韓愈貶謫潮陽、一路裡受了許多磨折、今到藍
關秦嶺、不知離潮陽還有多少路程、若是此去吉多
凶少、願神靈賜一個上上的籤、若是凶多吉少、願賜
一個下下的籤、捧着籤筒搖了半日、求得一個下籤、
連求三籤、都是下下、退之看了道、可伶可伶、我連求
三個下籤、想是我命合休于此、只見張千李萬在那
廟後邊去尋見一個廟祝、這廟祝龍龍鍾鍾、拄着一
條拐杖兒、走將出來、搖頭戰戰的、向着退之大笑、退
之道、你有甚麼好笑、我們奔馳了許多路、肚中饑餓、

可做些飯與我們充饑。重重謝你。廟祝道：我老人家夜裡睡不着，清早爬不起，走得起來已是巳牌過了。摸摸索索，煮得一餐，只好做一日喫。你們若肚饑，有米在此自家去煮，倒得落肚快些。退之道：你有火種，拿一個與我們。廟祝道：你像個讀書的人，怎不曉得石中有火。退之便叫張千道：老道人說得有理，你去拿一塊石頭來取火做飯。張千道：小的只曉得鑽燧取火，這石頭如何取得火出。退之道：你去拿來。我自去處。張千連忙去扒開雪，取一塊石頭，遞與退之。那

廟祝便向袖中取出鐵擊子，焐火紙筒，退之接過在手。左敲右敲，那里有一個火星爆出。廟祝看見敲不出火，便近前來接過石頭擊子，戰抖抖的敲了兩三下，就紅燄燄爆出火來。張千歡喜不盡，連忙接過手中去尋厨竈，只見房歪壁倒，竈塌鍋破，盆鉢也沒有。一件嘆了一口氣，扯了廟祝說道：「你老人家想是個不吃食、服氣的東西。」這廟祝推聾捩喙說道：「我不得地的時節，也不東奔西謁，搖尾乞憐，那得地的時節，也有知足知止，急流勇退。那里得有氣淘退之道。這

老道人言語分明是譏誚下官。張千道：「老人家吃了隔夜螺螄，古顛古倒來纏話。」老爺不必介懷，便和李萬兩個去尋了許多石塊，搭下一個地竈，舉些樹枝燒起火來，又去行囊內取出隨身帶的小銅鍋，裝了一鍋雪，架在地竈上。誰知那雪消化來不上一碗水，一連化了幾鍋，雪方纔勻，做飯前，餉到大晚，纔吃得一餐。那廟祝走進後邊去，再也不出來。大家沒處存身。張千道：「廟裡又沒有清靜客房，乾淨牀帳。」老爺若不憎嫌，到後邊同這廟祝睡一夜，也罷。李萬道：「老

爺且慢些進去，待小的先去看看這廟祝的房，然後
又做計較。張千道：你說得有理。李萬便跑到後邊一
看，只見一領草薦鋪在地上，廟祝和衣倒在上頭，也
沒有被蓋。那里有甚麼牀帳？李萬回身就走，口裡喃
喃道：又是老爺不進來，原來廟祝是這般齊整的牀
帳。一五一十對退之說了一遍。退之道：這地方前不
爬利，後不着店，廟祝又是老年待盡的人，度得日子
過也是好了。教他那里去布施牀帳來睡？只是我的
命苦，貶到這個地方。張千道：老爺不要煩惱，據這般

風雪天氣，又虧得有這個古廟堂，等我們安歇。若沒有這廟堂，我們發苦了。大家說了一回，只得在神櫃前團聚做一堆。那退之長吁短嘆，一夜不曾合眼。巴巴到得天明開眼一看，人家都聚在一株老松樹下，一疋馬也立在那里不動。四面空蕩蕩都是雪，幸喜得不落在他們身上，並不見有甚麼廟宇，甚麼老廟祝，驚得目睜口呆，慌忙叫張千、李萬道：「你兩個怎的還睡著？」李萬魂夢中用手擦一擦眼睛道：「起來了。」張千擡起身一看，也吃一個大驚道：「這老道人，是

但積賊退之道，怎麼他是積賊。張千道：「若不是積賊，恐怕我們查出他根腳來，怎的連廟宇也拆了去？」李萬道：「料這一個老道人也拆不得這般乾淨，畢竟還有幾個木作來幫他。我們爲什麼這般忙得着連斧頭、鋸子聲也不聽得一些兒？」李萬道：「我們是行路辛苦，的又白碌了這一黃昏，故此爲着了退之道。你兩個都是亂猜，難道拆卸房子是片木屑也收拾得這般乾淨？這還是上天憐憫我忠義被誣，饑寒待斃，故遣山神土地點化這間廟堂，與我權宿一宵。你們休得

說那混話，張千就拴扣馬匹，李萬便挑了行李，趕上前路，正是

憶昔當年富貴時，

豈知今日受孤栖。

潮陽路遠何時到，

回首長安雲樹迷。

退之一行人馬，走得不上三五里程途，陡然寒風又作，雪片撲面而來。張千道：「老爺雪又大了，怎生是好？」退之哀哀的啼哭道：「湘子，湘子，你雖不念我夫妻撫育深恩，也索念我是你爹的同胞兄弟，怎麼到這般苦楚時節，還不來救我一救？」李萬道：「大叔不知死在

那州、那縣、那個地方、連骨殖也不知有人收拾、沒人收、拾老爺如今在這里叫他、他就是神仙也不聽見、叫他的、原來湘子正在雲端裡跟着退之、聽見退之哀苦、叫他、他便變做一個田夫模樣、耽着一把鋤頭、從前面走將過來、退之看見這個田夫、便暗忖道、這般曠野雪天、如何得有種田的、莫不是一個鬼、前日被那樵夫、漁父兩個活鬼混了一日、我如今且念些易經去、壓伏他、看他怕也不怕、一地裡尋思、一地裡、便念乾元亨利貞、幾遍、湘子聽見退之念誦易經、

暗暗笑道鬼是純陰之物被周易上精氣爲物遊魂
 爲變兩句說破了他的來踪去跡故此怕易經我是
 純陽之體從周易上悟出參同大道那怕怎麼乾元
 亨利貞且自由他念誦莫先說破了機關退之一口
 氣念了許多乾元亨利貞見這田夫端端正正立在
 面前不動便又暗忖道前日的樵夫漁父是鬼也不
 見得今日這個田夫的的確是人了便又近前施禮
 道借問老哥一聲此去潮陽還有多少路田夫答道
 田夫只曉耕田事不知高嶺幾多峰也不知峰頭

有多少樹和木。也不知嶺脚有多少栢和松。也不知瀑布流泉從那里來。從那里去。也不知僧尼道士打恁麼鼓。撞恁麼鐘。饒你錦衣跨駿馬。饒你玉竿飲千鍾。饒你財多過北斗。饒你心高氣吐虹。到頭來終久不如農。

那田夫說完了幾句。不撇不採徑自去了。退之要趕上前去。拽住了他。又恐怕他不分皂白。言三語四。反討一場沒趣。欲待不去趕他。心中又與決不下。張千道。此時此際。老翁還不趕路。等待何時。退之道。我心

裡思量還要問田夫討一個明白李萬道要知山下
路須問過來人這田夫只在山裡種田何曾出去穿
州過縣問水尋山老爺苦擠擠去問他怎的退之見
張千李萬絮叨叨只得把馬加上一鞭望前而去眼
中却撲簌簌流下淚來這正是胸中無限傷心事盡
在汨汨兩淚中一行三口兒又奔了十數里指望尋
個店家安歇不料遠遠地跳出兩隻猛虎來真好怕
人

深山霧隱皮毛賽玄豹
丰標大地風生牙爪共青

獅鬬利、高巖纔發嘯、昂頭搖尾振山川、絕壑浸連
風怒目、睜眉驚樵牧、任你下莊、再世受饑寒、難逞
英雄、假饒馮婦重生、遭凍餒、怎施拳棒、今日退之
遇着呵、這纔叫做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又值打
頭風、魂靈不赴森羅殿、也應飛上半空中、

張千轉身就跑道、老爺不好了、前面有兩隻猛虎趕
來了、退之聞言、一骨碌在馬上跌將下來、暈倒地上、
沒一絲兒氣息、那兩隻虎奔近前、把張千李萬一
口兒都咬了去、單單只剩下一個退之、這纔是命如

五鼓鄉山月，身似三更油盡燈，話分兩頭，且說湘子
 既教山神，化猛虎來駝了張千李萬去，驚得退之暈
 在地上不醒，醒來和便道：仙弟，你叔父只刺得隻
 身，昏暈不醒，你可速去救他醒轉來，省得他把真性
 都迷亂了。湘子道：仙兄，我叔父還不心死，思量去潮
 州做官，待我作一陣冷風吹醒他來，又去前路化一
 間茅屋，把花籃盛着他昔日與我的饅頭好酒，放在
 屋裡，與他充饑盪寒。再過一日，把馬一發收去，魂魄
 死了，絕了他的脚力，然後去點化他。藍采和道：如此

却好果然退之驚得暈死半晌被一陣冷風吹得渾身冰冷纔甦醒開闔起來定睛一看不見了張千李萬只剩得這匹馬也也遮遮立在那里不動不覺兩淚交流嘆一口氣道我韓愈盡忠盡孝爲國爲民只指望名標青史死有餘芳誰知佛骨一表弄得家破人亡夫妻拆散來時還有三個人今日把兩個葬于猛虎腹中到前路去只我一個若再撞見虎時性命決難逃躲想我自作自受應該命斷祿絕在這個地方不如早早尋個自盡倘或有人憐憫是無主孤魂

掘個坑兒埋葬了，我也得個團圓。屍首煞強，如被老虎咬嚼得粉骨碎身。左思右算，走到前面樹林茂處，解下腰纏，要懸掛而死。誰知退之不該，磕死。縋兒掛得上去，又跌了下來。退之揀得一極粗壯的樹枝，說道：「這縋兒決掛得牢了。」及至掛上，縋兒連樹枝也拆了下來。退之道：「我想是不該。」縋上死該在刀下亡。故此聖上要我把我在雲陽市上斬首，虧了林親家，併多官力救得。貶潮陽，今日終七終八不免。這條路連忙向行囊上解下佩刀，要自刎時，那刀有如生了根。

在鞘內的一般，左拔也拔不出來，右拽也拽不出來，急得退之叫道：「天那！我韓愈到了這個田地，求生不得，生要死不得，留我韓愈一個，也是徒然的了。」叫聲未絕，只聞得遠遠地漁鼓敲響，退之道：「好了，好了，我姪兒湘子來救我了。」舉頭四下裡只一看，只見蝶翅驚毛，好不上下刮得緊，那里見有湘子姪兒，那里有甚麼漁鼓簡板，退之急得投遼無路，舉眼無人，忙忙去解韁繩，對馬說道：「馬，我騎坐你，這幾時沒一日離了你，我于死萬死終須是死，我今與你分離，你再」

不要戀着我了，你若不該死時，依着來的路頭一徑，回到長安，告得被虎咬壞了一頭對馬說，兩行眼淚，汪汪的流下來，哽哽咽咽，氣都轉不出來，只聽得漁鼓又敲響，退之聽了一會道：「這敲漁鼓的，分明是我姪兒湘子，怎的只聞其聲，不見其形？」昔日他曾說到藍關道上救我，今日怎麼還不來教我受這般淒涼苦楚？便仰面朝天，不絕口的叫了湘子幾聲，那得有一個人應他。他正在惘惶沒法，忽然聽得漁鼓又響，只見一個道童，頭上挽着雙丫髻，身上穿件緇布單。

承手裡拿着漁鼓，肩上駝着花籃，冒着雪走將來，那大片的雪，沒有一片沾着他的身上，越顯得唇紅齒白，仙家的模樣，口唱道情，是一闋寄生草，又是一闋山坡羊。

寄生草

家住在深山曠野，又無東隣西舍，只見些山水幽清。禽鳥飛鳴。麋鹿狂奔。到晚來人烟稀，鳥聲靜。冷冷清清，做伴的是樹梢頭殘月，曉星。

山坡羊

想當初有駟馬高車，爲甚麼到藍關險地，今日英雄在何處，只怕要馬倦人亡矣。心慘悽，夫

妻兩處飛更添那雪積雪積如銀砌回首家鄉一
路迷傷悲此際艱難誰替你孤栖早早回頭也是
遲

退之看見這道童體貌清標形容卓異言詞慷慨音
調激揚便向着他拜倒在地上道神仙救我神仙救
我道童忙用手扯住退之道你是何等樣人來到這
個没人烟的所在有甚麼貴幹退之道我是在朝的
禮部尚書韓愈道童道既是在朝的大人出入有高
牙大纛後擁前呼這樣雪天何不在紅樓暖閣烹羊

酒淺斟低唱，以展豪興，却爲恁單人獨馬，在此走路退之道。我韓愈也是會快活的，只因姪兒湘子勸我修行，我不肯依他。今日在此受這般磨難，教我望前看不見招商客店，望後不見張千李萬，單單剩下我孤身，左難右難，因此上要尋一條自盡的路頭，幸遇着仙兄來，借問仙兄此去潮陽還有多少路程？道童用手一指道：前面就是蘭關城了。退之擡頭看時，這道童化一陣清風，又不見了。退之忖道：想是我不能死在這裡，所以老天降下仙童指引我的路頭，不

免趨行幾步，尋個安歇店家，又作道理。偏生雪又大，得緊，那匹馬凍得寒凜凜的，倒在地上，不肯立起來。退之道：我因得罪于朝廷，該受此苦。馬馬，你得何罪，也同我在此處受這般飢寒，只得慢慢地扶起馬來，整理鞍轡，上馬而行。只是馬已凍壞，行走不得，一步一顛，幾乎把退之跌下馬來。退之此時也有八九分信，湘子是神仙，做官的心也有八九分灰了，走不上半里多路，望見一間茅屋，在那山邊，便自言自語道：那間屋不是茶坊酒肆，一定是個出家人修行的所。

我且前去權縣災難却不是好，連忙帶了馬到得茅屋門前，只見兩扇門關得緊緊的，並沒有人聲氣息。退之道：「好古怪，怎的有房子却沒有一個人在外頭，想是睡着了，或是有病臥在牀上起來不得，或是出外抄化不曾回來，或是尋師訪友，或是踏雪尋梅，或被虎狼傷死，或遭魘魅迷魂也不見得。」又自道：「雖然這樣說，只是深山去處，不是一個人住得的，少不得也合幾個道伴看守房屋，難道沒有一個在屋裡不成？」退之把馬拴住了，推開門看時，四裡並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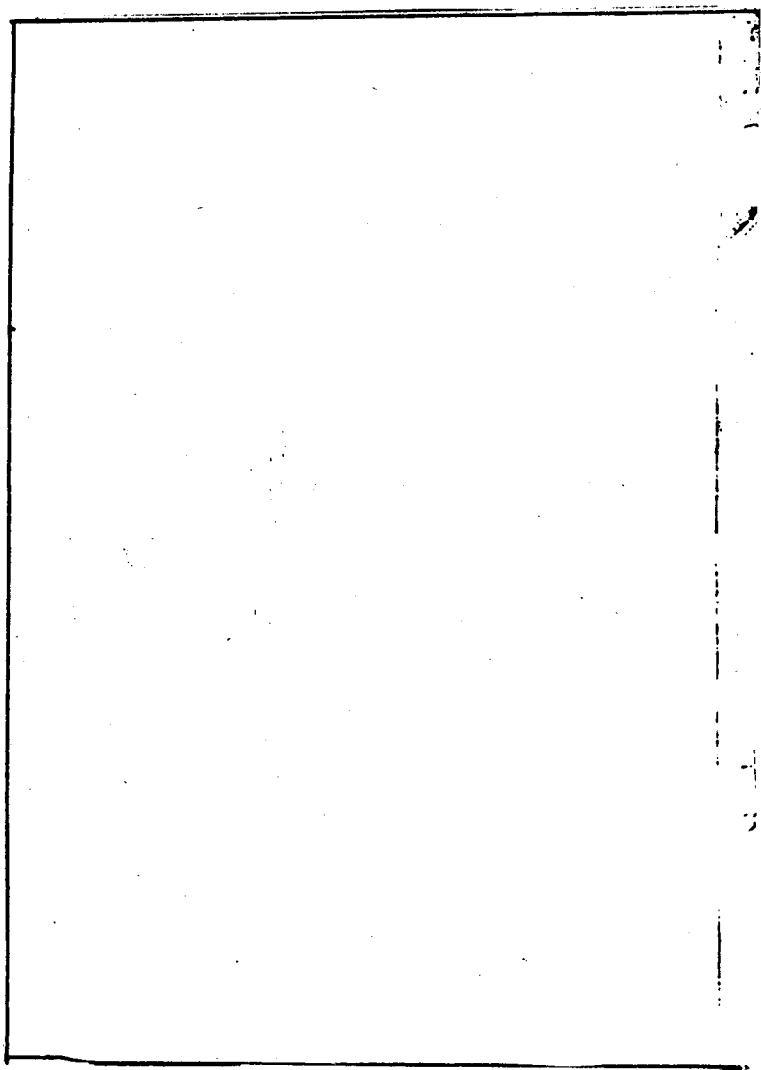
個人只有一張棹子，一把椅子，擺在那裏，棹子上放着花籃一個，花籃內盛着許多饅頭，熱氣騰騰，就像新落蒸籠的一般，籃傍一個葫蘆，盛着一葫蘆熱酒，退之正當飢渴時節，拿起饅頭就吃，剛剛咬得一口，猛然想道：「這饅頭好像我生日那一日蒸的一般模樣。」仔細看時，果然是厨子趙小乙蒸的饅頭。那日賞與那黃瘦道人，用障眼法兒，把我席上三百五十六分饅頭都裝在花籃裡面，如何到在這裏，爲何還是這般熱的？真是古怪。又道：「那道人原說我有藍關雪。」

擗之灾、故此收了我三百五十六分饅頭、待我如今
把花籃裡饅頭細細數看、若是三百五十六分、不消
說了、或多或少、不拘定三百五十六分之數、必然是
出家人別處化來的饅頭、天教他放在茅屋裡、濟我
的饑渴、當下退之將手去花籃內、摸出一個、又是一
個、摸來摸去、整整的摸出三百五十六分來、一分也
不少、一分也不多、乃歎一口氣道、我有眼何曾識好
人、誰知那蒲葦道人、真是個神仙、真有仙術、且胡亂
吃幾個饅頭充饑、吃些酒解渴、退之吃得一個饅頭、

吸得一口酒下肚子去便覺得神清氣爽身上也輕
鬆和緩了好些又自想道馬與我同受饑寒又沒草
料吃不免也把饅頭餵他幾個只見那馬垂頭落頸
眼中泪出一些也不肯吃退之看了好生傷感道張
千李萬被虎咬了去我只靠這匹馬做個伴兒倘若
有些蹊蹊教我怎生區處一邊摸着這馬一邊嘆息
不覺天色昏沉看看晚了只得在茅庵中權坐一宵
正是情知不是件事急且相隨且聽下回分解

黃道禰福松是劉素飢渴喜為伴侶後內出看淨

破自始不怕外侵又着一念營之於神心下亦未
盡度禪文以許多明白到此不免愈纏



第二十二回

坐茅庵退之自嘆

驅鱷魚天將施功

十二時中風雨惡，悔却從前一念錯。坎離互換體，中交純陰剝盡純陽樂。純陽樂不蕭索，乾乾夕惕如胎鶴。回頭拾取水中金，勝似潮州去驅鱷。

話說退之在那茅屋內，既沒個牀帷衾褥，可以安息，又沒燈火亮光，人影兒相伴，冷清清獨自一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得把門來拄得緊緊的，坐在椅子上打盹。思量要睡一覺，無奈心兒裡悽慘惶惶，耳朵

草
裡東吟西震，免不得爬起探倒。那里合眼睡得一刻，因口占清江引一詞，以消長夜。

一更裡，昏昏睡不成對影。孤另，我意秉忠貞，誰想成画餅，只落得腮邊兩淚零。

二更裡，不由人不珠淚拋。雪擁藍關道，回首望長安路遠，無消耗。想初話兒，真錯了。

三更裡，又刮狂風雪。門外有鬼說馬兒命難逃，孤身何處歇。想韓愈前生多罪業。

四更裡，鷄叫天未曉。聽猛虎沿山叫，三魂七魄。

悠悠生死真難保，沒計出羊腸，只得把神仙告。
五更裡金鷄聲三唱，不覺東方亮，忙起整衣裳，要
到藍關上，怎當那風雪兒，把身軀葬。

退之一夜要睡不得睡，嗟嘆到天明，正要整理鞍轡，
上馬前行，看那馬時，已直僵僵死在地上，退之見這
馬四脚挺直，兩眼無光，不覺跌脚捶胸，放聲大哭道，
記得昔日在長安起身時節，一行共有四個，一路上
雖然冷落，還不孤恓，不想張千李萬被老虎咬了去，
我只得朝朝暮暮，與馬相依，走遍了崎嶇險路，踏遍

了厚雪層冰饑無料喂寒無草眠還指望趕到潮陽
做一日官博得恩宥還鄉我與馬依舊在長安街上
馳騁怎知今日馬死荒郊我留茅舍這都是前生分
定我也不怨只是教我怎生走得到潮陽那時苦痛
不已便將心事作詩一首寫在茅庵壁上詩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朝除弊政

肯將衰朽惜殘年

退之苦吟四句還未有後四句因思向日邪金蓮革
瓣上有詩一聯正應着今日的事乃續吟云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退之正欲湊完後韻，不料筆凍緊了，寫不得，只得放下了筆。那時節纔曉得自家的性命如同雪裡的倖，山上的雪一心一意指望見湘子一面，以求援救性命。只是獨自一個在茅庵中不爲結局，便又走向前去，誰知走不過半里之程，又有一隻猛虎攔截住路頭。退之叫道：「我今番死了。」湘子姪兒如何還不來救我？只見半空中立下一個人來，叱虎道：「孽畜，不得傷人，好生回去。」那虎就像是人家養熟的貓兒狗兒一般。

般俯首帖耳咆哮而去。退之看見就狠叫道：「救苦難大羅仙，救我一救，我情願跟你去修行，再不想量做官了。」湘子道：「叔父叔父，我不是甚麼大羅仙，乃是你姪兒韓湘來看你，你怎的不認得我了？」退之抱住湘子，號啕大哭道：「懊悔當初不聽汝的言語，整整在路上受了許多苦，汝如何早不來救我，因把一路裡的事情細細告訴湘子一遍。」又道：「我方纔在茅庵中題一首詩，以表我的苦衷，因筆凍了，只做得六句，如今喜得見汝，我續成了這詩。」湘子道：「叔父的詩是：

是隱退之道，我念與汝聽詩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一本爲聖朝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葬江邊。

湘子道叔父不須絮煩，姪兒都知道了，請問叔父如今還去到任做官，還是別圖勾當。退之搖手道：感天地祖宗護祐，死裡逃生，一心去修行辨道，尋一個收成結果，再不思量那做官的勾當了。口占駐馬聽一

章月二
詞以告湘子

我痛改前非，再不去爲官惹是非，撇却了金章紫綬，象簡烏靴，錦繡朝衣。想君恩、友誼若灰飛，花情酒債俱拋棄，脫却藩籬，一心只望清修善地。

湘子道：叔父你旣回心向道，一意修行，自然超昇仙界，只是這山裡沒有師父，教那個傳與你丹頭妙訣，退之道，聞道先乎吾者，吾之師也。汝旣已成仙，我就拜汝爲師，何消又尋別個師傅？湘子道：父子不傳心，叔姪難授道，這個斷然使不得的。退之道：姪兒這教

說話又是嫌我輕師慢道，心不志誠了。我若有一點
悔心，永墮阿鼻地獄。湘子道：姪兒蒙叔父恩養成，人
豈不知叔父的心事？何須立誓？只是違了朝廷欽限，
又要連累家屬，怎生是好？退之道：我一心只要修行，
顧不得他們了。湘子道：雖然如此，說叔父的清名直
節，著聞一世，豈可因今日遭貶，便改變了初心？姪兒
思量起來，叔父還是去，到任做官，繳完了朝廷欽限，
然後去修行，纔是道理。退之道：我單身獨自去，也枉
然。倘或前途又遇見老虎，豈不斷送了性命？湘子道：

果然是叔父一個人到任，也不濟事，不如姪兒同叔父去做官，了些公務事情，留下好名兒在那里。我便把先天尸解妙法，換了叔父形骸，只說叔父中風，死在公署，我另脫化一身，回到長安，上本報死求復叔父封誥，仍舊同叔父尋師訪道，上不違朝廷的欽命，下可完叔父爲官的美名。中可得長生不死的妙訣，却不是好退之聽罷，不勝歡喜道：「但憑汝作用，我只依汝便是了。」恰纔整頓上路，湘子也不駕雲踏霧，跟著退之一般的餐風宿雨，冒冷耽寒，一連走了兩日。

遠遠望見一座城樓、湘子道、前面已是湖陽郡了、他
那里定有人夫來迎接、叔父可冠帶起來好接見他、
們退之、依言穿了冠帶、坐在那十里長亭之下、果然
有一個探事人、青衣小帽、近前問道、你們是那里官
長、有恁事來到這里、湘子道、我老爺是禮部尚書、姓
韓、因佛骨一表、觸犯龍顏、貶在本府爲刺史、今日前
來到任、探事人道、這般說是本府太爺了、且請少坐、
待小人去報與官吏得知、出來迎接上任、那探事人
說了這幾句話、沒命的跑進城去、報與各官知道、不

一時間就有許多職官并糧里耆老師生人等備些綵繒旗幟飛也似擁出城來迎接退之各各參謁禮畢退之分付道今朝上吉我就要到任一應須知冊籍禁約條例俱要齊備不得違悞官吏連聲喏喏而退當下退之坐了四人官轎皂甲人役鼓樂旗帳簇擁進城在官衙駐札次早陞堂畫卯謁廟行香盤算庫藏點閱獄囚各樣事務已畢便張掛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凡有地方大利當興極弊當革許一一條陳以便振刷凡有貪官污吏魚肉小民大户土豪凌

縣百姓及含冤負屈，抱枉無伸者，許細細具告，以便施行。張掛得二日，只見許多百姓，老老小小，一齊擁入公堂，跪在地下稟道：「老爺新任小的們，也不敢多言，有一個歌兒，乃是向來傳下的，今日念與老爺聽。」憑老爺自作個主兒，退之道：「歌兒是怎麼樣的？」念來我聽。百姓們道：

潮州原在海涯邊，

潮去潮回去復連。

風土古來官不久，

鱷魚爲害自年年。

退之道：「潮去潮回，自有汛候，說他做恁。若說爲官，則

做一日官，管一日事，俗語說：做一日長，老撞一日。怎說那不長久的話？衆百姓道：歌語流傳，小的們也不曉得，怎麼樣起。只是古來有那五日京兆，便是不長久的勝樣。退之道：不消閑說，你們且把那鱷魚爲害的事情備細說一番。我聽衆百姓答道：我這地方近着大海，數年前頭海內翻一個大魚來，這魚身子有幾十丈長，朝暮隨海水出入，海水泛漲起來，就淹壞了民間田地。他那尾耙也有幾丈長，起初看見牛羊馬畜在岸上，他便把那尾耙捲下水去吞吃了。落

猶來看見人，他也把尾把捲人去吃，因此人怕他，得緊叫他做鱷魚。這幾年間，竟不知被他吃了多少人畜。如今十室九空，伶仃貧苦，徃徃來的太爺都無法可治。望老爺先除此害，以救萬民。退之道：那鱷魚形狀若何？衆百姓道：龍頭獅口，虎尾蛇身，遊泳海中，身佔數里，不論人畜，一口橫吞。退之道：汝等暫退，我自去處治衆百姓紛紛隊隊走出衙門。退之正要散堂，回衙只見一人蓬頭大哭，叫苦連天，進來告狀。退之道：你告恁麼狀？且不要啼哭，慢慢說上來。那人道：

的姓劉名可告爲人命事退之道死的是汝怎麼
兇身姓恁名誰現今住在何處地方劉可道小的每
日在秦橋口釣魚家中止有一個母親日日送飯來
與小的吃昨日等過午時不見母親送飯小的等不
過了只得沿河回到家去不知被恁人把小的母親
打死了丟下河內只留得一雙鞋子在岸上真個是
有屈無伸望老爺可憐作主退之道這等是沒頭人
命了你快去補一紉狀子來我好差人查訪兇身償
汝母親的命劉可磕一個頭道青天老爺小的不會

寫字只好口稟退之道沒有狀詞我怎麼好去拿人
你既不會寫可明白說來我着東書替汝謄寫劉可
道

告狀人劉可告爲人命事今月今日有母張氏被
人打死拋棄骸骨無存止存綉鞋一雙可証伏乞
嚴緝兇人究問致死根因抵償母命急切上告

劉可口中念誦退之叫直堂書吏替他一句句寫了
打發劉可出去自家回到衙內賠付道百姓們都說
鱷魚慣吞人食畜爲害不小莫不這劉可的母親也

是鱷魚咬下河裡去，只不知爲何到脫得這兩隻鱷
子在岸上，便叫湘子近前，把劉可的話與湘子說了
一遍。那湘子慧眼早已知道這件事情，正要等退之
回衙計較，除去這害，恰好退之叫他，他便對退之說
道：「鱷魚爲害已久，從來官府講謹避他，只候得陞遷
離了這個地方，就是福了。誰人敢去驅逐他，所以養
成這個禍患。」叔父明日出堂，可寫下一道檄文，祭告
天地，待姪兒遣馬趙二將，把檄文納在鱷魚口中，驅
逐鱷魚，下了大海，銅禁住他，不許再爲民害。然後去

曰出劉可母親，致死緣由，纔見叔父忠昭天地，信及豚魚，使這闔郡士民建祠尸祝，豈不美哉！退之依了湘子說話，次早出堂，即便取下榜紙，研墨揮毫，作祭鱷魚文云：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擣，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淮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

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鱣魚之涵淹孕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維揚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大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鱣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鱣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鷄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鱣魚低首下心忸忸倪倪爲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且承

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辨。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湖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

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鯁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
悔。

退之作檄文已畢、遣軍事衙推秦濟、齎捧到河邊、投
下水去、原來那鯁魚自從來到潮州河內、每日出來
游衍、遇着民畜的影兒、他便乘着小勢、把尾把捲到
岸上、將民畜一溜風捲下水去吞吃了、以此人人都
怕得緊、没人敢走到那里去、鯁魚沒得吃、又迎風簸
浪、掙水騰波、把城裡城外住的人、都洩得不死不活、
沒一個安身之地、這秦濟領了退之的檄文、思量要

去、恐怕撞見鱷魚、發起威來、被他捲下肚了、要不去時、又怕新官新府、法令嚴明、先受了杖責、前奪了職銜、左思右算、趙趙没法、不得已、大着膽、硬着肚腸、帶幾個人、拿了祭物、跑到河邊、恰好那鱷魚仰着頭、開着大口、在那里觀望、看官且說鱷魚、每日到河邊、便掀天揭地、作怪逞兇、今日爲何這般歛氣呆觀、停眸不動、原來是韓湘子差遣馬趙二將、暗中制縛定他、只等秦濟把敝文投他口中、使騙他下了海去、那秦濟那里知道這樣事情、只說鱷魚遇着人便吃的、遠

遠望見鱈魚昂頭開口，先說得手足都酥了，動不得，滿身寒簌簌，一堆兒抖倒在地上，抖了一個多時辰，再睜眼看時，那鱈魚端然是這個模樣，一些兒威勢都沒了，他思量道：鱈魚從來兇狂特甚，怎麼今日韓老爺教我來下檄文，他便身子呆瞪瞪不動一動，豈不是古怪？正在那裡算計，只見天上一時間，昏霾陰暗，轟雷掣電，大雨傾盆的落將下來，那潮水就像有人推的一般，高高的湧將起來，一點兒也不淌到岸上，秦濟沒奈何，呆着膽，冒着雨，把那檄文向鱈魚頭

上只一丢巧巧的丢在那鱷魚口裡。那鱷魚啣了檄文，便低着頭閉着口，悠然而逝。好似有甚麼神驅鬼遣的一般。一溜頭的去。了。秦濟眼花烏暗，不得知鱷魚已是去了。且趁着勢頭，把猪羊祭品教一下子都推落水去。沒命的轉身便跑。跑得到府中時節，退之還坐在廳上。他喘吁吁的稟覆道：猪羊檄文，檄文猪羊退之道。你是着驚的光景了。且耽閣一會，定了喘息，慢慢地說來。秦濟呆了半晌，說道：猪羊檄文，都被鱷魚吞下肚了。小官的性命，直從那七層寶塔頂上。

滴溜溜兒滾將下來，留得這口氣在此。退之道，那鱷魚還在也不在？秦濟答道：「還在。」又道：「他忒了機文，便游衍去了。」退之道：「他既忒了機文，自然徙下海去，怎麼還說在那里？」秦濟又思量半晌，答道：「小官險被他驚壞了，所以答應差錯，方纔把他上下機文看見鱷魚的模樣，細細說了一遍。」退之道：「是却休了。」叫庫中取元寶一錠，賞勞秦濟，分付秦濟且回家安歇。一宵。明日早來衙前伺候差遣。秦濟辭謝去了。退之回衙與湘子說知秦濟的事情。湘子道：「叔父明日」

字須寫一張告示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以見叔父化及豚魚之政到得次日退之果然寫了告示着秦齊去各處張掛那告示如何樣寫的他道

潮州府刺史韓

爲公務事照得本府初蒞茲土

存心爲國爲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一夫失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乃有鱷魚爲害甚久前官不行驅逐遂令民不聊生本府目擊剗可之母遭鱷吞害深用憫悼遂發檄文遣軍事衙推秦濟投鱷口中驅鱷下海幸蒼天憫爾百姓橫遭吞噬皇王仁

恩遠布、感動蠢靈、不費張弓、隻矢、不勞步卒、馬兵、
一日之間、頓除夙害、本府喜而不寐、爲此曉諭汝
等、自今以後、各安生理、無搖神于妖孽、惑志于橫
亡、以取罪戾、所有告人劉可、雖痛母橫亡、陳詞控
訴、亦且安心委命、以盡孝思、毋再攀害平人、以滋
煩擾、特示、

告示掛完、滿郡黎民、挨肩疊背、誦讀一遍、無不讚嘆、
說道、若非本府太爺神明、我輩十死其九、誰與理枉、
中寬、今日得這般帖息、真萬代恩也、正是

一念精誠蒼上蒼

鱸魚今日已消亡

潮陽自此民安樂

青史千年姓字香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茅庵拙叟分明是達磨面壁之夫海內鱸魚不似
是心中以大悅這靜定裡面運出神鋒慧劍剗剗
摩挲過歲歲如生成百鍊精金

25

第二十三回

苦修行退之覺悟

甘守節林氏堅貞

暑往寒來春復秋、總知天地一虛舟、雖然墮落埃
塵裏、自有蓬壺在那頭、花上露、水中漚、人生能得
幾時留、去來影裏光陰速、生歿鄉中不自由、

秦濟張掛告示之後、那潮州士民、人人仰德、個個興
歌、奉若神明、親如父母、便有義個鄉紳士子、爲頭、歛
集金銀錢鈔、啓建生祠、塑立牌位、香花俎豆、羅列供
養、每逢朔望、四民雲集、交歡頌美、就是郡外府州縣、

過客旅商見者無不讚歎稱揚志心頂禮退之謙讓
遑不敢當乃改爲潮州書院中塑大成至聖文宣王
孔子牌位將自己牌位移置後堂再立顏曾思孟四
配牌位與自己共成五個每月朔望聚集士子于此
講明經傳以發先儒所未發這也不必絮煩且說湘
子一日正在蒲團上打坐只見直日功曹來報說道
皇王覺悟退之直言遭貶有旨改移袁州內地湘子
聽罷不覺心驚暗道叔父道心未堅人心猶在若見
聖上醒悟前非便思量去做官了如何肯跟我修行

必須這般這般纔得成真了道、便促步向前對退之道、侄兒前與叔父說過的、到了潮州、繳了欵限、弱下好名兒在這地方、然後將先人尸解法術、脫換叔父形骸、詐說得病身亡、報與聖上知道、復了官職、封誥、纔去修行、今日有了生祠、得了這般美聲、正好回首去也、退之道、但憑汝作用、我豈有一心、當下湘子便取竹杖一根、脫換做退之身子、卧在床上、用一條布被蓋覆停當了、又令馬趙二將護送退之先到秦嶺地方、伺候他到同去修行、各省准備俱完、纔在衙

署舉起哀聲，遣人通報合郡官員，申達上司，奏聞憲宗皇帝，合郡大小官員，俱來吊慰。湘子一一酬答，並不露出一些馬腳。當下收拾起程，衆百姓道：「可憐可憐，這等一個神明的老爺，怎麼就灰了？何不留他壽長些，在這裡替我們興利除害，救濟救濟我們，真是皇天沒眼睛，一個道俗語說得好：『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這個老爺，魁急灰了，我們窮百姓，那個出頭的日子？內中有一個叫做張寡嘴，說道：「這個是惡魚討報，不然怎麼這般灰得快？」一個道：「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這老爺雖然來了、却沒有床席、債正是善、
善報、又一個道、你們說的都不是、似我說起來還是
這鯢魚吃得人多、惡貫滿了、玉皇大帝要驅除他、特
特差這個神仙降下凡間來收伏他、所以他收了鯢
魚、就駢身回話去了、又有一個道、我這潮州百姓、該
有災難、天便生出這惡物來、吞嚼民畜、不計其數、如
今百姓災難該滿、皇帝便陞出這個好官來、驅逐了
鯢魚、一城安堵、我看來、摠是一個劫數、那里是恁麼
輪迴報應、善惡分明、一個秀才道、老兄劫數之說、雖

是有理，但韓老師佛骨一表，敢于批鱗捋鬚，那怕鱷
魚不垂首喪氣，潛踪匿跡，揔是邪不勝正，那怪物自
然遠避。若說起報應輪迴，則看他佛骨一諫，至今生
氣猶存，當下士民人等各各痛哭一場，如喪考妣。真
所謂惟有感恩仇，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也。其時湘
子一面表文回京報効，一面收拾起程，各處吊奠，轉
儀毫不肯受，俱收貯庫內，替百姓完納了稅糧申報
上司，不煩徵索。那潮陽百姓，無論老少男婦，俱來執
紼慰靈，挽車遠送。湘子一一撫惜安慰，打發回

了三四日、方纔脫離了該管地方、人烟稀少、湘子便騰雲駕霧、赶到藍關秦嶺、與退之相會、退之稱謝、湘子不盡、湘子叫退之道、侄兒送叔父到了這個地面、須索與叔父分首、各自走路了、退之道、難得你救我到了今日、怎麼說分首的話來、湘子道、我前次奉玉旨來度叔父、叔父再三不肯回心、我只得繳還玉旨、後來在那萬死一生的田地、救得叔父性命、已是得罪于玉帝了、如今怎敢再度叔父、退之道、侄兒若不度我、我就餓死在這個地方、也沒人收我屍骸、湘子

道叔父埋名隱姓，依先回到長安，與嬌娘團聚，便是快活。何須說來。退之道：我到這般地位，若再不回心轉意修行，是畜類不如了。孔子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湘子道：叔父既如此說，此去東南上有一座山，名喚草韋山。山下一有洞，名喚草韋洞。洞內有一個真人，叫做沐目真人，與侄兒是同心合膽，共一胞胎的。弟友如今寫一封書，送叔父到他那里，教他留叔父在庵中，傳授大丹妙訣，便不枉叔父這一場辛苦了。退之道：倘若他不肯收留我時，教我投奔何處去好？

湘子道、他與侄兒形體雖異、氣脈同根、他見了書、自然留你、退之道前、面這等深山、若有虎狼出來、教我如何躲避、湘子道、如遇見虎狼、攔住走路、叔父就將我的書頂在頭上、虎狼自然退去、退之道、峰高嶺峻、樹木叢深、一些路徑也沒有、教我怎麼走得、湘子道、叔父慢慢的走過這重山、就有大路好走了、退之接了東帖、放在懷中、一手扯住湘子、再要問他時、湘子道、叔父、正東上又有一個仙人來了、退之回頭一看、湘子化作一陣清風、先到草韋山、做沐目真人去了、

退之不見了湘子，只得依他言語，一步步攀藤附葛，走過幾個山頭，轉過幾重嶺腳，纔見有一條大路，不想上路有半里遠近，忽然跳出一隻猛虎，咆哮而來，退之驚得倒退不迭，記得起忙把湘子那封書，望他丟去。這虎見了湘子書札，便搖尾低頭，一溜烟望林子中間跑去了。退之拾起書道：原來我侄兒有這等手段，真是神仙，真是神仙。隨卽開札向前，趲行幾步，遠遠望見一座高山，林壑清奇，山峰疊翠，蒼蒼松柏，齊天兩兩，隨鳬浴日，只見退之登高臨深，肌膚戰慄。

危樓險、命若重生、方纔上得那座山頂、果然有一
個茅庵、額上寫着卓韋精舍、四個大字、四面青山擁
護、花木錦攢、真好一個去處、只是兩扇門關得謹重
重、裏面有人吟詩道、

超凡靜養蓬萊島、

香風不動松花老、

仙童採藥未歸來、

白雲滿地無人掃、

吟罷、又聞得唱道情云、

雁兒落

下一局不成棋、談一回長生計、食一丸不

老丹、養一日真元氣、聽一會野猿啼、悟一會參同

竟有一時駕祥雲、遊遍了五湖溪、誰識得神仙趣、
得清閑是便宜、歎七十古來稀、笑浮名在那裡、

山坡羊

想人生光陰能有幾、不思量把火坑脫離、
每日價勞勞碌碌、沒來由爭名奪利、無一刻、握牙、
籌、不笑計、把元陽、一旦都虛費、直待無常、心中方、
已、總不如趁早修行、修行爲第一、

退之聽罷、輕輕的把門叩了兩下、裡面只當不聽得、
退之又叩兩下、裡面纔問道、敲門的是怎麼人、到這
里有恁事故、退之道、我是韓愈、是師父的相識、裡面

答道我這裡是修行辨道無榮無辱沒是非的去處
何曾有你這個相識退之道我來與師父做徒弟裏
面道你是觸犯龍顏遭取黜的傑上我這裡不是你
安身之處退之暗忖道他靜養在這深山深處怎麼
就曉得是遭取謫的官真真是仙人便又叩門道弟
子不遠萬里而來師父若不開門留我我就撞死在
師父門前却不損了師父的陰陽裏面道你且說是
怎麼人指引你來的退之道是師父的道友我的侄
兒韓湘子教我來見師父裏面道若是韓湘子指引

你來，竟沒有一個柬帖兒與我。退之道：「湘子有書在此裏面。」道：「既然有書，開門放他進來。」只見一個道童，開那門時，唧唧噥噥處有如鸞鳳和鳴。庵內潔淨精瑩，賽着天宮瓊室。中間坐着一位真人，鴻衣羽裳，簪冠草履，紺髮童顏，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傍邊立着的道童也自清雅，沒半點兒俗氣。退之朝着他拜倒。地下道：「師父救弟子一救。」真人道：「韓湘子，你來我這裏，有恁事故。」退之道：「我侄兒說父子不傳心，叔侄難授道，教弟子來求師父，傳些至道妙訣。」弟子情愿。

住師父庵中、砍柴汲水、伏侍辛勤、只望師父慈悲、方便、真人道你在朝中爲官、吃的是羊羔美酒、行動有千百人跟隨、我這山中只有淡飯黃菴、孤形隻影、好不冷落、只怕你吃不得這般冷淡、受不得這等淒涼、退之道、弟子也受得淒涼、吃得冷淡、不必師父見諒、真人道、既如此說、小童引他去庵後暫住、每日着他往前山殿上掃地焚香、退之道、感謝師父收留、當下小童領退之到廚房內吃點心、退之跟到廚房、小童道、這飯與退之吃、退之吃了一口、十分苦澁難當、

只得勉強吃了下去，正是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參透玄微妙，淡中滋味長。

不說退之在草韋庵中焚香掃地，且說竇氏與蘆英小姐正在家中思念退之別後，杳無魚雁，一路上天氣寒冷，辛苦勞碌，不知幾時纔到潮陽上任。要叫人去報房裏問一個消息，只見韓清眼淚汪汪，走將進來，說道：「奶奶嫂嫂知否？今日潮州差人進表，說老爺患病，死在潮陽公署了。」竇氏、蘆英聞得，一徹哭，做一

堆門外林學士也到說道親家果然歿了、只是歿者不可復生、哭亦無益、老夫人且省煩惱、保重貴體、打點設靈、奔喪、迎柩安葬之事、纔是正經、賓氏哭道、那來文內說是恁麼病歿的、林學士道、有司奏說他郡中舊有鯉魚爲患、湧風作浪、吞噬生民、前邊來的太守、並無法治、韓大人到任、九日祭天、驅逐鯉魚、那鯉魚便潛踪斂跡、遠徙海中、一郡太平、萬民樂業、潮陽百姓建立生祠、供奉頌祝、不料一夕無病而終、想是歸天去了、賓氏道、我只指望他思宥還鄉、白頭偕老、

誰知一旦相拋、我家並無以次人丁、祖宗香火俱斷絕了、這苦怎好、如今笑起來、老身應不久人世、令愛這般青春、耽誤他、也是枉然、不如趁老身在日、親家早早尋一個好人、家嫁與他、愛、却是兩便、林學士道、老夫人怎說這話、老夫也沒主意、只憑小女心下、就是蘆荻、哭道、婆婆再不要心焦意惱、公公雖是去世、我爹爹現在爲官、家中料不少吃少穿、奴家情愿伏侍婆婆過世、以報撫養湘子大恩、再休聽那改嫁的說話、若是爹爹不與奴身做主、奴家爺極階先

歿以表素心、竇氏道、媳婦你見識差矣、你青春年少、無男無女、你守着誰來、當初公公在日、還指望尋你丈夫回來、生得一男半女、以接後代、養你過世、如今公公歿在他鄉、湘子絕無音耗、老身又朝不保暮、你苦守也是沒用的、不如趁我在這裏、勞老親家尋一頭好人家、也了落你一生、料來韓清也不是養你過世的人、日後有不相安、反被他人耻笑、你怎不細細思量、蘆英道、婆婆年老、說的話都顛倒了、奴家隨着婆婆、有甚麼過不得日子、况再過幾年、奴家身子也

半截入泥了、怎麼去改嫁、寶氏道、小小年紀、爲何說半截入泥的話、蘆英道、婆婆不消多慮、婆婆在一日、奴家隨婆婆一日、婆婆百年之後、奴回娘家守制、就是斷不貽累公婆、林學士道、小女之言、極是有理、請老夫人安心、經理正事、待學生奏過朝廷、復了親家官誥、討了老夫人祿米膳養終身、又作計較、寶氏道、多謝親家費心、九原感戴、林學士起身作別去了、寶氏喚韓清在家中、立竿招魂、設座安靈、七七做、八八敲、隨時遇節、一些禮文不缺、只是心中思念退之、便

撮起湘子、整日夜有許多不快活。一日喚韓清道、老爺歸天去後、你鎮日坐在家中、而不理論外邊事務、是何道理。韓清道、奶奶分付孩兒、孩兒不敢不去做、奶奶不曾分付、孩兒怎敢胡行、以招罪譴。寶氏道、老爺歿的不消說了、你哥哥湘子、須不曾歿、你怎的不去街坊上打聽一個真消息。韓清道、孩兒也常去打聽、就是林親家也着人各處訪問、只是沒人曉得。哥哥在那里、因此上不敢驚動奶奶。寶氏道、你也不消遠去打聽、只站在自家門首、看那南來北往、穿東過

西的人有那面龐生得古怪、衣服粧異希奇的、一定是雲遊方外、廣有相識的人了、你便扯住他、問他一聲見也不虧了你、韓清忿忿的依實氏分付、果然出去站在門前、看有那希奇古怪的人、就要問他、偏生只見那做買賣經紀挑担、一星相婆婆媽媽走動、再沒有一個希奇古怪的人走、將來立了多時、正待轉身進去、纔見兩個道人身上穿件破碎衲袂、手執漁鼓簡板、慢慢地搖擺將來、原來一個是藍采和化身、一個是韓湘子化身、他兩個口中唱着個不見

踴道

歡笑淘淘、暫駕祥雲下玉霄、遍遊海島、看樽中自
酒、盒內堆簫、忒逍遙、且到長安市走一遭、庶那人
功行非小、

韓清賠付這兩個道人、形容古怪、裝束希奇、斷然是
遊方的人、待我叫他來問哥哥的消息、定有一個下
落、便開口叫道、道人這里來、那兩個道、你叫我做怎
麼、韓清道、我夫人要問你說話、兩個便跟着韓清走
到廳上、參見了竇氏、竇氏道、你兩人從那里來、在那

里住藍采和道在南門住、從終南山來、實氏道、昔
年有兩個道人、說是終南山來的、騙了我侄兒湘子
去修行、至今不見回來、後來我老爺壽日、又有一個
道人也說是終南山來的、逐日在我府中弄上許多
障眼法兒、只是哄我老爺不動、後我老爺佛骨一表、
觸怒龍顏、貶去潮陽地方、他再不敢來了、你兩個又說
從終南山來、怎的終南山上藏得這許多人、莫不又
是假的、湘子道、前邊來的、或者是假、若論貧道兩人、
實實的從那里來、並不打一句誑語、實氏道、依我看

起來那終南山到不是懷道之士練精餌食之
夫棲託的去處到是一個蔑騙拐子的淵藪了。采和
道夫人休錯認人。那終南山是一個靜巖喧去處。滌
塵俗方隅。若不是夙有道骨仙風的人。那虎豹豺狼
也不許他踏上山路。怎麼夫人說出這落地獄的話
來。竇氏道不是我不信神仙。只是我被那假神仙哄
壞了。沒是走方的人。豈不曉得俗語說得好。一年吃
蛇咬三年怕爛草。湘子道信與不信。隨老夫人請問
容顏爲何這般憔悴。頭髮都雪白了。想是老相公去

世心中不十分快活的緣故。寶氏道：「老身虧了朝廷大恩，林親家保奏歲給祿米養贍，倒也沒甚麼不快活。只是我侄兒湘子，一上不同，日夜想念着他，故此精神減短，頭髮都白了。」湘子暗道：「原來嬌娘這般記里我，我怎的不報他的恩？」便又道：「老夫人雖然爲着湘子不回來，病得伶仃瘦怯，湘子却不知道，全不記念。」老夫人貧道幸得與湘子同一法門，替湘子醫好了。老夫人省他一番罪過，何如？」寶氏道：「有甚麼藥醫得？」好湘子道：「方從海上傳來，藥在龍宮煉就，吃下

去包得衰容復壯、髮白返黑、竇氏道、果有海上奇方、靈丹妙藥、當以百金奉酬、當下湘子便在葫蘆內、傾出一丸還少丹、遞與竇氏、竇氏接丹吞下、登時精神強健、返老還童、滿身上沒有一些病痛、竇氏不勝歡喜、叫梅香取銀子謝那兩個道人、湘子道、貧道不要酬謝、只要老夫人跟貧道去修行、竇氏道、老爺在日、曾有一個道人來度他出家、老爺只是不信、你今日要度我、我也只是不信、湘子道、老夫人還記得那一個道人的模樣否、竇氏道、模樣倒不記得了、湘子道、

不瞞老夫人說。自年來的就是貧道。竇氏道。這些
方的人。專會得趁口胡柴。極是可惡。汝且說昔年把
恁麼物件來與我老爺上壽。說得對。我就信汝是神
仙。一個道。當年老相公同林學士在南壇祈雪。是貧
道賣雪與他。他纔得陞禮部尚書。兼管刑部。奏准官
裏免朝五日慶壽之時。貧道曾獻仙羊仙鶴。仙女仙
家卓面四十張。又造遼遼酒頃刻。花花瓣上有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夫人記得否。竇
氏道。這些我都記得。只是老爺不信。湘子道。老相公

初然不信後來被貶潮陽要見我不能勾好生懊悔
實氏道那個見他懊悔來汝說的都是成無對證的
話我也不信一個道夫人若不信只怕日後懊悔又
是遲了實氏道汝怎麼又說這不吉利的話我且問
汝祖家原在何方郡縣父母是何等樣人因何走上
終南山去學道那終南山有多少廣闊山上有多少
修行的人內中有個韓湘子否汝一一從頭老實說
來若有半句遮頭誑腳我拿你送到林天官府中以
官法治汝一個道我家住在昌黎縣鼓樓巷西坐北

朝南是祖居父名韓會、母親鄭氏、叔父韓愈、嫡娘竇氏、幼年間沒了父母、是我那叔姪撫養長大、娶妻林氏、叫做蘆英小姐、我叔父被貶去潮陽、路途上受了萬般苦楚、我已度他成真了道、做了大羅仙、今日特來度你、竇氏道、既然是我侄兒、怎的是這般模樣、湘子道、仙凡各別、體段不同、竇氏道、既是湘子、可現原身出來、我看、湘子道、要現原身、有何難處、只怕嫡娘執迷不悟耳、正是

幾回翹首望兒還

骨肉參差各一方

峰嶺雪消方見路

雲橫蒼樹却遊山

當下湘子搖身一變果然還了舊日形容不是那雲
遊道人的模樣。賓氏一手扯住他道：「我兒你一向在
那里今日纔方回來？」你叔父過了世家中好不凄楚。
教我日夜想你。今既回來，是萬千的喜了。依先整頓
門風規矩，做一個好人，再不要說那出家的話。湘子
道：「侄兒今日同呂師父回來，要度一個有緣分的人
出家，怎肯戀着家中繁華世界，做那沒結果出的營
生？」采和道：「仙弟，你如今且在家中過幾時，待我往南

天門去走一遭轉來同你回終南山去。賈氏道：我兄原來師兄也，教你只在家中，不要往別處去。怎的師兄說話也不聽。湘子聽罷，便與米和作別，又道：侄兒多年不回來，不知那睡虎山團瓢還依舊好的否。如今且去看一看。賈氏道：韓清你同哥哥到那里看來。韓清便領湘子到那睡虎山九宮八卦團瓢裏面原來退之棄世以後，韓清把那走路都改過了，轉灣抹角，灣灣兜兜走了一會，纔到得那里。湘子擡頭一看，只見路徑雖差，房廊如舊，几榻上堆滿了灰塵，案上

許多書籍都亂紛紛疊看，一些也不整理。那山前山後的好菓木，焦枯了一半，只有地上草長得蒙蒙茸茸，便有人躲在裏頭，也不見影子。湘子暗道：「叔父做官時，節那一日，不著人來這里，」歸灰塵，拔除柴草，叔父去得遠，就托一個花錦世界，弄做這般光景。我那焦娘，那草榮華也是虛了，便對韓清說道：「你自進去，我只在這裏安歇。」韓清道：「哥哥一向不回來，今日還該到嫂嫂房中去過夜，怎的冷冷清清，獨自一個在這裏安歇？」湘子道：「我自為主見，你不要管我。」

韓清依言走到賓氏

把湘子要在團瓢內安歇

的話說了一遍。賓氏忙叫厨下人打點酒餚，搬到團瓢內與湘子吃。又分付韓清道：「待哥哥吃了酒，扯他進嫂嫂房中安置。」蘆英道：「婆婆不可扯他進來，當初公公在日，那一個道人，也說是湘子來家，混了兩日，依舊去了，到底不曾有一個下落。今日這個道人，知他是真是假，就扯他進來。」賓氏道：「媳婦言之有理。如今世上弄術法的，多得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韓清道：「你快去陪他過夜，且到明日，又作計較。」韓清依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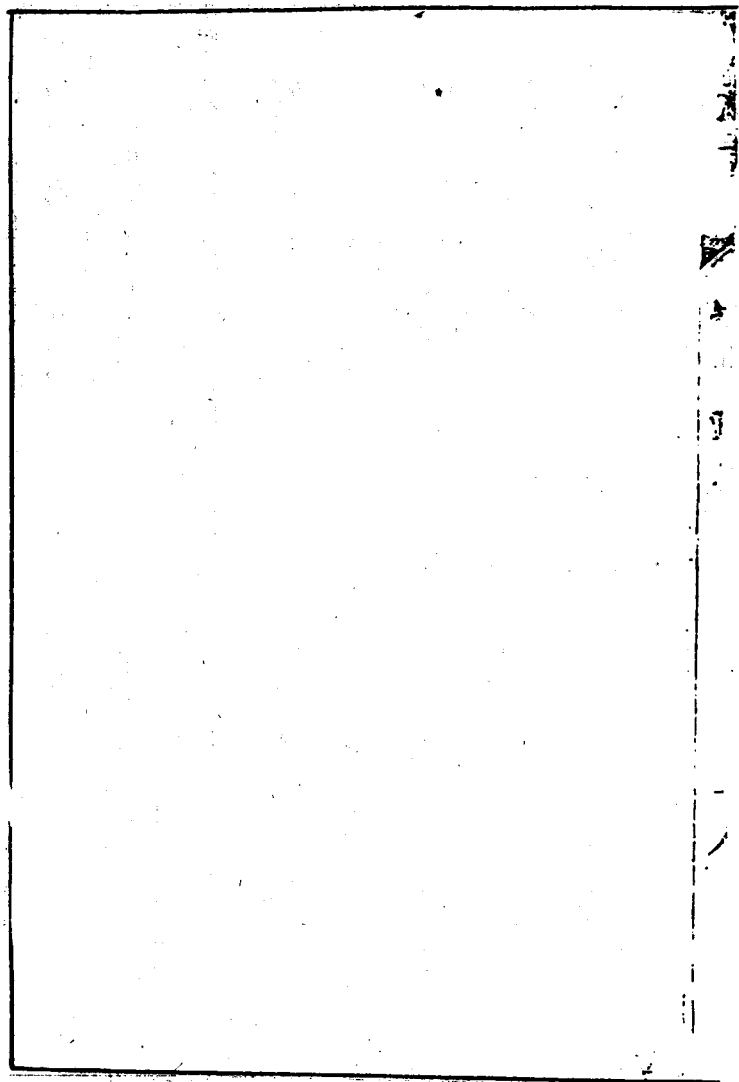
國飄內來陪湘子不在話下這正是

情知不是伴

今日且相隨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韓文公於仙佛二教素不喜然其意則不然
嘗以原誠子古及至其間秦欲受其許多魔術使
改弦易轍情惡修以法以得淺淺破愚外通如各
其並美以也子身守故人言初終不改一念其後
見當在文公之上第不知其當世要其意蓋英氣



第二十四回

歸故里韓湘顯化

射駕哥賓氏執迷

茫茫苦海，號號風波，笑將來俱是貪。噴撒網，滿。
張羅幾能勾翻身跳出是非窩。討一個清閑自在，
不老婆婆。

湘子在那團瓢內，到得三更時分，一陣清風吹將來。
湘子就不見了，看官且說這個時候，湘子到那里去。
原來湘子去見了鍾師父，同去奉朝玉帝奏道：叔父
韓愈、荷蒙玄造，已得回心，尚有嬌娘寶氏與林氏。

英執迷不悟，難以度脫點化，伏候聖裁。金童傳旨道：寶氏原係上界聖姥，因在蟠桃會上，盜折葵花，謫下凡間受苦。蘆英原是凌霄殿玉女，因玄帝驅遣天將收伏群魔，天門未閉，蘆英往下窺探，故此貶到凡間。孤眠獨宿，以警思凡。韓湘可同呂巖藍采和再去度化一遭，共成正果。湘子只得謝恩，前上參見西王母。西王母道：「冲和子喜得覺悟前因，同位有目，只是聖姥玉女尚在迷途，誰人引去度他？」湘子道：「玉帝遣臣韓湘同呂巖藍采和前去度他，望娘娘指教。」西王母

二人久墮塵寰，一心貪戀着榮華富貴。韓湘須索往補陀山觀音大士處，借些仙物變化，纔好打動得他。湘子道：「觀音大士是釋家之尊，與我玄門不相照合。他如何肯把仙物借與我們？」西王母道：「觀世音乃治世之尊，救人之祖。他那里分一個彼此？」湘子道：「謹遵仙旨。」辭了王母娘娘，出了瑤臺紫府，三個駕起雲頭，到南海見了觀音，借了鶯哥，仍舊長安而去。正是：

纔離金闕遊南海，

又到長安市上歌。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次日清早，韓清徐徐進來報道。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哥哥在園畝內，一更無事。二更悄然，恰好三更時分，只見皓月當空，一陣清風吹將來。哥哥就不見了。盧英道：「有這等異事，一定是神仙下降。」不是湘子回來。寶氏道：「若是神仙做事，畢竟有着落。」不是這般撒空。斷然是遊手遊食的道人，敲墮眼法兒來哄騙。我笑他今日必定再來。只是立定主意，不要信他。不要說呂洞賓來就的的確確是湘子回來。我和你既與他沒緣分，只不認他，便了。盧

英道、婆婆主見極是、說猶未了、只聽得那壁廂漁鼓
又敲響、寶氏道、韓清你快去叫我的孩兒來、韓清道、
方纔說道人都是障眼法兒、只不認他、怎的又轉了
念頭、寶氏道、不是我一時間、就說兩樣話、只是我聽
得鼓漁鼓響、就想著湘子、心酸起來、你快去叫他進
來、我有話和他說、韓清道、就是昨日那個道人、坐在
門前敲響、寶氏道、想來還是湘子、你叫來待我問他、
韓清便走到大門外、叫那道人、那道人跟了他進來、
見寶氏道、嬌娘稽首、寶氏道、我兒你見了我、只該行

家中禮體怎的也說個稽首。湘子道：身居蓬島三山外，不在周官禮樂中。竇氏道：你爲甚麼只打漁鼓。湘子道：因世上人頑皮不轉頭，只得把那頑皮綁在竹筒上，叫做愚鼓。有一等聰明的人，聞着鼓聲，便惕然醒悟，有一等痴蠢的人，任你千言萬語，敲破了這頑皮，他也不回頭轉意。因此上時時敲兩下，唱道：情提撕，那愚迷昏暗的人，跳出塵囂世界。竇氏道：我兒，你昨日在團圓內安宿，怎的半夜裡去了。直至此時纔來。湘子道：我到南天門與鍾師父說些話，故此纔

來賓氏道、這里側南天門有幾多路、湘子道一去有
十萬八千里、賓氏道既有許多里數、怎的你半夜裡
去了、又轉得來、湘子道、台兒見了鍾師父、又到南海
補陀山、觀音大士那里走一遭來的、賓氏道、這里到
南海補陀山、有幾多路程、湘子道、南海補陀山、却近
得多了、賓氏道、有幾里、湘子道、只得八萬四千七百
餘里、賓氏道、兩處往回、就會飛也得一年、你怎麼這
等來得快、湘子道、我騰雲駕霧、不比世人在地上往
來、蘆英道、你這些虛頭話、少說些、湘子道、我領

了玉皇金旨、特來度化你們出家、怎麼說我虛頭、蘆英道、公公在日、今日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出家、明日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出家、後來表奏君王、怒貶潮陽、再不見神仙一面、湘子道、當初我勸叔父出家、叔父再三不信、直到那藍關道上、馬成人孤、虎狼當道、纔哭哭啼啼、叫我救他、若不虧我的時節、叔父的骸骨、也不知到那里去了、如今現在人羅仙宮、爲冲和子、好不逍遙自在、竇氏送叔父死在潮陽公署、地方官現有表文奏過皇上、那一箇不知道的你又

亂說度他做冲和子在天宮快活。湘子道：「叔父身成是仙家，尸解妙法，那里是真？必是英道這話，又是沒會問的，憑你說也不信。」寶氏道：「昔年有許多仙物來度你叔父，你叔父還不肯信。你今日把何物來度我？」湘子道：「仙羊、仙鶴、仙酒、仙桃，都是嬌娘看見過的。我不拿來度你們，特地到觀音大士那里借得白鶯哥來與嬌娘看。」寶氏道：「紅嘴綠鶯哥，會得念詩念佛。」我這里到有白鶯哥，却不曾見。如今在那里？」湘子把手一招，只見一隻白鶯哥飛到寶氏面前，有詩爲証：

雪裏藏身雪裏飛

雪衣娘子勝金衣

聲聲雪裏呼般若

爲是慈門立雪歸

寶氏道這鶯哥有甚奇處。湘子道他會飛會唱能舞能歌。寶氏道你叫鶯哥唱來我聽。湘子道鶯哥還不能歌。更待幾時。鶯哥飛舞盤旋口中唱道

駐馬聽

鶯兒最多百千之中難學我我從南海飛

來勸你回心

你還

貪着笑歌怕只怕無常來到任

你珠璣萬斛難逃躲不回頭要受磨饒你是好漢

英雄也須學韓愈奈川受饑餓

賈氏道：一片胡言，休要採也。叫手下取弓箭來，把那
鶯哥射死了。湘子道：嬌娘不信也。由你，只恐怕到那
磨折的時節，悔之晚矣。賈氏道：古云：官高必險，伴虎
而眠。你叔父在朝爲官，所以遭逢險難。我女流之輩，
並不出外生事，虧了朝廷，月給俸米，榮享自在。有恁
麼折磨，說恁麼懊悔。湘子道：祿盡馬倒之時，連侄兒
也不來了。賈氏道：你到那里去？湘子道：嬌娘你不醒
得，侄兒依舊往終南山去。賈氏道：你既不肯在家，隨
你往那里去，莫在此間說長道短，煽惑人心。湘子道：

侄兒再三勸嬌娘，嬌娘只是不回心也。枉費這許多心機，我且去休。又作理會說畢，掇長出門而去。正是：

今朝不信神仙話，
悔後思前見我難。

韓清道明明是一個道人，變做哥哥模樣來攪這兩日。如今又去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賁氏道：休得多言，且由他自去。蘆英道：婆婆主見極是。休和他分清理白，當卽各自歸房。古詩爲証：

別郎容易見郎難。

怨入香閨指倦彈。

十二樓臺春寂寂。

水晶簾幕冷春寒。

不說寶氏蘆英歸房去了，且說湘子轉身去見洞賓道：師父韓湘稽首。洞賓道：汝變術寶氏若何？湘子道：弟子去度嬌娘，又不回心，如何區處？洞賓道：汝將恁麼東西去點化他？湘子道：弟子在南海補陀山觀音大士那里，借白鶯哥去點化他，他只是戀着榮華，不顧生歿。洞賓道：寶氏與蘆英明日在菊花亭上飲宴，我和汝邀藍仙同去度他一遭，且看何如。湘子道：多謝師父。當下三位神仙收雲攬霧，下降塵凡，現出陽身，來到長安市上，只見兩個老人家在一所高樓上。



靠着窻兒下象棋，因一着差下了，一個要悔，一個不肯悔，兩個就爭得面紅臉脹，還不肯休歇。這兩個老人家，一個姓沃，是長安街上暴發財主；沃對蒼的，老祖公，一個姓權，是長安街上有名頭的權雲峰的親父。他兩個在那樓上爭這着棋，子湘子便對呂師道：師父，那兩個老人家爲得一着棋，兩下都不服輸，怎教那爭名奪利的人肯說一句輸棋的話？師父去與他和解了，何如？呂師舉眼一觀，便道：那兩個老兒，倒有幾分骨格。太清宮中，儘用得他兩箇人，且點

化他也不枉了下來一番當下三個道人齊齊到樓下高叫道老施主你們着的是甚麼棋一個老兒答應道棋是沒得布施的你問我做恁洞賓道貧道不是來討布施貧道的弟子手談極高一向因出家撒下多時不敢着今日看見兩位老施主對局不覺故態復萌特地來請教一局一個老兒道我們爲要悔一着棋白劬都爭脹了師父若肯來與我下一盤只不許悔一着洞賓道爲那一着棋兩位老施主相爭一個老兒道我起這着馬吃他那着車他不看見另

起了一着馬，這着車被我吃了，只消再下一着他，穩
定是輸的。故此他要悔。湘子道：「老施主便白吃了這
着車，也只得一個和局。怎見得就是老施主贏？這個
老兒道：「你來着，你來着，若是看得做和局，我就輸一
錢銀子。與三位買齋吃。」湘子道：「看成和局，貧道也不
要老施主銀子買齋，只要老施主替我馱了這葫蘆，
捐了這花籃，跟貧道做一個徒弟，何如？」一個老兒道：「
你也不怕罪過相？小小年紀，倒要我老人家做徒弟，
可不折殺了你？」湘子道：「彭祖壽年八百歲，還要護我。」

坐了、他纔敢坐、老施主、不過七八十歲、裏面笑得、
年紀高大、一個老兒道、年紀大小、我也不與你爭、你
若果然着成和局、我情愿做徒弟伏侍你、湘子道、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老施主不要臨期改變、老兒道人
口說人話、不是畜生口、吐人言、如何有改變、湘子就
讓老兒吃了這個市、一着對一着、看了十數着、到底
只是一個和局、老兒道、你三位想是神仙、我情愿做
徒弟、跟隨師父、那老兒也說道、你跟得神仙、難道我
就跟不得神仙、如今你捐了花籃、我馱了葫蘆、一齊

出家去說罷兩個老兒跟了呂師藍仙韓湘子一徑來到韓家門樓裏面坐着敲漁鼓唱道情哄動了街坊上許多人那韓家管門的看見沃老兒馱着葫蘆便扯扯他說道你老太公逐日着棋吃酒無樣的快活今日爲何替遊方道人馱葫蘆莫不是作白想要弄俗話說少不顛狂老不救你老太公真會得快活傍邊一個人扯住權老兒問道你是城中有名的財主翁爲何不放尊重些捐了花籃跟着遊方的道人走走想是子孫不孝順老人家氣風了故此裝這個模

權權老兒道：「我不風，我跟着神仙走，有甚麼不快活。」傍人笑道：「神仙神仙只是丟了黃金，掛綠磚。」街上人聽了這些話，打號子笑了一聲。那沃老兒權老兒由他自笑，只當不聽見。韓家管門的去稟寶氏道：「外面有三個道人，年紀雖不多，到拐了這大街上，沃對蒼的老祖公，權雲峰的爺老子，做徒弟替他馱了花籃葫蘆，在夫人門樓裏面敲漁鼓，唱道情，哄得人挨擠不開，赶又赶他不去。」寶氏道：「噢，那三個道人進來待我問他唱的甚麼道情，管門的依命。」叫三個道人道：

你們不要唱了。夫人請你進來說話。三個起身跟着香門的就走。沃老兒權老兒也隨了進來。恰好寶氏和蘆英都坐在菊花亭上。三個道人近前稽首。寶氏還了禮。便問道。三位從何處來。洞賓道。不瞞夫人說。大羅天上八景宮中來。寶氏對蘆英道。這道人說起。又是神仙。洞賓道。貧道不是神仙。是雲水道人。寶氏道。二位是同姓麼。洞賓道。貧道是兩口先生。這是藍采和。那是韓湘子。寶氏道。我家有個韓湘子。被兩個道人騙了去。至今還沒下落。洞賓道。這個韓湘子。

就是夫人的姪兒寶氏道。面龐一些也不像前日在
一個道人來說。是我的侄兒。在我家混了兩日纔去。
你怎麼又說這個是韓湘子。就真是湘子。我也不認
他了。洞賓道。既是夫人侄兒。爲何不肯認他。寶氏道。
你三人來此做甚麼。洞賓道。來度夫人出家。寶氏道。
度我出家。手中拿的是甚麼東西。洞賓道。是一幅仙
圖。寶氏叫當直的叉起來看。便道。不過是幅山水。有
甚麼奇處。說是仙圖。我那前廳後堂許多名人圖片。
都懶得看他。采和道。夫人懶看山水。圖上改換了青

鳥白鶴請看。一看竇氏道：怪哉怪哉！這面真變過了，只是青鳥白鶴圖，我也不看他。洞賓又把手一招，不見了青鳥白鶴，却變做爛柯仙子。道：老夫人，昔日王子去求仙，煉就丹成人九天，到得山中方七日，回來世上已千年。門前白石分金井，洞口青芝布玉田。可惜古今人易老，目隨片月下長川。這個圖難道不好？竇氏道：我只是不看。洞賓道：我喚那爛柯子下來，勸夫人出家。夫人信也不信。竇氏道：爛柯子到如今已是幾百年了，你從那里去叫得他來？洞賓道：從這面

兒上叫 he 下來，便大聲叫道：王質下來勸韓夫人出家，叫聲未已，只見那爛柯子婆婆娑娑從畫兒上走將下來，唬得賈氏蘆英面如土色，啞口無言。洞賓叱道：王質跪下，休得驚了聖母。賈氏扎挣說道：明明三個人弄障眼法兒，那里是怎麼爛柯子？韓清快赶他出去，不許他在此攪擾。王質唱一闕山坡羊道：

老夫人不須焦燥，看看的無常來到，你縱有萬貫家財，到臨終沒有下稍，誰似我無榮無辱也散誕逍遙，沒煩惱聽告不如棄了繁華好，苦惱戀塵寰。

怎得長生不老

賈氏道：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少說些倒好。洞賓道：王質且回洞府，待我喚金童玉女下來，勸夫人出家。王質依舊上洞兒去了。只見金童玉女立在賈氏面前。洞賓道：仙弟仙妹，取出仙菓仙酒，唱一個小詞兒。老人那金童玉女齊聲唱：醉翁子道：

勸夫人得休，便好休。榮華水上，瀾雖然月享千鍾。果何不抽身，早轉頭。早轉頭，免心憂。若是不知進退，直等待洪水漂流。母南子北，實堪愁。路逢猛虎，

難行走、勸你修時你不修、那時懊悔、空把神仙叩
唱罷、洞賓道、仙弟仙妹且回洞府、實氏道、你三人苦
苦勸我出家、我是一個婦人、難道沒個熟事的、引路
就跟了你、這面生道人走不成、洞賓道、老夫人說得
極是、若果然肯出家、我叫湘子來引路、實氏道、湘子
在那里、洞賓道、只在眼前、實氏道、你叫得他來、我情
願出家、洞賓用手一指道、仙弟爲何還不現出原身
來、只這一指、那道人就是湘子模樣、一毫兒也不差、
實氏道、你這障眼法兒、如何哄得我動、湘子道、我再

度一個人跟孀娘出家何如。寶氏道：度那一個？湘子便在自己腋脇肢底下擦出一堆黑泥垢，把些涕唾和一和撲灰彈子，大一丸，擎在掌中，叫道：有緣的來吃我這丸仙藥。我就度他成仙。那沃老兒趕上前，拿了一口吞下，肚子就有雲捧著沃老兒的腳跟，起在半空。那權老兒道：師父，我兩人一同跟師父來，怎的不把一丸藥兒度我？洞賓也向自己腋脇肢底下擦出泥垢來，搓成一丸，遞與權老兒。權老兒忙接過手吃了，也有雲捧著他的腳下。藍采和又擦一丸黑泥

叫道、有緣的早來、不要錯過了、只見勒羅裏鑽出一個小丫頭、叫做金蓮、原在蘆荑房中伏侍的、也是他的造化到了、搶着這丸藥便吃、剎剎咽得下去、就有祥雲簇擁着他、與沃老兒權老兒一般樣、離地丈許、金蓮高叫道、奶奶小姐勿罪、奴家幸遇仙師、離脫火坑、不得再伏侍了、說罷、一陣風把他三人都送入雲眼裏不見了、蘆荑上前道、婆婆、這道人若不是神仙、金蓮和兩個老兒如何得白日昇天、竇氏道、這都是妖邪法術、不要信他、我記得你公公在日、常說一個

山中有個雲臺觀，觀中有百十員道士，每每有五色彩雲瀰漫山谷，就是天上來迎仙人了。那觀中道士有不願住世者，便沐浴更衣，步入五色雲頭，那雲氣霎時消散，道士便不見了。如此數年，人傳兩兩人傳三，凡要登仙者，預先齋沐，來到雲臺觀中，等候雲起，以圖飛昇。一日有一個遊方道人，從山下經過，見大衆俱向空頂禮，不顧尊卑上下，問知其故，乃說道：「若成仙如此容易，天上也沒許多所在，教許多仙人了當，下卽駐足觀中，用心着意體察起雲的時

卷之二十一

日過得數日，正坐在大殿上，與姓上的法師談玄，忽見值殿的香公報道：「山上彩雲起了。」王法師即刻歸房燒湯沐浴，更換新衣。那一股雲氣就遮滿了他的房門外頭。王法師冉冉踏上雲頭，雲氣便漸漸消散。遊方道人看見此等景象，便道：「這是毒妖噴炁成雲，可惜無知道侶。」久候非命，便乃捏訣禹步，呵叱風雷。只見霹靂交加，雨電閃爍，頃時方止。那五彩祥雲，一些兒也沒踪影。道人拉了觀中道侶，探訪其事。過得一個山頭，見那王法師臥倒山腰，連忙着人扶回觀。

中再進幾步，有一毒蛇震成山谷，約有斗來粗細，十數丈長短，穴中骷髏骸骨，堆積如山，道十簪冠，斗量車載，不計其數，纔知前後登仙之人，皆被毒炁吞啖也。今日這個雲氣得知，是真是假，倘或這三個道人，是妖怪變來的，也不見得世上那得神仙出見。媳婦不要錯了見識，落邪人圈套。蘆英道：婆婆說得有理。媳婦也只是不信。洞賓道：諺有言，前怎的又變了卦。湘子見實氏不肯認他，便道：姑娘你年紀有了叔父，沒了家中，又沒有一個嫡親骨血，接續後代，你何苦

戀着家緣，不肯回頭轉念。賈氏道：你叔父雖夙朝廷，還月給俸米與我，呼奴使婢，總來照舊。有那一件不足意處，丟了去出家？洞賓道：老夫人，日下雖然榮享，只怕時乖運蹇，敗落一齊來，自有不足意處了。貧道有詩一首，老夫人試聽。詩云：

命蹇時乖莫嘆嗟，

長安景致不堪誇。

漂流祖業無投處，

始信當初見識差。

賈氏道：這些不吉利的話，再說者，打撈棒二十。湘子道：嬌態既怕，說不吉利的話，何不同我去出家？賈氏

道祖宗不積不世，生下汝來，那里是我的侄兒，快快去罷。若只管在此胡纏，申一紙文書到禮部衙門，奏過朝廷，把天下的名山道院，勝境玄關，盡行掃除，教汝這夥人生無駐足之場，成無發身之地。洞賓笑道：「湘子承和我們急急去罷，莫連累着別人。」惹天下人唾罵，采和道：「這般執迷走也枉然。」三個便飄然出門去了。正是：

分明咫尺神仙路

無奈癡人不轉頭

畢竟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呂純陽崔家托夢

張二媽韓府求親

世事紛如夢，黃粱夢未醒。夢中先說夢，夢醒總非真。真有夢還歸夢，無因夢不成。有無俱屬夢，春夢一畚新。

話說洞賓三個出了韓家門去，一路上沉吟不決。湘子道：師父師兄，我孀娘旣不回心，不如我們繳了金帛，再作道理。衆和道：師弟差矣。玉帝着俺三人同來度脫他們，超凡入聖。他們不肯回心，只各另作計較。

去點化他。倘若繳旨之時，玉帝震怒，不當穩便。洞賓道：「我在雲頭觀見長安城內尚書崔群之子崔世存，先娶胡侍郎女兒爲妻室。近日亡逝，將欲再娶，不免托一夢與崔尚書，叫他去求林蘆英與世存續絃。實氏必定不允。待崔尚書怒奏朝廷，削除他的俸祿，逐回原籍居住。我和你去分付東海龍王，着他興風作浪，漂沒了韓氏的房屋田產，使實氏母子婆媳拍手成空。那時纔好下手度他。」湘子道：「師父之言極妙。」就煩師父前往崔家托夢。藍師往終南山回覆鍾師父。

韓湘自往東海龍王處走一遭便了。當下三仙分頭去訖。話不絮煩。且說尚書崔群果然夜間得其一夢。醒來便對夫人說道。半夜時分。我夢見一位神仙。青巾黃服。肩負寶劍一口。自稱是兩口先生。說孩兒世存。該娶林尚書女兒蘆英。爲續絃媳婦。我想林圭家中再無以次女兒。止有一個大女兒。叫做蘆英小姐。昔年嫁與韓退之的姪兒韓湘。雖是韓湘棄家修行。一向不曾回來。韓退之死在潮陽任所。那蘆英恰是有夫婦人。我這樣人家。怎麼好娶一個再醮婦人。做

媳婦況且韓退之是我舊同僚我今日去娶他的寡媳也覺得體面不像惹人談論夫人道相公差矣神仙來托夢與相公以定這蘆英該是孩兒的姻緣一向我聞得人說韓家雖娶蘆英過門韓湘子與他同牀不同枕同蒂不同衾蘆英還是未破身的處子那里是再醮婦人若得娶過門來正是一段好姻緣有何人敢在後邊談論崔尚書聽見夫人這般說話便叫當直的去喚一個官媒婆來分付他去韓林家議親當直的果然去叫一個媒婆這媒婆姓張排

行第二住在忠清巷裡，人人都叫他做張二媽。一生慣會做媒，說合利口如刀，哄騙得男家上釣，不怕女家脫釣。趁勢兒遇着那不修帷箔的人家，他就探身勾引，做個馬不六。故此家家認得他，真個是開口賽隨何，搖唇欺陸賈。這張二媽跟了當直的，來到崔府中，恰好崔尚書入朝不在，便直到內房，參見夫人說道：「今日已牌時分，黃御史老爺要下盒到郭駙馬府裡，小媒婆好不忙得緊。不知大人呼喚有何事故？」崔夫人道：「我要你做頭媒。」張二媽道：「別的媒小媒婆都

做得若是老爺要娶小奶奶，如今時年熟得緊，賣小母豬的極少，媒婆恰是沒尋人處。夫人笑道：「這婆子倒會說幾句話，不是老爺要討小阿媽，是我公子斷了絃，要娶一個門當戶對人家的女兒來續絃。」張二媽道：「這個有，這個有。」京兆尹柳公綽老爺有一位小姐，生得如花似玉，戶部尚書李鄴有三位小姐，大的十八歲，小的十六歲，無樣的俏麗標致。戶部侍郎皇甫鏞也有一個小姐，年紀只得十四歲，諸色事務俱曉得。史館修撰李鼎的小姐，是十九歲，寫得一筆好

了，彈得一手好琴，一向選擇女婿，不曾有中得他意的。故此不曾吃茶，若是說公子續絃，他一定肯的。婆子就去說了，來回復夫人。崔夫人道：「這幾家都不要去說。」張二媽道：「這幾家正與夫人門廝當，戶廝對的，不要去說。」叫婆子計里去做媒。崔夫人道：「我老爺夜裡夢見一個神仙，說韓尚書的姪兒媳婦，原是林尚書的蘆英小姐。天緣該與我公子續絃，故此要你去。」見林學士說一聲，再去見韓夫人說一個下落。我就行禮到韓家去。即日要娶他過門。張二媽笑道：「夫人

這話說得蹊蹊古怪。那蘆英小姐原是婆子攙扶過韓府中的。他是有丈夫的二婚頭。又是尚書的媳婦。如何一時肯改嫁婆子去呢？也是話柄了。崔夫人道：我豈不曉得林小姐是有丈夫的，但是神仙夢中分付如此，如此以定，一說就成。況韓尚書死已多時，韓湘子棄家不理，我老爺的勢要，誰敢不從？張二媽道：夫人雖故如此說，那韓夫人極是個執板偏拘的人，婆子怎敢到他跟前道個不字，討他的沒趣？吃崔大人聽了張二媽言語，便大怒道：這老猪狗着實可惡！

你、惟韓夫人不怕我、我且把你送到兵馬司、鎖鎖在
那里、另叫別人去做媒、待說成了親事、用二百斤重
枷、枷號你一個月、看你怕我、不怕我、只這幾句話、說
得張二媽目瞪口呆、眼淚汪汪的求告崔夫人道、夫
人不消發惱、婆子就去、婆子就去、崔夫人道、既如此、
且饒你這一次、快快去說了、回來復我有詩爲証、

囑付官媒去說親

料應此事必然成

若是洞房花燭夜

始信神仙不悞人

張二媽別了崔夫人、一路上沒做理會、只得心問口、

口問心自家計較道、我如今先去見林老爺、討個示下、再去見韓夫人、若是林老爺肯應允、不怕韓夫人不從了、計較停當、一徑望韓府中走去、不料對面走一個媒婆來、叫做江五媽、原是陳家的小門媽、陳家討了三四年、不見有孕、陳奶奶賠了嫁資、白白地把她嫁與江賣婆做媳婦、江賣婆見他人物出眾、言語伶俐、就帶了他出來、各鄉士夫家走走、因此上也學做媒婆、這一日、劈頭撞見張二媽、指手畫腳的、自計較、就曉得他尋得一頭媒、要去做了、偏不撞破他、打

從人家房廊下走了去，回身跟着張二媽一步步的走。張二媽又走了八九家門面，忽地拍拍手道：「我差了，我差了，這幾時聽見說小賣婆江五嫂常常在韓府中走動，我不如去尋了他同去，說還有幾分穩當怎的。」到忘記了這個色頭。江五嫂聽見他這說話，便趕上前把手蒙了張二媽的眼睛，道：「媽媽何往？」張二媽扭頭捏腦說道：「你是那個？」江五嫂道：「我是李三官。」張二媽道：「小鴨黃兒怎的來取笑我？」江五嫂放了手，笑道：「媽媽你認認李三官看。」張二媽回頭看見是江

五嫂使道、五嫂你也來取笑我、我正有一件事和你計較、你却來得正好、江五嫂道、媽媽是老把勢、那個不讓你的、我是鵝兒、有甚麼好計較、張二媽道、這個倒也不然、我是過時的人、說也不強、道也不好、五嫂正是時人兒、我還要靠你吃飯哩、江五嫂道、媽媽不要候落人、凡事帶挈一帶挈、就是媽媽盛情、張二媽笑道、人生得波俏說的話、更十分波俏、豈不是我見猶憐、何況老奴、江五嫂道、媽媽放尊重些、不要惹人笑話、當下張二媽扯了江五嫂、到一條撒尿巷內、

布着耳朵說話看官且說明明一條大街井井幾條小巷怎麼這條巷偏生叫做撒尿巷蓋爲大街上人千人萬的往來那小小巷兒往來的人少只有那小便急的纔抽身到那巷內解一解以此上叫做撒尿巷張二媽雖故老成江五嫂却是後生人物怎的不到別處說話却揀這不斯文的所在立了說話只爲張二媽吃了崔夫人一場沒意思恐怕別人聽見不像模樣没人知重他故此扯江五嫂在這裡悄悄地說這正是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若要明明說，恐驚天上人。

那張二媽與江五嫂說了半日，江五嫂道：「這件事只怕成不得，去說也是枉然。」張二媽道：「老身全仗五嫂作成，寧可媒錢四六分分，五嫂多得些，就是當下張二媽與江五嫂兩個一徑來到林尚書府裡，恰好林尚書在廳階上看花，見了，便問道：「你兩個來我這裡做甚？」張二媽道：「老爺在上，婆子說也好笑。」林尚書道：「有甚麼好笑？」江五嫂道：「崔尚書老爺着我們兩個來。」

老爺府上求親。林尚書道：真是好笑。我一位公子是五嫂做媒，娶了媳婦。一位小姐是二媽攙扶了，嫁與韓尚書姪兒，再無以次人丁。又不曾有孫男孫女，叫你們來與那一個議親。張二媽道：正是這般好笑。林尚書道：你們既曉得，只該就回復他。怎麼又來說。江五嫂道：笑便好笑。蒼蠅不釘沒縫的，鴨子說出來，恰也有些根因。以此上只得同張二媽來見老爺。林尚書道：你且說有那一件根因。江五嫂張二媽齊聲說道：崔公子原娶的是胡侍郎小姐，近日胡小姐去世。

崔老爺要替公子續絃，還不曾說出，忽地裡夢見一位神仙，青巾黃袍，背負寶劍，自稱兩口先生，對崔老爺說：「老爺的蘆英小姐，該是他的續絃媳婦。」崔老爺醒來，對崔夫人說：「蘆英小姐，先年嫁了韓退之的姪兒，是有丈夫的，爲何我做這般一個夢？若此夢不真，不該這般明白得緊。若此夢果真，難道神仙不曉得過去的事？」崔夫人說：「韓公子一向與蘆英小姐同牀不同枕，同席不同衾。小姐還是弱花女兒，韓公子又丟了他去修行，多年不回來。小姐只當尋常家一般，如

青春終非結果。是以叫婆子門來見老爺。他議的
親就是這位小姐。林尚書聽見這話。木呆了半晌道。
雖是韓老爺棄世。公子一向不回來。還有韓夫人在
堂。我也做不得主。你只管去見韓夫人。他若肯時。我
一定遵崔老爺的命了。江五嫂得了這話。便道。小姐
在韓家。一日。老爺要記念一日。若是嫁了崔公子。老
爺也得放下一條肚腸。這件事。雖故是韓夫人在堂。
他不過是女流之輩。還須老爺作主。揀掇一聲。強如
婆子們說十聲。林尚書道。嫁了的女兒。賣了的田。怎

麼還由得我做主。你們且去說看。我若見時，以定攬
掇。張二媽道：「我們就到韓家去。改日來見夫人罷。」林
尚書道：「韓夫人若有口風應允，你們見我夫人也不
遲。」張二媽、江五嫂歡天喜地，一徑走出門，便往韓退
之府中去。兩個人說說道道，轉灣抹角，走不多時，恰
到韓家門首，望裡面就走。韓家管門的老廖問道：「張
二媽，恁麼風吹得你到我府裡來？」張二媽道：「特地來
做媒。」管門的道：「張二媽想是風了。」府中有那個要說
親，你們走來做媒？」張一媽道：「我不風。你家親娘沒京。」

親老公管門的，笑道：「二媽說話，一發就了，我家大親娘是大公子的對頭，怎的說沒有親老公？」張二媽道：「對頭雖然有，恰是孤眠獨宿，枕冷衾寒在那里。」管門的道：「這是大公子丟了他去修行，難道好重婚再醮不成？」不要說我府裡沒有這樣事，就是林府中，也沒有再醮的小姐。你這婆子，忒不曉得世事。」張二媽道：「你休多管，我見老夫人自有話說。」一直往裡面徑走。江五嫂拽住張二媽，悄悄說道：「進門來，就是這個醋炭，我們不要說罷。」張二媽搖搖頭說道：「若要利市，先

說、通時、那裡、做得、隔夜、憂、江五嫂、只得、跟着、張二媽、去、見、韓夫人、恰好、韓夫人、和、蘆英、小如、坐、在、那里、下、碁、棋、管、不、得、挨、耽、頂、擦、說、不、得、死、活、高、低、兩、下、裡、不、過、遣、興、陶、情、而、已、張二媽、江五嫂、近、前、廝、叫、禮、畢、韓夫人、便、道、二媽、貴人、今日、甚、風、吹、來、踏、着、賤、地、張二媽、道、夫人、休、要、取、笑、老、身、這、邊、那、邊、不、得、脫、身、心、中、雖、故、常、常、記、星、只、是、不、得、工、夫、來、候、老、夫人、今、日、趁、這、一、刻、空、閑、特、特、和、江五嫂、來、走、走、老、夫人、又、嘲、笑、我、教、老、身、無、容、身、之、地、了、韓夫人、道、二媽、不、要、說、爭、

話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怎肯今日白白的來
看我？江五嫂笑了一聲，說道：「老夫人真是個活神仙，
二媽原有句要緊的話要對夫人說，因此上拉了婆
子同來。」韓夫人道：「我說的果然不差，但憑二媽見教，
就是張二媽道我兩人特來與夫人賀喜。」韓夫人道：「
自從老爺過了世，家中無限的冷落，有甚麼喜可賀？
江五嫂道：「我們是喜虫兒，若沒喜，再不來的。」偌大一
個府中，那一日沒有紅鸞大喜，照着怎的說那沒羞
的話？」韓夫人道：「鶻鶻子，只望旺處飛，你兩個今日來，

我這裡是鵲鵲錯飛了。江五嫂道：「老夫人曉得鵲鵲錯飛了。」
子口中說些恁麼。韓夫人道：「我不是公治長，能辨自語。」
又不是葛介虛識得驢鳴。那里曉得鵲鵲錯飛的說話。
江五嫂道：「鵲鵲口口聲聲說道：哈打骨都。哈打骨都。」
韓夫人笑道：「五嫂說話越發波俏了。」張二媽又夾七夾八說了一回，笑了一回，纔放下臉兒對韓夫人說道：「婆子在府中走動多年，原不敢說一句閑話。夫人是曉得婆子的。今日領了崔尚書老爺，崔夫人無命，沒奈何來見夫人。」韓夫人道：「崔家有恁麼說話？」

媽道着婆子來議親。韓夫人笑道：「老身倒要嫁人，只是没人肯討我。」張二媽拍拍手道：「前日有一個二十歲的蟻花小官，要在城中娶一個同年的蟻花女兒，說十分沒有我同年的，便是六七十歲的女兒也罷。」據夫人這般說，婆子先做了這頭媒。江五嫂嘻嘻的，笑道：「正經話不說，只在夫人跟前油嘴。」張二媽道：「是婆子得罪了。」崔公子近日斷了絃，許多尚書侍郎的小姐，都在那里議親。崔老爺約定明日謁誠去卜一卜，然後定那一家，不想夜裡夢見一位神仙，說

林小姐是他公子的繼室，着婆子去林府中求親。林尚書並無以次小姐，算來只有蘆英小姐，青年守寡，沒有結句，少不得要嫁人。故此着婆子來見夫人。韓夫人道：你們曾見林老爺麼？張二媽道：見過了。林老爺纔敢來見夫人。韓夫人道：林老爺怎麼樣說？張二媽道：林老爺說這話極有理，我就去見韓夫人，攪攪成事。韓夫人聽了這話，霎時間紫漲了面皮，罵道：江家小淫婦，不知世事，不必說了。你這老猪狗、老淫婦，在我府中走動多年，我十分惱着，你怎敢欺我老

爺死了，就說由這般傷風敗俗的話，我這樣人家，可有再醮的媳婦麼？就是林老爺也枉做了一世的官，全不顧細常倫理，一味頭只曉得奉承人，你只道看着你女兒嫁了一家，又嫁得一家麼？干淫婦萬淫婦，罵得張二媽江五嫂兩個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開了上唇合不得，下唇韓夫人罵聲未已，只見蘆英又近前道：你這兩個忒不是人，我夫人怎麼樣看待你們？你們一些好歹也不得知，只怕那有官勢有錢的，略不思量一思量天理人心兩個字，也虧你們。

被人又道婆婆不消發惱、公公在日、凡事順理行、
去尚然今日被人欺侮、那崔群罔法專權、倚官托勢、
欺壓同僚、強圖婚娶、難道天不報應不成、韓夫人道、
今日本該把你這婆子打下、一頓送到林府中羞辱
他一場、只是沒了林老爺的體面、我且饒你這一次、
再不許假傳他人的說話來哄我了、那張二媽、江五
嫂羞慚滿面、舉步難移、只得忍耻包羞出門去了、張
二媽便拉着江五嫂回到崔府中、回話、江五嫂再三
不肯、中途分路而去、張二媽只得獨自一個到崔家

夫。不料崔尚書與夫人兩個專等張二媽的回復。一見張二媽走到，便問道：「親事若何？」張二媽睜開兩眼，豎起雙眉，惡狠狠的答道：「沒來由，沒要緊，教婆子去吃這許多沒意思，受這許多撿白氣，還要問若何？若何？」崔尚書道：「你這婆子說話大是可惡，怪不得夫前日要難爲你，你既來回復我一句正經話，也不起，只把這胡言亂語來搪塞我。我且問你：你幾時見林老爺韓夫人的，他們怎的樣說話回你來？你出這般不快活的模樣？」張二媽纔方定氣低聲說道：

六見林老爺林老爺滿口應承並無阻攔只
夫人罵婆子許多不必說把老爺公子都罵得不
成人說崔公子要娶蘆英小姐續絃真叫做續蝦蟆
躲在陰溝洞裡指望天鵝肉吃他還說要奏過官裡
把老爺也貶出遠郡爲民不得還鄉纔消他這口氣
哩崔尚書怒道朝中惟我獨尊那一個官員敢違拗
我的說話他不過是韓愈的妻子怎敢說這樣大話
他既要奏我待我明日先奏過朝廷削除了他的月
俸趕逐他回原籍再分付地方官兒誣捏他幾件不

公不法的事情抄沒了他的家私田產使他婆媳兩個有路難走有國難投方顯得我威權勢力這正是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爲殃崔夫人道韓夫人雖然不是從古來說寄物則少寄言則多凡事要自聽爲真豈可偏聽媒婆言語傷了同僚意氣崔尚書道韓愈也是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是一個觸目不分的人故此夫人也不識時務這話句句是有的怎麼教我忍耐得崔夫人道我兒子一世沒老父也討一個在先了何必定要討林蘆英做媳婦張

一媽你且去罷。崔尚書道：我明日不奏逐他，也不姓
姓了，有詩爲証。

一封文表奏重瞳。

見說韓門造業洪。

做成鸞鳳青絲網。

織就鴛鴦碧玉籠。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從來說媒婆，口舌果斗出這張口。媽江五嫂而今
人調嘴舌，舌把一舌轉，果弄得不上下。當時教人
離此上海，都是這些媒婆，盡動紅顏，是死滿籠。
黑白豈是一今好世界。

第二十六回

崔尚書假公報怨

兩漁翁並坐垂綸

石室磴礧接紫霄、蒼崖滴乳濕僧樵、蒲團靜坐無餘事、遙看天台起異標、

不說張二媽出門去了、且說韓湘子辭別了呂師父、一徑到東海龍王那里、只見那許多鯨相公、鼉樞密、蛟參從、蛟大夫、一個個躬身下禮、鯉元帥、鰲提督、鰐大尉、蟹都司、齊斬斬俯伏趨迎、傍邊轉出許多鱗龍、總總先鋒、鰕兵、鮑卒、簇擁着龍子龍孫、慌忙出宮迎

接近前稟道，敢問上界神仙，何事下臨水府。湘子道：你們有所不知，便問龍王放廣在那里。龍子龍孫齊聲答道：奉旨往桂林象邵行雨未回。湘子道：我奉玉帝旨意，刊長安城裡變化賣氏、蘆英，誰知他們眷戀榮華，不肯隨我修行。因此奏過玉帝，着呂師父托夢與崔尚書，叫他奏聞憲宗皇帝，趕逐韓氏一家，仍回昌黎居住。又恐怕他們仍前迷戀，不轉念頭，再着龍王興風作浪，捲海揚波，把他那昌黎縣廳堂房屋、田地山蕩，俱行漂沒，不許存留一件，以動其懷土心腸。

待他兩處俱空，進退無路，然後下手度他。其餘民居官舍、山田地蕩，俱不得損壞分毫，以招罪譴。龍子龍孫答道：「玉旨既出，誰敢有違？」待父親放廣河來處分復命。湘子便出了水晶宮，踏着雲頭來會呂師。藍采和一路裡迎將前去，果然這一夜，伴老龍王率領着龍子龍孫張開那雷目，豎起那朱鬚，顯出那翻江攪海的雄威。倏忽間風雨晦冥，雷電交作，烟雲陡亂，洪水橫流，猶如地裂天塌，山崩川潰，把韓家那鼓樓、宅內房屋廳堂、牌坊基址、南北庄田倉庫，洗掃蕩不。

留一星可惜那許多草木禾苗，都不知無影無形，落何所。這昌黎縣居民人等，清早起來，見了這個光景，都道自古說桑田變海，海變桑田，我們今朝纔曉得實有是事。一個跑到朝天橋上，一看道：「這水就像天上安排幾副開板的一般，只沉沒得韓愈一家，忒煞作怪。」衆人齊聲說道：「想是韓愈陰騭不好，所以天降這水災，淌壞他的產業。」內中一個道：「他做官極是好的，陰騭沒恁麼不好。想是那佛骨一去，激了佛菩薩。佛菩薩怪得他，故此顯出神通，把他的家貲。」

財產房屋牌坊都漂壞了，以見佛菩薩的手段。我和你如今只是念佛，靠佛天過日子，纔是一個道。廣東鱷魚好端端一個窠巢，被韓愈做一道檄文，平空的趕了去。鱷魚來報冤，故此發這般大水，把他的基址，化爲萬丈深坑。想是鱷魚躲在水底下，也不見得一個道。我和你又不是神仙，那里曉得冥冥中的事情。各人回去自顧自的，到好正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這許多人歎息一回，各自散去，不題。且說崔尚書聽

見張二媽說了這許多話，咬牙切齒，恨入骨髓，思量了一夜，到得次早，忙忙寫表奏上憲宗皇帝，單說韓夫人一家不該在京居住，仍享俸祿的意思，表云：

戶部尚書臣崔群，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官有常員，仕無世祿，自非開基創業之功臣，雖荷金書鐵券之寵錫，切見已故潮州刺史韓愈，居朝無回天返日之鴻勳，臨民無膏血禦災之大績，狂觸天顏，謫死遠徼，其姪韓湘，違背聖教，棲息玄門，棄父月之丘壠，時祭無人，拋妻子之情緣，居家無紀，其

韓清以螟蛉之弱質，績蠅虻之箕裘，書史不載，
蕩費肆意，誠哉三綱不整。臣不齊有玷官箴，大
傷風化者也。乃陛下給以厚祿，享以世祿，是使貪
墨之夫，微名清白，狡頑之輩，藉口忠貞，倘有勲勞
爲國，政績爲民，章章表著者，不識陛下將何以待
之。伏乞嚴誅心之法，肅斧鉞之誅。將韓愈妻竇氏，
削除月給俸祿。韓清發充邊遠衛軍，其房屋改作
先賢祠宇，金帛粟米，稍備邊儲，不許暗行夾帶，庶
百僚知警，衆職畏法也。臣不勝慙惶激切，待命之

至

憲宗覽奏，能顏大悅道。崔群真輔弼之臣，凡有益于國家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韓清一家無功受祿，枉費錢糧，該發邊遠充軍，刻日啓行，刊伍不許稽遲。崔群見憲宗傳下青意，無限歡喜。這正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有詩爲証：

三人成市虎，曾母懼踰牆。
冤女霜飛慘，荆卿虹吐芒。
鏤金銷骨易，蠅玷白圭傷。
讒說殄行日，悲哀買洛陽。

朝文武見憲宗降下這一道旨意，各各面面相覷，不敢出言。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官，執簡當先，俯伏丹墀，奏道：

吏部尚書臣林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周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而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毀能銷骨也。陛下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臣圭敢爲陛下陳之。臣

按原任禮部尚書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一生忠鯁歷世忠貞祈雪誠格於神明驅鯀
澤施於奕世止因佛骨一表忤觸天顏遭謫遠方
病死公署誠哉天喪斯文以致上民失望猶幸益
棺論定忠義得伸蒙陛下追念舊恩賜祭葬封
謚昌黎郡伯月給祿米以卹其家不許韓愈啣結
於九泉卽大小臣工皆仰頌聖德謂陛下不負韓
愈也今有崔群因求婚不遂心懷妬嫉效舍沙射
影之虫興無理不根之謗妄奏愈生無補於朝廷

死猶以乎祿養理宜削爵問罪陛下誤聽竟賜允
行臣圭聞之不勝驚愕舉朝文武無不嗟嘆皆謂
陛下踐祚以來敬大臣體群臣曾未有若崔群一
言處韓愈至此極也豈堯天舜日之中可容此責
嘯之鬼乎伏乞陛下收回成命暫將愈妻竇氏放
歸田里伊子韓清免其差操侍母終年則生死啣
恩臣圭幸甚滿朝文武幸甚不勝激切奏聞待命
之至

憲宗依准林圭奏章着韓清同母竇氏人等俱回昌

黎開住所有金帛米穀錦衣衛官查驗明白收貯封鎖給賜守邊將士不許夾帶分毫如有夾帶不明二罪俱罰有詩爲証

君王准奏放歸田

故里安居樂事閑

不料天公生巧計

漂流家業不能全

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寶氏坐在家中忽地心驚肉顫神思不安鴉鵲成群飛鳴鼓噪忙叫盧英道媳婦我夜夢不祥今日神情恍惚這許多鴉鵲喧鬧振吟不知主何吉凶盧英道婆婆思念公公以致如此古云

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
吉人自有天相、不必多疑、道猶未了、只聽得鑼鳴鼓
響、人馬喧嘶、忙出看時、一位錦衣衛官、當廳站立、
右列着一班侍從人役、一似兇神惡煞、勤袖揎拳、驚
得實氏蘆花面如土色、目睜口呆、竟不知爲恁因由、
犯何罪過、家中大小人、都躲得沒影、韓清只得走將
出來、跪在當廳、請問來歷、那錦衣衛官道、奉聖旨着
韓清帶領實氏人等、速回昌黎居住、免其入隊差操、
所有家貲財物、俱查驗封鎖、以聽犒賞邊兵、不許侵

動分毫其房屋一所工部官估看明白改作先賢祠
堂着增紫塑像四時祭享說罷錦衣衛官轉身去了
寶氏跌脚捶胸哭得暈倒在地却不曉得崔群聽了
張二媽的言語暗地中傷他們只見尚書林圭來到
蘆英小姐上前扯住他的袖子又哭倒在他懷裡林
圭道我女不要十分苦了如今還是萬分僥倖若依
聖上初然間的旨意你婆媳們性命也活不成韓夫
人聽見林尚書這般說話纔掙扎向前問道不瞞老
親家說家下因先夫辭世只好這等守分待時不知

皇上聽了那一個讒臣的言語，把老身凌辱到這田地，可不枉了先夫一世忠良。林圭道：「老夫人還不知就里，這是戶部尚書崔群奏准朝廷，要將老夫人全家謫貶塞外充軍，以報老夫人不應允小女續絃之仇。」是老夫擔了挾海的干繫，冒死保奏，纔得聖上憐憫，准你們回籍居住。這也是萬千之喜。韓夫人道：「崔群老賊，你欺心圖謀人家兒女，到不說自己不是，反在暗地裡誣陷我們。明明是欺天了，只怕舉頭三尺有神明，天也不肯輕輕的饒過你。我只要壽長些。」

少不得也。報應在我眼睛裡。蘆英道：「君王一怒，人頭落地。若不虧我爹爹的時節，一發不好了。婆婆如今且休煩惱。當日齊氏分付韓清急急收拾起身。韓清便催了船車馬匹，辭別了林尚書，領了寶氏、蘆英，同同昌黎縣去。一路上十里長亭，五里短亭，看了那野邊楊柳，聽了那林外鳴鳩，覺得比昔日進長安的光景大不相同。就添了許多悽慘。真個是「野花不種年年發，煩惱無根日日生。」有詩爲証：

興亡成敗事無憑

花柳春風逞世情

無限無情山共水、

只堪圖畫、不堪行、

韓清一行人衆、在路上行了幾日、恰好是春末夏初、
陰濃葉綠、天氣乍熱、景物撩人、蘆英叫賓氏道、婆婆、
我們離了長安、不覺許多日子了、雙親年老、不得再見
一面、怎生是好、韓夫人道、走了許久日子、還不得一
個使人寄封書與親家作謝候安、若要會面之時、除
是南柯夢裡、我和你且到了家中、又作計較、婆媳兩
個、正在絮煩、原來湘子與藍采和、隱形跟着他、聽見
他兩稠說話、知道他們不回心轉意、便乃變做兩個

漁翁模樣、坐在柳陰之下、朝着他們的來路釣魚、韓夫人遠遠望見他、兩個釣魚、就叫韓清道、你看那兩個釣魚的、比着我們、好不快活、韓清道、他在那里釣魚、總是爲利、若釣得有魚、便快活、若釣得沒魚、就有許多煩惱、那里見得他快活、韓夫人道、你去看他有魚也沒有、若有魚、我們買他幾尾、做碗湯吃、韓清便叫道、漁翁漁翁、籃裡有魚賣、幾尾與我們一個、搖搖手、念四句詩道、

不願千金萬戶侯、

生涯隨分在扁舟、

身閑數頂烟波闊。

一飲菰柴醉便休。

韓清道你又不是騷人墨客。我問你買魚到不回復。
有魚沒魚。且吟起詩來。忒也好笑。便又叫那一個漁
翁道。漁翁漁翁。有魚賣幾尾與我。那漁翁也不回復。
有無吟四句詩道。

萬頃烟波一釣絲。

深山樹密白雲居。

得魚沽酒茅亭下。

塵事紛紛總不知。

韓清笑道你兩個不是漁翁。到是清客。漁翁道。叟長
裾于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做出那許

多搖尾乞憐的態度，纔叫做清客，我們是是非不理，寵辱不驚，清閑自在，快活的人，怎麼把那清客來比我詩云：

不謁朱門得自由

五湖烟景任遨遊

只愁酒醉顛狂發

推倒天宮白玉樓

韓清聽了兩個漁翁的詩，忙忙走到夫人面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備細說了一遍。韓夫人道：「據這般說起來，兩個漁翁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了，待老身自去問他，看他怎的回覆。」當下韓夫人近前問道：「漁翁，

你兩個釣魚只該各自一處釣。纔是爲何同在這一個去處。豈不聞兩兩游魚似水。溫迎風吸浪。不回頭。莫教漁父雙垂釣。此處無魚。別下釣。那漁翁也不答。應只低着頭念道。

綠柳疎陰擺渡頭。
身閑名利無關鎖。

持竿欲上釣魚舟。
醉飽優游笑五侯。

韓夫人聽了道。好個身閑名利無關鎖。醉飽優游笑五侯。這漁翁比我們就快活得多了。又近前一步。叫這一個漁翁道。漁翁。你家住在那里。爲何兩個在一

處釣魚、這漁翁回轉頭來念道、

渴飲清泉、醉便休、

四時風月任優游、

玉堂金馬成何用、

石室雲山萬古秋、

漁翁念罷這詩、條忽間兩個都不見了、韓大人忙叫道、韓清、你見那兩個漁翁從那里去了、韓清道、大家都在這里、不曾看見他去、韓夫人號天拍地哭道、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老身今日見鬼了、如何是好、蘆英道、婆婆、你且耐煩、青天白日、那得有鬼、這兩個多應是神仙變化來的、我們趕上前去、再作理會、果

然一行人衆饑飡渴飲夜住曉行又過了幾處州縣
幾個日子看看將到昌黎縣地方韓清道此間離昌
黎不遠孩兒先趕進城去叫庄客佃戶把家中廳堂
樓屋各處都打掃潔淨然後來接母親嫂嫂回去韓
夫人道此言極是有理你快快趨行不要耽擱了當
下韓清便催了馬匹帶了一個從人飛也似趕向前
去轉灣抹角穿東過西趕了一日纔趕得進昌黎縣
城一徑走到朝天橋上天色已是昏濛濛了韓清帶
住了馬只一望時不見了自家房子着實吃了一驚

道。難道這裡不是朝天橋，怎的望不見我家房子？又道：莫不是我眼睛花了，連房子也看不見。又道：莫不是霧氣漫漫，遮得我眼睛不看見。心忙意亂，勒馬進得鼓樓巷時，只見白茫茫一泓清水。那裡有一間廳堂，半椽樓屋，更沒有半堵土牆，一條白鬼，荒得韓清滿身寒粟起。一陣熱麻胡，只得跳下馬來，分付從人看着，自己尋到巷口住的。老隣舍錢心宇家中問道：錢老官在家麼？我要借問一聲說話。錢心宇道：是那一個尋我錢老爹也？叫不得一聲叫。我做錢老官，韓清

道我是韓尚書的二公子。錢心宇道：韓家只有一個姪兒，叫做韓湘，一向去修行，不曾回來。幾年上又養得你這二公子。韓清道：老爺養我的時節，難道這人先通報你不成？別個假裝得韓尚書是你老隣舍，難道好假裝做他的公子？你走出來認一認，就是何必嘮叨盤問？錢心宇果然穿了巾服，一步步走將出來。燈光下看見是韓清，便道：原來是張二官，你一向跟韓老爺在長安，是幾時回來的？這早晚來見我，有甚麼話說？想是韓老爺死了，奶奶客你，不得趕了你出

來我恰不敢留你、招奶奶的怪、只這幾句話、氣得韓清面紅臉脹、半晌做聲不得、心裡暗暗說道、早是我、不帶了跟隨的、進他屋裡、這老狗骨頭、一味的、噏口、開、若跟隨的、在面前聽見了、可不羞死人、錢心字見韓清不做聲、便又道、我幾年不見、官人、發長得齊整、不像昔年模樣、真個是、居移氣、養移體、韓清睜眼看、一看廊下、見沒有一個人、便道、錢老官、我老實對你說、我老爺因姪兒、葉宗修、有、不回來、自家沒有親生的兒子、把我抬舉起來、做個二公子、以前和我

一起的人都沒有了、如今跟着的、都是後邊討的人、
叫我、是二相公、再沒有一個曉得我是張二官的、
就是老夫人也、口口聲聲叫我做兒子、蘆英小姐也、
叫我做叔叔、你老官人再不要提起前話了、錢心宇
道、我老人家一些也不得知、只說二官人還是張二、
官真真得罪了、連忙捧茶出來與韓清吃、韓清方纔
問起房屋的事、錢心宇把三月內風雷掃蕩的事、細
細說了一遍、韓清大哭一場、別了錢心宇、一溜風趕
到路上、接着韓夫人與蘆英小姐說道、母親嫂嫂不

好了、不好了、韓夫人驚道、虧得林親家救護、今日得還故土、又有甚麼不好、韓清道孩兒趕到鼓樓巷、沒尋自家房子處、驚得目瞪口呆、只得訪問隣居、都說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洶流、把我家房屋田地、俱漂沒了、只剩得白茫茫一個深潭、韓大人道、這場水也壞了多少人家、韓清道、單單只壞得我們一家、別家俱安然無事、盧英道、這纔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单行、我們如今有家難逃、有國難投、怎生是好、韓夫人哭道、這場冤苦、都是崔群老賊害我們的、難道龍天沒

眼睛韓清道、母親嫂嫂記得否、昔年菊花亭上曾有
那個道人、說命寒時乖莫嘆、長安景致不堪誇、漂
流祖業無投處、始信當初見識差、母親不肯信他、誰
知今日句句都應了、韓夫人道、真個是了、只因那道
人假裝湘子的模樣、故此我不理他、若是湘子真回
來、我也情愿跟他去出家了、蘆英道、天色將晚、明日
又作區處、諺云、天無絕人之路、除了死法、又有活法、
婆婆且省煩惱、這一日韓夫人與蘆英又在舟中、過
了一夜、次日清早韓清安排早飯吃了、同一個從人

劉城裡租了一所房子，把帶來的東西，儘日搬上去。安頓停當，纔接韓夫人、蘆英去居住。韓夫人進得房子，放聲大哭。蘆英從傍再三勸解。韓夫人方纔住聲，不想呂師同、藍采和、韓湘子在雲頭上看見韓夫人這般哀苦，便笑道：「他一家兒安安穩穩，在長安居住，不因玉旨著俺度他，他怎肯到這個去處來？」湘子道：「符弟子托一個夢與他，看他醒悟否？」呂師道：「快快去來，莫再耽誤。」湘子當下走到韓夫人房中，見韓夫人鼾睡未醒，便向他耳根叫道：「嬌娘，嬌娘，我是湘子，特

來看你你說在長安住着大廈高堂，享着大俸厚祿，
如今長安城在那里，你緣何還不省悟，早早出家，免
受折挫。韓夫人驚醒來道：「方纔瞌眼睡着，就見湘子
立在面前，言三語四，來譏諷我。及至着眼看時，他又
不見了，教我怎生是好？」有清江引爲証。

一更裡，汪汪珠淚拋離別了長安道，回首望家山
路遠，無消耗，想當初把話兒錯聽了。

二更裡，呼呼怪風起，刮得我肝腸掣兩眼望空瞧。
魂靈上紙橋告蒼天，把賁氏兒將就了。

三更裡夢兒還，不醒見湘子形和影，說我不思量，途中滋味長，這是我不同，頭惹禍殃。

四更裡看蒼天，尚未曉，忽然見湘子到，規模總一般，衣服都破了一聲聲，埋怨我回頭不早。

五更裡見湘子來教咱，他說話全不囉，醒來不見他，拍手空嗟呀，只怨崔哥不辨真和假。

五更已過天色漸明，蕭英上前問道：婆婆爲甚事絮絮叨叨，一夜不睡？韓夫人道：我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錫空地，沒奈何租屋棲身，已是不勝苦楚，誰知瞋

得眼去、湘子就立在面前、說長道短、我開眼看時、端
然不見他面、故此一夜不曾得睡、蘆英道、事到頭來、
不自由、樹欲靜時風不休、婆婆只索耐煩、不要苦苦
心焦、有傷貴體、韓夫人道、我也曉得焦煩無益、爭奈
和針吞却線、刺人腸肚、掛人心、韓清道、母親嫂嫂、凡
事須要從長計較、古語說來、兩雖好、不是久戀之家、
又云、借別人的老婆、稠不牢、燒不熟、我們如今借住
在這里、終久不是個了結、必須另圖一個安身去處、
纔好做些生理、以過日子、若只這般混帳、一日一日

難過了，豈不聞家有一千兩，日用銀二錢，若還無出息，不過十三年。韓夫人道：隨你主意，我們有甚麼大見識？韓清道：依孩兒愚見，且去那沙灘上，搭起幾間竹籬茅舍，將就棲身，也強如住別人的房屋，日夜憂出那租錢。韓夫人道：這也說得是。韓清便計較去發木頭，買磚瓦，搭起一座廠屋，擇日興工，不在話下。這正是：

一家星散實堪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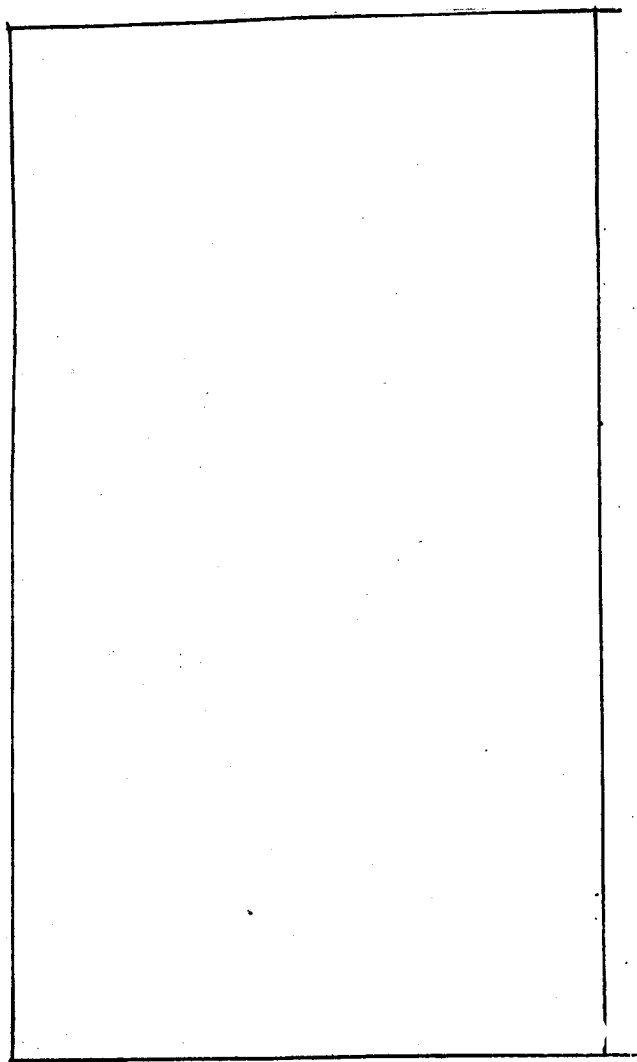
骨肉相拋各斷腸。

信是不堪回首處，

思鄉難望白雲鄉。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不要說崔群仙多濟私。如今世上做友的人肯
把那公道心當存。不諱。只是一味的與人承家。
另一些兒不像官的意見。他然暗的。擺搖他何
曾見一个公道的人。又何曾見一个說公道的不
遭斥逐。



第二十七回

草韋庵王僕重逢

養牛兒文公悟道

爲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仙機。
壺天有路客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
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
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

不說韓清重整房屋，再展門庭。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韓文公在那草韋山上，做一個粗使出力的道人。逐日價早起晏眠，燒香點燭，開閉門戶，掃拂埃塵，敲門過西，相呼接應，沒一樣不是他當值。只是不曾

到山上去砍柴，碎草運水填泥，他也没有一點恁心，就是真人常常責罰他，他也只是歡喜，作清江引一首，以樂心情。

布袍寬袖誰能勾，說恁麼金章和紫綬，吃的是淡飯，穿的是黃鞋，受用的青山共綠柳，看人生利和名，猶如水上海。

任滿將及一年有餘，忽一日真人叫文公到面前，分付道：「明日有幾個道友來看我，厨下沒了柴，你也去打些柴來。」文公道：「弟子敢不遵命，但不知師婆。」

叫弟子到那里地方去打柴。真人道：「也不遠，離我廟南上去五里多些。有一個園，是本山的花園，你竟去打柴。就是文公依命，收拾廬，担斧頭繩索，拴縛端正，辭了真人，望西南上便走。走不上一里路，大雪紛紛落將下來。文公道：「每日不出庵門，天是晴好的，今日差我打柴，偏生又遇着大雪，轉愈這等命苦。」藍關上受了那許多大雪的苦，還當不得數。今日又添個大雪，說罷正走，忽見一個柴門，寫着草草山花園，進去便推開，柴門進到後園，只見那園中紅粉桃紅。

枝闌斃綠陰陰葉影參差真個是仙家世界別一乾坤看了一回雪已住了文公笑道這花雖然開得好看只怕大風起來擺得花英墮地果然不多時節東南上一片烏雲遮得魑暗四下里亂騰騰擡起狂風把那許多好花都吹得東零西落文公嘆道這花就像我韓愈一般昔日在朝做官就如花開得好一霎時吹得零落就如我今日受苦口唱出隊子道

我看你這花花開時人看好千紅萬紫逞嬌嬌蝶戀峰攢難盡描花我只怕風來拈雨又飄把你花

來零落了

文公唱罷這詞，還要再看花一會，恐怕真人說他懶情，只得收拾一擔乾柴，忙忙的挑出園門，肩頭上壓得十分沉重，不覺淚如泉湧，說道：「蒼天蒼天，怎教韓愈受這般苦楚磨折，說聲未了，只見一隻虎奔下山來，把文公一抓，文公驚得洋洋死去，似醒一聽得

湘子敲漁鼓，高叫道：「叔父，姪兒在此，快些甦醒。」文公纔醒轉來，扯住湘子哭告道：「從你指引我來見師父，已經一載有餘，不曾出門，今日叫我打柴被虎抓倒。」

在此若不是你來時、險些兒被虎吃了。湘子道、叔父不必啼哭、這葫蘆內有熱酒、且吃些盪寒。文公道、若吃了酒、怎的回去、見得師父。湘子見文公不肯吃酒、便道、既不吃酒、且挑了柴回去、再遲兩日、姪兒又來望你。文公道、你若來見師父、只求你薦言一聲、要師父待我比衆不同、我就快活了。湘子道、我若不來、一定寄一封書與真人。文公道、千萬不要忘記了。湘子道、只看天上有仙鶴、含着的書、就是姪兒寄書來與真人。當下文公別了湘子、挑柴往草草洞交卸、一路

程瑛道

淚漣漣爲官爲宦受皇宣，如今倒做了山樵漢。擔兒苦難言，猛虎兒又來前。爭些兒魂赴森羅殿，幸姪兒回歸，且低頭去告大羅仙。

文公挑柴來到洞門，只見洞門緊閉，便放下柴擔，高叫師父開門。童子道：師父不許開門，說你是朝中宰相，怎麼不知高低？文公道：師父叫弟子去打柴，因挑不起，踈遲了些。望師父恕罪。真人道：我只叫你去打柴，爲何在園內嘆息？那風花文公聽了這一句，嚇得

冷汗淋身，暗忖：「隔着這五里路，怎麼就曉得我撲風
花，只得稟道：『弟子進園，見無數花開得紅紅白白，艷
麗驚心，不想被一陣風吹落在地。因此才做一詞兒。』
嘆息幾聲。」真人又道：「你在路上與韓湘子說些甚麼？」
文公又吃一驚，暗忖：「若不是天仙，如何這樣事？」都先
曉得，又躡下稟道：「途中遇見老虎，虧得姪兒湘子來
救了性命。姪兒分付弟子用心伏侍師父，再無別言。」
真人道：「既然如此，童兒且開門放他進來。」文公進得
門，就把柴挑到廚下交卸，只聽得真人叫道：「韓愈，你

是朝中臣宰心掛兩頭我再三苦勸的言語你只當做耳邊風一些也不省悟你依舊回朝去做官罷文公告道弟子初到此間不知東西南北全仗師父提携開恩釋罪真人道我也不怪你只是庵中少麵用你今晚拿兩擔麥去連夜磨了明早交麵還我文公道師父磨子在那里真人叫道童兒引他去看磨子文公仔細看了一回轉來稟真人道師父不是弟子躲懶只是弟子年紀六十四歲血氣衰敗一人推不動這副磨子況且一夜有得多少工夫教弟子獨

自一個如何磨得完兩擔麥子，真人不答應他一聲。只叫清風明月道：你兩個快去催趙韓愈磨麵來交，不許你私做人情，違我庵中規矩。清風明月便催促文公到了磨房。文公道：師兄在上，弟子年老氣力不加，如何這一夜磨得兩擔麥子？望師兄幫助一二。清風明月道：我們也肯捨力幫你磨麥，只是師父的堂規嚴厲，得緊分付我們來催趙你做工夫，不許懶惰。我們如何敢幫你挨磨？文公聽了他兩個的話，只得苦自挨，捱到天明，剛剛磨得八斗。同清風明月來

是真人稟道告師父得知韓愈氣力不加一夜果得
八斗望師父饒恕真人道我且將就你這一次文公
叩首拜謝了真人仍回磨房中去磨麥子並沒一點
恁悔嗔怒的心一日磨完麥子挑到真人跟前交割
明白清閑無事便趺身到後山閑步忽然見一夥人
挑了許多柴來到庵中交卸文公問道你這些人是
那里來的挑柴的道我們都是沐目大仙庵中的道
人連日價去山上砍柴砵草供給庵中用的文公道
你們不怕這般辛苦挑柴的道由你使盡千般計較

萬種機謀也。躲不得無常二字。我們隨了沐目大仙出家。便不怕無常了。這辛苦是分內應得的。只怕大仙不肯收留的。苦文公道。你這夥人到也見得是我枉做了讀書人。到不如你們的見識。內中有兩個又說道。你老人家的面龐。就像我那韓老爺一般。文公道。那個韓老爺。兩個齊聲道。就是禮部尚書韓愈老爺。文公道。你怎麼認得他。他在朝中做官。好不昂昂威勢。怎的肯到這個所在。那兩個道。韓老爺佛骨一表。龍顏大怒。貶到潮州。去做刺史。迢迢八千里路。

我兩個跟到半路裡，不知受了多少苦楚，不料撞着兩隻猛虎，跳將出來，把我兩人一口一個，馱來丟在這卓韋山上，逃得這兩條殘生性命，在此打柴斫草，豈不是虧了沐目真人，脫得這無常二字？文公道：你敢是張千、李萬麼？李萬道：我便是李萬，他是張千，你莫不是韓老爺麼？文公道：這個去處出家，都是道人，怎麼還叫我做老爺？李萬道：依你說，果然是韓老爺了。張千道：我兩個虧了真人，得活在這裡，那韓老爺不知凍死在藍關土那一個地方，怎麼能夠到這。

裡文公道我實實是韓尚書不是冒認張千道如今
世上冒名托姓趣口認的好不多得緊我也難信你
你且說怎麼不到潮州到來這卓韋山上文公道我
只因不聽姪兒韓湘子的說話在那藍閣上受了多
多少少的虧苦性命就如那風裡燈爐上雪虧姪兒
領我來投拜沐日真人做個徒弟故此情願在這裡
焚香點燭掃地烹茶張千道且說公子韓湘爲何去
修行說得對纔信你是韓老爺文公道我哥哥韓會
嫂嫂鄭氏止生得湘子一人湘子三歲還不會說話

直到我中舉回來，湘子方纔說得話出，及至養得成人長大，他一心一意要出家修行，不肯讀書，娶得林小姐蘆英爲妻，他又同牀不共枕，同席不同衾，我一日在那酒金橋邊，遇見兩個道人，說自家經天緯地，會武能文，我請他兩個回家教訓湘子，因此湘子逃去修行，許久不回來，教我無日不記掛，到處貼招子，訪問他的下落，我那一年在南壇祈雪時，曾有一個道人，說是湘子，替我登壇祈下一天大雪，我做生日的時候，也曾有一個道人，說是湘子，來度我出家，三

齊五次，我只是不信，他徑自去了。我直到藍關道上，纔知姪兒湘子真是仙人。那兩個道人真是漢鍾離、呂純陽，說得對也不對。張千聽罷，哭道：「我兩人正是張千、李萬老爺，怎的一些也不認得我們？」文公不覺也墮下淚來。三個人正在那裡悲悲切切，訴說衷腸，只見沐目真人近前，喁道：「悲歡離合，塵俗火坑，我這裡百慮都出，萬念盡下。你三人怎的還擺脫不開？做出這許多兒女子的情態？」文公曰：「只恨因說了一遍，沐目真人道：『這都是前生業障。』今世罪根，既到了。」

我這個去處，一切付之烏有，再休提起了。文公道：「謹遵師命。」從此以後，文公又得張千、李萬做個道伴兒，更覺得有說有道，不想過得兩日，真人忽然叫道：「韓愈有一隻仙鶴，啣着書來，你快取來我看。」文公忙取書遞與真人。真人看了書，便道：「你姪兒湘子書來，說你年紀高大，做不得那重生活，你快快洗淨身子，且去養這一隻牛。文公見那隻牛，前鬃一丈，後腿八尺，犄角兇惡，如同猛虎一般，便上前稟道：「師父，這隻牛一發難養了。」真人道：「我有幾句話分付你，你可記取。」

馬兒落

我也曾遇明師傳妙訣，指與我天邊月。月圓時玉蕊生，月缺時金花謝。三五按時節，老嫗自分別。送入黃婆舍，休教輕漏泄。這是我訣，你看靈龜吸盡金烏血，下一個烈炁，做一個長生不老客。

又有一個鐵牛兒扶過江，有一個泥馬兒山中放。有一個石獅子咬住繩，怎得枯井裡翻波浪。有一個泥土地念文章，木羅漢誦金剛書，美女能歌唱。有一個紙門神會舞鎗，眼見的蛇吞象，非是俺謊。

家住在南洋，信不信？三更顯太陽。

文公道：師父分付的，弟子都記得了，只是這牛兒性發顛狂，弟子怎麼樣纔降伏得他？真人道：喂草時要按着子午卯酉，不要錯過了時辰。我再與你一把慧劍，牛若顛狂，不伏你拘管的時節，你就把這劍砍下他的頭來。他自然不妄動了。文公依命把牛兒拴在房內，照依子午卯酉四個時辰，喂放水草，不敢有一日怠慢懈弛。算將來已經三載有餘，那牛兒服服帖帖，再不狂顛。一日真人叫道：韓愈今日廚下無柴。

你再去打一擔來。我另有話說。文公道：前次在花園內打的。如今往那里去打？真人道：從西北方去。有一座山，叫名青龍山。這邊是卓韋山地方。那邊另屬他人管。不可過去打柴。若差打了他人的柴，惹動着五臟六腑，一齊發作起來。任你是四頭八臂七嘴八舌，也趕這一夥邪氣不退。我決不來救你了。文公道：弟了怎敢惹動邪人，激惱師父。當下拿了扁擔斧繩，便往前去。走不上二三里山頭，忽見三個老叟坐在石崖上着棋。文公心中暗忖道：三位老人家，這般會快。

潛我到了這老年反在山中做樵夫恰不是

老來勤緊夜來忙

一點精誠靠上蒼

若得神仙提掇起

始知今日免無常

付罷便走上前站在崖邊看老叟下碁一個老叟見文公站着便問道你是樵夫不去打柴站在這裏何幹莫不是也曉得着碁文公道碁子雖曉得下只是不着語云碁以不着爲高一個老叟道你說話不像個樵夫也不是我個中人物文公道三位師父聽稟辨愈是朝中禮部尚書只因多言被貶在藍關秦嶺

路上受了萬千苦楚，虧姪兒湘子領我到草葦山中，
投拜沐目真人爲師學道。今日奉師命來到青龍山，
打柴因看見三位師父在此着碁，識得是神仙下
降，特站在這裏求師父度化弟子。三個老叟齊聲問
道：「你在真人那里幾時了？」文公道：「已經三遍寒暑了。」
一個老叟又問道：「在山上許多時，真人曾與你說甚麼話，講甚麼道？」來文公道：「初到山上，將着我燒香掃
地。後來叫我打柴看牛。今日又叫我出來打柴。一個
字也不曾傳授與我。一個老叟道：『真人既不肯傳道，』」

與你你另尋一個去處安身。纔是若再耽擱幾年一
發年紀高大如何得成正果。文公道今日幸得遇着
三位老師父。望乞盡心指點。韓愈死不忘恩。三個老
叟道。沐目真人是我們道友。常常在那里聚會。你既
是他的徒弟。我們怎忍得不教你一番。你且聽我道
來。

羅江怨

春天百草生。滿眼皆生意。正好去遊方。却
坐在團圞內。靜裡鬧喧除。指望成真易。誰知道緣
慳分淺。人難會。

夏天漸漸炎心，在清涼地棄了子其妻，去住茅庵。
理尋幾個道心人，把天地時幡除，寫龍鶴舞上瑤。
池眼見鳶魚妙趣。

秋天日漸涼，出家人閑遊蕩，走穀了數十年，纔遇
着明師講，傳與俺內外丹，心地裡明明明，不覺的
三年陽神降。

冬天雪風飛，出家人心自知，寒暑不相犯，神鬼不
相欺，因來時曲肱枕之儀，來時棗果支持，澗泉常
解渴，此是妙玄機。

文公聽罷道：「這四時景致，乃是仙家受用的。」韓愈凡人焉得見此景致？一個老叟道：「韓尚書沐日真人來了。」文公回頭看時，三位老叟化陣清風而去。文公道：「三位老仙分明指點我，我有眼無珠，又錯過了，只得打擔柴，離了青龍山，一肩挑回洞府。」叫師父開門，真人叫童兒開了門，放他進來。文公將柴挑到廚房中，交卸明白，正要回房，只見真人叫道：「韓愈，你去青龍山打柴，撞見恁麼人？」文公道：「見三位老叟在那石崖上下棋，弟子從傍看他，他問弟子姓甚名誰，從那里」

來弟子說我是卓章真人徒弟從卓章山上來那三位老叟說是師父的道友真人道你曾問他些說話麼文公道弟子問他黃芽是何物他說天地之根本人身之精氣又教弟子行功運用按子午卯酉內藏八卦外合九疇弟子不識其中玄妙望師父明明指示

明人地機後把陰陽辨有先天有母無母亦無大這是他道教根源周天從頭數將乾坤顛倒安採後天築基煉已登先天誰後誰先成

聖爲仙，離中虛，坎中滿，離中乏物，求坎還元，青龍
白虎相爭戰，見枝圓，存乎口訣，得聖手，妙在心傳，
逆成丹，龍吞虎，髓順成，人虎奪龍涎，提防着心前，
露亦青鋒劍，怕的是急水風波難住船，感只感黃
婆勾引，候只候少女開蓮，此事難言，五千日後心
堅筭，三十時辰暗裡掇，胎元沐浴，面壁九年，纔做
了閻死蓬萊雲外仙。

文公道：堯天後天，黃芽白雪，龍虎鉛汞，弟子已知一
二，還有那太液還丹，九轉七返的妙用，求師父明白。

開示真人道。你學道工夫。已有八九。還有三字口訣。
我今傳授與你。自然開悟。文公道。那三字訣。望師父
明白指教。真人道。一曰誠。一曰默。一曰柔。以誠而入。
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以愚。用默以訥。用柔以拙。
文公聽見一個拙字。忽然領略。如匙鑰。湊着鎖鑰。木
人轉着挨子。好不惺松透徹。告真人道。弟子心下俱
已醒悟了。真人道。汝既醒悟。更有何難。便取仙酒過
來。滿斟三盞。遞與文公。文公接上手。中低頭再拜。一
飲而盡。便覺得臟腑澄清。精神完固。真人又唱一闕。

沽美酒道

傳與汝進道功、休暫輟、說與汝修真路、要烈決、得
守元陽、休漏泄、我與汝、天邊月、月圓時、金花自結、
月缺時、紅鉛又卸、任姪女、嬰兒歡悅、看白雪、黃芽、
苗、我呵、把工夫、下着、剔塵垢、做一個蓬萊仙客、

文公得了真人口訣、又飲了仙酒、遂日夜提龍捉虎、
養汞存鉛、果然二炁相交、三花聚頂、龍蟠門戶、虎遶
藥爐、閃閃電光、生身育物、刹那間、開了房門、看那養
的牛兒、更見那牛兒、暴叫如雷、顛狂不止、文公喝道、

大膽畜生，怎敢無禮！便將真人所付慧劍，執在手中。牛兒見文公執劍在手，橫着角，睜着眼，一頭向文公撞將去。文公將劍望牛頭上砍下一刀，頭隨劍落，忽騰騰一股白氣衝上天門，驚動玉帝。玉帝慧眼觀見，草草山白氣衝天，便差金童玉女宣召鍾呂諸仙來迎韓愈。此是後話。且說文公砍下牛頭，便回身稟真人道：牛兒顛狂呼吼，弟子揮劍，擅斷其頭，是弟子有罪了。真人道：

牛兒一向在塵凡，

癡蠢愚迷笑等閑。

今日脫身雲外去

行人誰敢再加鞭

文公道依師父這般說來牛兒也成仙了真人道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變至道有恁麼成不仙來當下文公頓悟出卓韋二字是個韓字沐目二字是個湘字又細看真人一雙道眼碧綠方瞳與湘子無二便向前抱住真人說道你原來就是湘子不是恁麼沐目真人我若不虧你再三點化我也墮於鬼籙矣那得有今日湘子道我果然是姪兒湘子恐怕叔父信心不堅故此把韓字折做卓韋二字

湘字折做沐目二字。雖然誑了叔父。幸喜今日道果
圓成。且把往日超度點化之事。試說一番。叔父聽者。
浪淘沙

那日下天門。騎鶴飛臨。登壇禱雪雪紛紛。

指石爲金多變化。要度你回心。

兩度慶生辰。頃刻花生。逡巡酒滿賀長春。仙籃仙
果神通大。要度你回心。

佛骨獻明君。貶你潮城。漁樵耕牧話平生。狼虎縱
橫傷人命。要度你回心。

茅屋暫安身。馬死難行。卓犖山上見真人。屈指算。

來十二度，纔得你回心。

湘子唱罷，道：姪兒點化叔父，已經十二度了。今日方成正果，姪兒再送一隻仙鶴來，與叔父騎了上天。文公舉首稱謝道：

爲戀高官一念差，

誰知生死事交加，

而今散誕逍遙樂，

始信韓湘要出家。

畢竟湘子送仙鶴來否？且聽下回分解。

韋弗山分明是一個大圈，把這些學仙的牛兒都養在裡邊。若是鼻索穿過穿眼，死不紅不撐，卻了。

憲子便來了仙氣逞着猛烈的性子猛夯的力氣
就是隻不全的牛頭以文公在卓希山上一時寫
出這道理

第二十八回

墨屎山樵夫指路

麻姑庵婆媳修行

百歲年來不自由，看他身世若浮沤。
金丹疑注于秋貌，仙鶴空成萬古愁。
也有蛟龍曾失水，敢教鸞鳳下粧樓。
逍遙散誕無拘束，幾度高山看水流。

話說韓湘子向空招下一隻白鶴，教文公騎上鶴背，冉冉直上三天門下，見了鍾呂列仙，有詩爲証：

白雲堆裡鶴飛來，

接引文公上玉階。

瑞靄徘徊仙樂奏，

群仙濟濟上瑤臺。

鍾師道久聞尚書世家今日喜成正果文公道前話
休題弟子有眼無珠不識泰山當下祥仙捧着金旨
大丹接引文公去朝見玉帝玉帝傳旨問道韓愈今
日來此可知前因爲何謫降下土文公沉吟半晌卽
時醒悟道微臣原是殿前執事大將冲和子因蟠桃
會上醉奪蟠桃打破玻璃盞蓋貶謫下方一向戀職
貪官悠悠塵世幸得姪兒韓湘領瑤天勅命盡報本
丹忱救臣脫了天羅地網今日纔得復見至尊伏望
天恩赦臣死罪又有天地人三曹諸仙保舉文公復

居捲簾舊職、玉帝准奏、卽封愈爲玉境散仙、仍居捲簾舊職、群仙與文公謝恩而退、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服氣餐霞是道原、遨遊一任洞中天、

紫芝瑤草無邊景、

返老還童又少年、

文公已列仙班、前赴瑤池勝會、不必再說、且說韓清擇日在那沙灘上、搭起幾間廠屋、雖不成大厦高堂、恰也好遮風蔽雨、正要搬移韓夫人并一行家眷、前往住札、忽然間天昏地黑、雷火交加、把那幾間廠屋、燒得罄盡、連家伙什物、也不曾搬得一件出來、這纔

是

衰草經霜打。殘花着雨催。漏船衝人浪。破屋遇風摧。折足逢高嶺。羝羊苦角羸。時乖和運蹇。薦福一聲雷。

當下行人衆見了這般光景。各各號天叫地。痛哭一場。正在悲切之際。忽然漁鼓聲頻。歌音嘹亮。遠遠堪聽。韓夫人定睛只一看時。見一個道人叫唱而來。
黃鶯兒 日月轉東西。嘆人生百歲稀。何如棲息玄門裡。頭梳雙髻。身穿布衣。芒鞋漁鼓。隨身計咲嬉。

嬉雲遊海島看破世人痴

看官且說這道人是那里來的，原來這道人是呂洞賓化來指引他們，因此上當他們悲切的時候，拍鼓唱歌待他們自家醒悟。當下韓夫人見了呂師，便叫道：「師父救我一救。」呂師道：「教我怎麼樣救你？」韓夫人道：「我們好端端在長安城住，被崔群老賊趕逐起身，害得我們上無一椽之屋，下無半畝之地，永不遮身，食不充口。如何是好？」呂師道：「前面山上不過一里之程，到有一個女師庵，極是潔淨寬敞，你們且去借他。」

庵中將就住幾時，蘄夫人道：「多謝師父指教，只是素手難去見他。」呂師道出家人，以慈悲為主，方便爲門，把十方的東西養十方善信，何憂素手難去見他？說罷，呂師回身去了。韓夫人便叫韓清道同着蘆英人衆，一步步捱過沙灘，到前面山上去，走了半日，只見些密樹叢林，柴策草徑，風鳴葉戰，鳥噪枝繁，再不見有恁麼女師庵。韓夫人雖是心下忐忑，免不得趲向前途，又叫韓清道：「那道人說只有一里多路，怎的走了這半日，還望不見一世三兒影響？」韓清道：「奶奶不

必心焦，且走上前一定有個庵兒在那里，不料又走了幾里，只見四圍都是高山大壑，陡壁深崖，不要說沒有庵兒，連走路都沒了，驚得韓夫人魂不附體，忙叫韓清道：「我們快依舊路走了回去，又作計較。」韓清轉身走時，四下裡都是刀山劍樹，箭竹槍林，透得密密重重的，連先時來的路頭也不見了。一行八人悲啼痛哭，擗地呼天，正不知爲怎的。昏天黑地，走到這個山窟窿裡來。蘆英道：「婆婆這分明是陷人坑了，我和你往前無路，退後無門，終不然死在這裡不成，且撮土

爲香、大家禱告天地，倘或不該死數，自有救星來救。我們韓夫人依了蘆英說話，正在那里叩頭禮禱，忽然聽得叮叮噹噹，砍柴聲響。韓清道：奶奶好了，那壁廂有砍柴的聲，定是有人家的了。待孩兒問他一聲，央他領我們出大路去。韓夫人道：若是有人，快去問他，不要耽擱了。說話之間，只見一個樵夫正在那山凹裡砍柴。韓清便叫道：借問老兄一聲，這山叫做甚麼？由怎的進得來，出不去？勞老兄指引我們出去。我重重謝你。那樵夫放下斧頭，用手指道：我這裡叫做

墨尿山墨尿谷只有墨尿人纔踏著這墨尿路你們極會算計的爲何也走進墨尿谷裡來韓清道我們一時間差了見識聽信那賊道人的說話因此上走進這山裡樵夫道你們住在長安的時節就差了見識怎的說今日聽了道人的言語見識纔差韓清聽得樵夫說在長安便差了見識暗忖這樵夫定是個仙人連忙跪下道望神仙指引我們一條出路那樵夫指道東南上有兩個神仙坐在那石崖上頭你們快打那里去就有路了韓清擡頭看時那樵夫拿了

斧頭一溜風跑過高山去了。正是

當初不信神仙語

今日方知悔是遲

當下韓清只得領了家眷，望着東南，一小時果然有
人行路徑，並沒有樹木交叉，出來擺擺放心，到得前
路遠遠望見炊烟衝起，風燥盤旋，似有人家一般。及
到其間，四下裡都是茂林修竹，並沒有草舍繩樞，只
見兩個道人坐在那石崖頂上，面前一個三脚鼎爐，
紅燄映火光透出。韓夫人叫韓清道：坐的那兩個道
人，莫不是仙人？你可去求也。度脫我和你的災難。韓

清連忙走近崖邊高聲叫道神仙爺爺救我們一息
原來兩個道人一個是藍采和一個是韓湘子先前
呂洞賓化做樵夫指引韓夫人蘆英來此是他兩個
故此他兩個坐在這石崖上等他們其時湘子見韓
清來叫他便答應道我兩個是山野道人不是甚麼
神仙方纔在山下化得些齋糧正在此做飯充饑你
若要飯吃我便分些救你若不要飯吃請自尋便早
回去罷韓清道我們走了這一日飯也是要吃的只
是分了與我們兩位師父不穀吃師父何不度我一

家脫離了苦難強如分齋飯與我們，米和道螢火
 自照還不亮，怎麼度得你？你趁早回去的好。韓清
 苦惱苦惱，那長安城中，昌黎縣裡，身也沒安處，
 我們回那里去？湘子道：長安有高堂大厦，俸祿
 昌黎有南北庄田，瓜園菜圃，怎的不去受享？說
 結果的話，韓夫人道：我一家到了今日，只求師尊救
 我。湘子道：當初曾有人勸你們出家，你說申一紙文
 書，到于禮部衙門，把天下的名山道院，勝境仙居，盡
 行掃除，不留一個，有說那出家話的，先打拐棒二十

一下也不饒他。你今日到這個地位爲何不申一角文書到禮部去。差些人夫轎馬。明是見從大路上回去。到在這里問野道人。我們野道人。有甚麼勢權。濟得急事。韓夫人告道。愚夫愚婦。肉眼凡胎。不識神仙。只望師父救我們革命。韓清道。師父若不度我。我就取手帕掛在樹上。自縊身死。少不得地方上總甲里長也來拿住師父抵命。永和道。我們出家人。朝遊碧海。暮宿蒼梧。頃刻間飛行了幾千萬里。怕甚麼人拿得我住。韓夫人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師父怎

麼不肯發一點慈心救度我們。湘子道：且不要開說，只問你們。今日是真心出家，還是假意。韓夫人道：今日死心搭地，真要出家。蘆英在傍說道：婆婆昔日有湘子來到家裡，你還不肯修行。今日又沒有湘子，我和你兩個婦人家，怎的好跟着兩個師父去修行。采和道：這話極說得有理，只怕你們不肯真心出家。若是肯真心出家，要見湘子，有何難哉。韓清道：師父，我哥哥實是在那地方，你引我們去尋見了他，也是師父的陰騭。湘子道：我與湘子只是萍水相逢，知她

在那里安身好領你們去見得他韓夫人道我真真
實實肯修行、了師父再不要把障眼法兒來撮弄我
們、采和道我兩個是慣弄障眼法兒的、你們快去投
別人做師父、莫在此胡纏亂攪、韓清道師父是兩位
神仙、爲何只說勸捐人的話、我們被人哄得多了、故
此今日信你不過、韓夫人道假和真、一時間也辨不
出來、只有湘子在我面前、我就信得過了、采和道仙
弟、他們既是這般說、你可現出原身、看他們認得你
否、湘子用手一指、叫韓夫人道、湘子在那邊來了、韓

夫人與蘆英韓清回身看時，不見有韓湘子，掉轉頭來，只見湘子竟在面前，叫道：「嬌娘，我當初勸你出家，你說叔父雖然去世，我吃的，是朝廷俸祿，住的是華屋，鬻藥每日有珍饈百味美酒肥羊，穿着有綾羅錦綉，鋪着有錦簾象牙床，東戶頭粟紅簾，西戶頭米欄。陳倉跟着出家，有恁幾好處，怎麼今日到思量出家起來？」韓夫人道：「好兒，前話休題，你只念我撫育深恩，救我一救。」蘆英道：「許旌陽宗教錄說得好，忠則不欺，孝則不悖。你既做了神仙，怎的不知孝道？」湘子道：「你

怎見得我不知孝道。蘆英道：公公教訓你，婆婆撫育你，公婆恩德是一樣的。你既度公公成了仙，今日不肯度婆婆出家，豈不是不知孝道？湘子道：既如此說，我只度了婆婆，你依舊回家去罷。蘆英道：家舍俱無，教我回那里去？湘子道：回崔家去。蘆英道：那個崔家？湘子道：崔群尚書家裡。蘆英道：我若肯到崔群家裡，今日不受這苦楚了。湘子道：既不到崔家，仍回林學士家裡去。蘆英道：我也不回林家。湘子道：你既不肯回去，終不然立在這山裡不成？蘆英道：古來說得好。

嫁鷄逐鷄飛。嫁夫逐夫走。昔日嫁了你。跟你在家里。
你既做仙人。我就是仙人的老婆了。不跟你走。教我
回那里去。湘子道。我奉玉皇度一不度兩。只好度得
嬌娘。怎的又好度你。盧英道。許旌陽上昇之時。連鷄
犬也帶了上。天王老母。登天時。箇空中猶聞打麥聲。你
做了神仙。爲何不肖帶挈妻子。湘子道。那些人物。都
是仙籍有名的。所以帶得去。你是個仙籍無名的俗
女。我怎麼好度你。盧英道。大婦人倫之一。神仙都是
盡倫理的人。你五倫都沒了。如何該做神仙。湘子道。

你說也徒然。我只是不度你。米和道仙弟林小姐講起道學來了。你須是度他。若不度他。如今世上講道學的都沒用了。湘子道仙兄不要吃這道學。先生驚壞了。那林小姐是雌道學。沒奈何把這五倫來說。若是雄道學。他就放起了。來把那五倫且閣起。倒說出一個大輪來教你頭脚也。按不着。米和道道學那裡論甚麼雌雄。只要講得過的就是真道學。我和你方外人不要說雄與雌。只看道學二字。分上度了他。纔算得世上講道學的。也有些便益。湘子笑了一聲道。

嬌娘小姐今日雖然度了你們，你們還是凡胎俗骨，怎麼到得紫府上得瑤池？須先到麻姑庵中修煉幾年，把這凡胎脫卸，俗骨改移，纔得成真了道。證果朝元韓夫人道：麻姑庵在什麼地方？離此有多少路？程我婆媳兩個，鞋弓襪小，又不認得路頭，如何到得那里？湘子道：麻姑庵在江西南昌府地方，去此有八千餘里。一路上也無猛獸毒虫，也無強人劫賊，不過走三五百個月日就到的。只要嬌娘與小姐堅心定志，不惹雜事來，一路裡就安眠了。蘆英道：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有怎麼得惹出事來只是在路上這三五個
月日教我婆媳兩個那得飯食充饑店房安歇若是
沿門去抄化隨寓便棲身倘或遇着那輕狂公子頗
蕩書生一時間醜態變作惡逞兇教我兩人尋誰
敢應還是師父們憐憫我婆媳孤孀無倚學道心堅
就此處指出一條大路然強如麻姑庵裡去修行了
湘子道你說八千里路遠難行我要去時不消一個
時辰就好到了只是要你認得我是真湘子方纔去
得韓夫人道你怎的又說這一句話我們若是道念

不堅今日也不愿出家了。湘子見他兩人心堅意定，便把袍袖一展，霎時間兩朵黃雲，輕飄飄的飛將下來。湘子喝教住。那兩朵雲有如生根荷葉，湧地金蓮雙雙的堆在地上。湘子便教韓夫人与蘆英各自坐在一朵雲上頭，喝聲疾去。那兩朵雲冉冉騰空，渺渺蕩蕩，一徑去了。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韓清眼睜睜看見韓夫人与蘆英小姐乘雲去了，單留下他一個，立在那石崖邊，不隨不趁，沒做理會。

慌忙放聲大哭，不想連兩個道人也不見了，竟不知是真是假。這韓清樵胸跌脚哭了一場，又拍拍手笑道：「世上的事真是奇異，真是好笑。」我那夫人小姐明明的立在這里說話，猛然間天上落下兩片雲來，把夫人小姐就拐了去，連那兩個道人也無踪無影不見了，只剩得一個我。倘或連我也拐了去，豈不是吾喪我？我真計起來，這兩個賊道人以定是竈竈天子、蚌鰲將軍把我小姐騙去，做個烟花寨主。夫人做個老鴇神君了，豈不是奇異好笑？只是教我一個上南

如此沒脚如何是好正在自言自語自說自道

陡然間唵喇喇一聲驚得韓清魂飛天外魄散九霄
定睛看時那石崖劃開一條大裂洪水彭澎湃湃直
透將出來韓清慌忙逃命之時那水已湧至腳邊幾
乎立身不定跑過兩個山頭爬上一枝大樹打下一
望正不知那水從那裏來的這般滔滔滾滾在樹上
說道古人有憂天崩地墜缺陷成河的又有人笑他
憂得太早今日這個水勢明明是天崩地覆劫數難
逃誰知我這小小年紀遭此厄難起初我還說奶奶

小姐乘雲上天，是被道人拐騙了，如今他們和我總是一般連道人也，在天番地覆的數內，又看了一回說道：水只滿在那邊，只那一方人受害，我這里料然無事，但是我跳下樹去，走到那里好，倘或滿天下都吃水渰壞了，單單只剩得我一個，教誰人伏事我？誰人去耕田種地養活我？我也是活不成的。又一回道：老爺奶奶在日，雖把我當做兒子，也時常沒要緊凌虐我一場，就是那錢心，字老狗骨頭，前日也揭跳我的短，今日這般大水，只留我一個，豈不快活？又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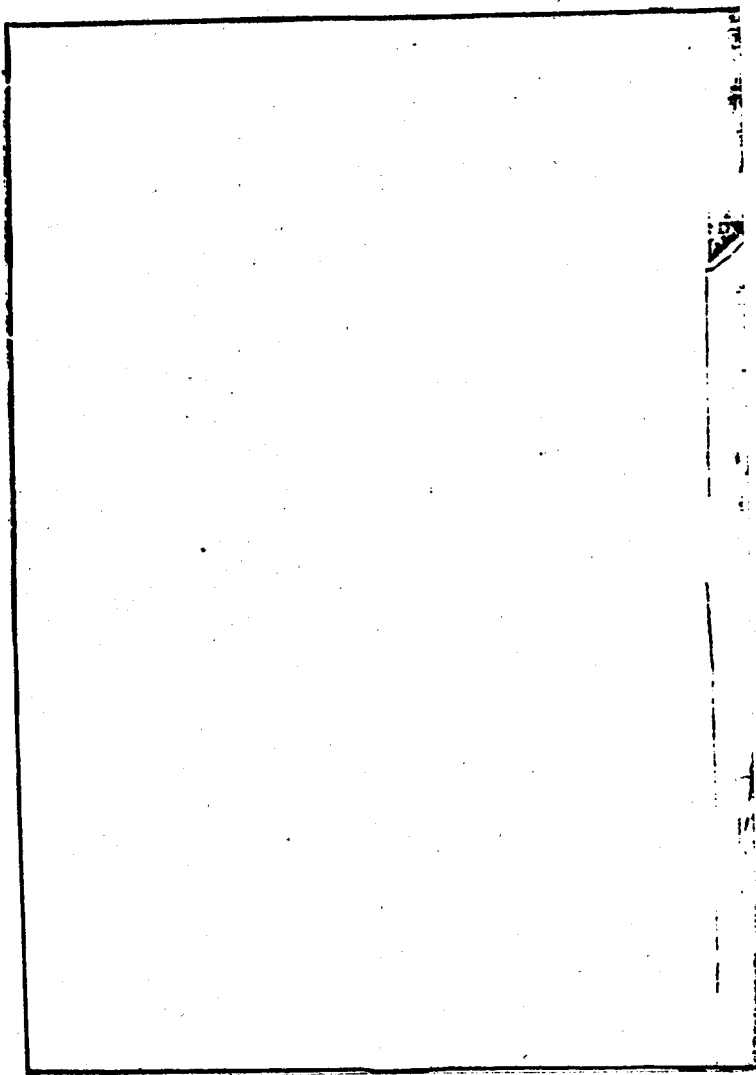
道這般水滿得緊各處山上的猛虎毒虫都安身不
牢跑將出來我爬下樹去倘或撞着他倒把這五
星三莖送了又一道我躲在這樹上幸得不落雨
若落雨下來我又不是鳥窠禪師怎麼躲得過又一
回道我在這樹上饑又沒得吃渴又沒得飲若捱過
三兩日可不餓做乾柴煮子算萬計沒做理會只得
且爬下樹來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韓清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世人那一个不说墨尿山墨尿水里出来只说
得墨尿二字他便不墨尿怪不似墨尿二字他便
是墨尿孟子仙才则不说这墨尿上立修此长生
不死法能辟穀服氣做那然經烏伸採補的工夫
以求長生不死日陷于墨尿其中矣豈不可哀依
湘子的提出這兩個字可謂頂上一針人當猛省



第二十九回

人熊馱韓清過嶺

仙子傳寶氏仙機

人人本有長生藥，自是迷徒枉棄拋。
甘露降時天地合，萌芽生處坎離交。
井蛙應謂無龍窟，籬鷄爭知有鳳巢。
丹熟自然金滿屋，何須尋草學燒茅。

不說韓清爬下樹來，且說林丰尚書在長安居住，因韓夫人與蘆英小姐被崔群奏了憲宗皇帝，趕回原籍，一向不得見蘆英一面，心中甚是記念。一日正遣人往昌黎縣去探聽蘆英消息，忽見走報人來到府

中稟說昌黎縣韓家房屋庄所俱被洪水漂沒成河，
一椽寸土無存。韓夫人連棲身之處俱沒了，好不苦。
楚淒涼林尚書聞了這報，不覺眼中流淚說道：韓親
家做人鯁直，歷仕忠貞，只指望塵子塵孫流芳百世，
住居綿遠，誰知佛骨表遂至人離家散，
身死他方。家中又遭水漂波蕩，這正是福無雙至，禍
不單行。誰人有背後眼睛看得後頭？見我如今只管
戀着官職，也是徒然。當下移本辭官，要回昌黎縣去。
喜得憲宗皇帝准他辭本，着他馳驛還鄉。那林圭辭

不受飄然長往，有詞一闕爲証。

黃花兒遍地生，見人家半啓窗，只聽得馬蹄兒跣
蹣跣蹣的穿花徑，聽哀猿數聲過，荒郊幾村，又見
那兩兩三三牧童兒，騎犢花間映，數郵亭，長亭短
亭，不覺的淚珠如雨，分外傷情。

林尚書在路上行了幾日，倍增慘切，轉覺得世情冷
暖，人面高低，常常思忖，湘子只是不得見面，恰好一
日行到開河去處，見那關上人紛紛攘攘，往來來來，
都是爲名爲利的，只有一個道童，頭髮鬍鬚，衣衫藍

樓右肩上梢着葫蘆一枝、花籃一個、右手中擎着漁鼓一腔、簡子一副、朝着林尚書的面前、唱一闕道、

你不學陶彭澤、懶折腰、你不學泛五湖、范蠡高、你不學張子房、跟着赤松子、你不學嚴子陵、七里灘、垂釣、你不學陸龜蒙、筆床茶竈、又不學東陵侯、把名利拋、怎如得我布袍上繫麻絲、把漁鼓兒敲、

林尚書聽了一會、便道、昔年韓退之生日、有道人來勸他出家、他執定主意、只是不聽、致有今日之禍、我如今素職歸家、也不過爲禍福無門、惟人所招、光陰

迅速生死難知。這道童唱的道情，到句句打着下官身上，莫不是有些來歷的人，且喚他來問他一個端的。當下林尚書開口叫道：「唱道情的道童，走上船來，有話問你。」那往來的人見林尚書自己呼喚那道童，竟不知爲甚緣故。皮踏皮擁做一堆，攔在面前。那道童聽得叫他，就把兩隻手架着人的肩頭，攔將出來，上前道：「大人，小道稽首。」林尚書還了牛禮。那些看的人，并傍邊跟從伏侍的人都指手畫腳，努嘴弄舌，道：「路上行來，院道府縣也不知有多少，再三求見，還

不肯輕意見他。這個膽膽道童有恁麼好處。到自己開口叫他。又還他半禮。真是古怪。蹣蹣的事。那林尚書雖聽得衆人唧唧噥噥。只做不聽見。便叫道童請坐。那道童一些兒也不遜讓。竟挺身向南坐下。林尚書問道。家住在何方。因恁事出家修行。道童唱道：

我家住終南。有屋三間蓋。的瓦便是青天。四下裡無牆無壁。又沒遮欄。萬象森羅爲棋。斗兩輪日月。架在雙肩。睡臥時。翻身跼踖。怕觸倒了不周山。不漏數千年。也是前緣。一朝功行滿三千。前來度有。

緣

林尚書道：師父既是神仙，我情愿拜你爲師。道童道：要小道度你也不難，只怕心不堅強，神不守舍，枉費我心機。林尚書道：我棄軒冕如土苴，金銀若泥沙，視形骸爲臭腐，妻子爲委蛇，一心修道，再沒他腸。道童道：既然如此，此間不是說話之處。你且跟我去來。當下林尚書便跟了道童，分開人衆，亂跑而去。家中人慌忙趕上，扯他之時，他拔出劍來，揮斷衣袂，一徑去了。這許多看的人，都說林尚書遇仙而去，看官且說。

這道童是怎麼樣人林尚書爲何就肯跟了他去原來這道童是韓湘子只爲着林尚書原是雲陽子降凡冲和子旣已復職雲陽子也該回位因此上湘子扮做道童來點化他這林尚書一見湘子模樣認得他是個仙人就不顧家眷跟他到了卓草山上卓草洞中林尚書朝着湘子拜了八拜道弟子林圭得遇師父望師父指教湘子道南北宗源在翻卦象晨昏火候要合天樞土釜牢封流珠則配情調性合虎踞龍蟠參同契曰離氣納管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

談希言順洪濛又丹訣曰金翁本是東家了，送在西
隣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姪女作親情，你曉
得麼？林尚書道：弟子愚迷，再求點化。和子唱道：

玄關一竅，先天始交金木兩相邀。陰汞能飛走陽

鉛，會伏調。收拾住，頑猿劣馬，不放半分毫。將心如

止水，清同九霄，堅牢溫養，握固烹熬，看取寶珠光

耀。

林尚書道：蒙師指教，弟子頓悟前因，敢不佩服。唱一

闕道。

金丸玄妙蒙師傳教，但得個啓發愚迷，破憚的勞。
愛仙家歲月金闕清高，香消寶篆，烟散九霄，從今
散誕得逍遙。

湘子道你既領悟，便須勇猛精進，不可一念懈怠。若
稍坐馳，復墮鬼趣。林尚書道：「罪不敢，馬敢自暴自
棄。」從此以後，林尚書在卓韋洞中朝修暮煉，不在話
下。再說韓清那一日，爬下樹來，正要向南走去，只見
一個人熊滿身滿面，都是毛披蓋着，止有一雙眼睛，
紅亮亮露出來，看見韓清要走，便飛也似一般跑過。

來韓清擡頭一看驚得抖做一堆口也開不得身子
動不得閉着脚蹲倒在地上人熊見韓清這個模
樣曉得怕他開口便笑那張嘴直掀到耳朵邊一發
怕人得緊韓清只是閉着眼不敢看他他便伸出那
熊掌來把韓清從頭從腦補了又補捏了又捏口中
啣啣啣啣就像說話的一般啣啣了許多韓清再不
敢動一動人熊見韓清不理他便把韓清一拖拖
將起來背在肩膀上就走過山那邊去韓清初然問
怕他夾生兒吃了不丟驚得木呆後來見他跋着自

家一溜烟的走，纔有些甦醒轉來，便哭哭啼啼告訴他道：人熊人熊，你是有靈性知覺，不是那蠢然無知的畜生。我是一個沒爺沒娘，沒親戚朋友管顧，極苦極的人，你馱我到那裏去？莫不是又有個苦人國在那天盡頭裡？這人熊一頭走，一頭唧唧啾啾的不住聲，就像似回答他的一般。韓清見他像個曉得人事的模樣，又告訴他道：我哥哥叫做韓湘子，他是大羅天上一位神仙，我父母嫂嫂都虧他度化了，只有我一個他不來度化，丟得上不落，沒處投遞，你若

真有靈性就馱我到湘子那里去罷。人熊顛頭熊腦，就像應他的一般。馱了韓清，只顧走，踰山越澗，過嶺穿林，一些兒也沒礙絆，少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只是沒有酒飯吃，止好吃些山菓流泉。到曉來傍岩依窩，和人熊一處宿歇，一連走了十數日，遠遠望見一座高山，壁立千仞，巨石臨危，臨之者目眩魂悸，投足無所，危險萬狀，人鬼難行。人熊馱了韓清，梯山渡水，凡歷七百餘處，如履平地，踏坦途，毫不差跌。韓清在他背上，思忖道：「我在孤苦伶仃之際，得遇着這個。」

人能自必死，誰知他馱着我過了這許多世界，不知他着落我在那個去處。算來前日就該死了，如今也是多活的，但憑他馱我到那里罷。一路裡付量，又過了幾處，只見一夥樵夫走將來，人熊看見樵夫，也不慌不忙，只是馱着韓清走。那夥樵夫見他馱着個人，也不來趕，只是唱道情。韓清到了這個時節，大聲叫道：救人救人！一個樵夫在那人熊肩膀上，扯了韓清下來，問道：你是那里人，在那里地方遇見這畜生，被他馱了來？韓清正要答應，內中一個樵夫歇下擔。

說道你是韓清爲何被他馱到這里，老夫人林小姐在那里去了，韓清道你是張千不是，樵夫道我是千道人，韓清道你是怎麼，千道人倒認得我，樵夫道我就是張千，韓清道你昔年同李萬跟老爺到潮陽，聞得在路上被老虎咬了去，怎的逃回來，躲在這個山裡，張千道這里叫做卓韋山，山上庵兒內有一位沐浴真人，是天上大羅仙子，專一在這山裏救度受苦的人，我兩個吃老虎啣到這里，蒙真人收留在此，砍柴辟草，躲得無常，就是老爺也虧湘子大叔領來這

望投拜師父、講傳妙道、證果朝元、如今在大羅天上、逍遙快樂、這個人熊也是沐日真人案下伏事的、他馱了你來、是你的造化到了、你快快整理衣襟、跟我們同進庵中、投拜真人、做個徒弟、傳些金丹奧訣、也好得免無常二字、韓清朝着這夥樵夫、唱一個喏道、感謝指教、又向人熊唱一個喏道、感謝救命之恩、當下揚眉自得、跟了他們進庵、參見真人、道弟子韓清叩見真人、道、你是韓清來此何幹、韓清再拜道、來投師父做個徒弟、真人道、你那母親嫂嫂在那里、韓清

道遇見兩位神仙度他上天去了。真人道：「那里是恁麼神仙？明明是鼉龍天子、蚌鰲將軍。只這兩句話，說得韓清俯伏在地下，頭也不敢擡起來。口中叫道：『韓清死罪死罪。』」真人道：「你前日在長安時節，假裝韓公子，要打那唱道情的道人。如今又在背後辱罵神仙，你這樣人，如何做得我的弟子？」韓清道：「弟子有眼不識泰山，望師父慈悲，則個真人把頭顱一顛。那人熊便走近案前，真人暗暗分付了幾句，人熊便先駛了。韓清就走，一徑駛到長安城中五鳳樓前，丟下便走。」

那管五鳳樓的人役、看見人熊、馱這人來、慌忙報與
憲宗皇帝、憲宗宜韓清進去問道、汝是何人、住在何
處、在那里遇着人熊、被他馱了來、韓清道、臣名韓清、
父是禮部尚書韓愈、憲宗聽得韓愈兩字、便問道、韓
愈如今在那里、韓清道、臣父死在潮陽公署、憲宗道、
卿家還有何人、韓清道、止臣一人、憲宗道、卿父一生
鯁直、朕每每念之、卿既是嫡枝、與卿爲五經博士、以
表朕旌忠之意、韓清謝恩而退、當在長安重整基業、
再續箕裘、表過不題、且說湘子把兩朵雲、送得韓去、

竹蘆英到了麻姑庵只見一個仙子坐在庵內肌膚若水雪綽約如處女韓夫人與蘆英俯伏稽顙懇求指教仙子道學仙者先要消除七罪守着五戒三皈依方得明心見性復命歸根韓夫人道怎麼叫做七罪望師明詔仙子道

一爲師者將邪作正法非真傳僞傳於信心之人其師墮於拔舌地獄果滿後受百劫豺狼之報
二爲師者將正法傳與非人輕忽怠慢不生信心其師受鐵杖地獄之報

三爲弟子者受師正法、不行修煉、慢法輕師、當受無間地獄之報、

四爲弟子者受師正法、心生退悔、破齋犯戒、其罪受鐵鉋地獄之報、

五爲弟子者受師正法、視正行邪、其罪受鐵林地獄之報、

六爲弟子者謗經毀典、詈罵佛祖、其罪受無手無足蟲類之報、

七爲弟子者正法不加精進、近財遠道、虛糜日月、

外正心邪外明內暗其罪至重累及九族皆墮地獄

仙子說罷韓夫人與蘆英又在案前叩首道弟子有緣得遇師父再不敢口是心非只望師父着實開明點化不知還有那三皈依那五樣戒仙子道皈依五戒俱在一心我說與你們聽

一皈依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爲妙道

一皈依經法輪常轉晝夜不息

一皈依師朝暮參究小心候事養正爲功莫投邪

境、

一戒殺體上帝好生之德草木虫蟻盡是域中生命。

一戒貪修身修己不萌覬覦之心。

一戒色不好邪淫使元氣精神常固紛華靡麗一切皆空不生羨慕。

一戒言不妄言語斷除誑誑。

一戒葷不飲酒不食肉不使志亂不萌彘頤。

此八件者有一不依則神呵鬼譴大道難成正是

鏡君使盡千般計，總是虛囂妄用心。

韓夫人與蘆英道：弟子件件依得堊師父慈悲，早賜點化。仙子點動漁鼓，唱一闕步蟾宮道：

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申，覆生龍虎，雙關夾脊過崑崙，得氣力時思量我。

蘆英聽罷，上前道：弟子本性愚迷，無能解脫，再求仙師指點一番。仙子道：精氣神爲一身主宰，一身爲神氣之府。形不得神而氣不生，神不得氣而精不生，神

氣精不得形則不能立煉形返歸下一氣煉氣復入
于虛無始得與道合真變化無友蓋男子修仙曰煉
氣女子修仙曰煉形先積氣于乳房然後安爐立鼎
行太陰煉形之法又唱道

聽吾所告仙丹匪遙八卦布周遭保守的嬰兒壯
相從的姪女嬌請得個黃婆媒合離坎與中爻向
西南採取初生藥苗須調火候火候須調溫養着
汞鉛丹竈

韓夫人上前告道弟子年邁力衰比不得蓋英處子

望師父再指教一番。仙子又唱道：

一汞鉛丹竈，能飛善消火。候最難調，便誘得心猿。一當防着意馬，驕若不把離。又換坎，這乾坤怎交？若誤一分毫工夫，虛渺還須着意着意，自然纔顯出金丹玄妙。

仙子唱罷，道：「你兩人如今醒悟了麼？」蘆英道：「弟子再求點化。」仙子又道：

仙家至高，修真最豪。千歲宴蟠桃，金磚須金補泥。經用土包，素不遺棄。這些消息，總是諸虛無，便存

神運氣身心在勞金銷石煉石鍊金燒空被那衆
仙譏笑

韓夫人與蘆英言下大悟便叩首道

性非聰慧不識得玄妙理幸得師啓愚指與我進
道機參透了先天一氣出生死把凡胎脫離這消
息幾人知天空海濶飛躍任鳶魚

仙子道既爾領悟萬勿弛我暫往海外蓬萊回來
領你們去朝奉西王母娘娘說畢騰空而去韓夫人
婆媳兩個得了湘子的秘密玄言奧妙道曉得了

周天火候運用抽添把那朱裡汞留存金鼎水中銀
先下玉池瀛得滿身中金光燦爛黍米珠圓只是沒
有點化丹頭還不得飛昇天界倏忽已經二載一夕
月明如畫星宿森羅萬籟無聲百緣不動韓夫人與
蘆英步出中庭仰天拜道師父去經許久如何再不
回來拜猶未罷只見湘子呂師按落雲頭立在面前
了韓夫人道師父你怎的許久不來我兩人那日兒
不懸望你呂師道觀汝容顏改換相貌希奇大丹已
是成了只有那九還七返的工夫尚未滿足湘子道

工夫雖未滿足，師父肯把那煉就的還丹慈悲喜捨，自然指日飛昇。呂師道大丹入手爲難，只怕他們還沒有這福分。湘子道此般至寶，家家有，只要時人着眼看大發慈悲。同登道嶺，當卜呂師便把葫蘆一傾，恰好傾出兩粒紅一粒白丹，拿在掌中。湘子道：師父方纔一粒，也是難得的，如今傾出兩粒紅三白，不識怎的取用。呂師道：兩紅三白，取用各有不同。湘子道：紅白既分，仙機秘密，弟子有所不知，願師指授。呂師嚕道：

人所謂具有智慧根株有遠果証者後有此風根
不要說愚夫僻士就是秦皇漢武有福分係了不
子何不能成个仙人奪天地造化

第三十回

香獐幸脫離水厄

韓林盡證聖超凡

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寬、始令神仙本願、虎兇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鸞車鳳輦、

話說呂師擎丹在手、高叫湘子道、仙弟、韓愈既復搥、
簾舊聯、竇氏蘆英又已離凡、你功行將滿、還少了一
件、湘子道、師父弟子還少那一件、呂師道、蒼梧畔、
還有一個伴兒、在那深潭之下、不曾去度他、終是

典韓夫人道：「蕭英便是師父的伴兒，已在此了。」
又有一個伴兒，在恁麼深潭底下。湘子道：「這是我前世的因由，要在今生結證。」韓夫人道：「師父試說一番。」
弟子們拱聽。湘子道：「鼓不打不響，鐘不撞不鳴。試說前因，無勞洗耳。」當下湘子開口說道：「我前生是雉衡山上一隻白鶴，因吸取日精月華，活得有有餘歲。這山上又有一個香樟，也自修煉成了氣候，常與我在蒼梧郡湘江畔口道過遊歷，也不知過了幾度春秋，歷了幾番寒暑。巧巧的一日，我所憩正在那中間。」

隨見鍾呂兩位師父按落雲頭到于江口我與香童
隨即騰那變化化作兩個雲遊道人向前迎接只說
自家的神通廣大變幻多端瞞得兩位師父過了誰
知兩師慧眼早已看出我們遁本相我師低頭禮拜
求師一粒金丹脫換毛軀羽翼那香童不知死活在
兩師跟前兀自強辯飾非指望偷藏本出那鍾師父
猶可呂師父便怒氣騰騰舉出寶劍道你這孽畜特
要瞞誰敢謂我劍不利乎只這一聲謊得我心膽俱
裂匍匐哀求鍾師說這鶴兒倒也成得個人這獐兒

我用不着快快去罷。香獐見鍾師說出這話，便
呵笑道：師父不度我也罷休。我這湘江原致，賽得過
你那閻死頭。連我儘好逍遙自在，也不認到大羅天
上，受玉皇大帝的拘束。呂師聽言，愈增忿怒。口中便
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召下黑虎玄壇趙元帥，把香獐
直捉到江潭深處，牢栓固鎖，不許放逸。分付他待我
成仙，纔去度他做個守山大神。其時鍾師就下葫蘆
內，取出一粒金丹，與我吃了。我卽化作一個青童
子，喚名鶴童，隨着兩師去朝玉帝。我却是三徒有幸。

却難逢得遇兩師今日脫換了罪愆又誰知我父母沒有兒子終日祈天祝聖願求一子以接香火那昌黎縣城隍社令奏聞玉帝要送一子與我父母恰好兩師領我到來玉帝便發下勅旨着兩師先送我到韓家去投胎脫化然後與我成仙我再三不肯行兩師說玉旨既出誰敢有違你且去托生我們自來度你我只得依兩位師父前往托生爲人不幸父母雙亡虧叔孀撫育成入請師父訓教我師父不教我讀書暗地裡把金丹大道秘密玄機盡傳與我纔得

果證金仙、逍遙快樂、一向爲度叔父、嬌娘、與蘆英、小姐、忙忙碌碌、竟忘了香奩這一節、今日得呂師父提起、索性做一個徹首徹尾的事、呂師道、張千、李萬、統一朝宗、當下湘子、便向東南左、念念有詞、只見一員天將、立在面前、那天將如何打扮、

頭戴著罩、又盔、金光耀目、手執著纏絲鐃、銀色迎眸、身穿的是綠蟒、呼蟒、腰繫的是玉縑、潔白、三隻眼、閃閃、燥燥、不容、凡、凡、潛藏、一雙脚、整整、齊齊、不、怕、妖魔、衝突、算來、不是、普陀門下、大金剛、恰是那

事大補育馬元帥

這馬元帥躬身喏道。覆仙師有何差遣。湘子道。蒼梧
郡湘江潭底。拘繫着一個香獐。罪業已滿。快去取來。
馬元帥領命前去。不一時間。把香獐取到。騰身別去。
那香獐看見呂師。擎着仙丹。立在上頭。驚得魂不附
體。倒身叩首道。弟子今朝重見天日。望師父不念舊
惡。饒恕弟子。則個。呂師微微笑了一聲道。獐兒。你怎
的不享用那湘江景致。來此做愁。香獐道。井蛙陋見。
盡滿管寬。師父慈悲。三生有幸。湘子開口叫香獐道。

汝近前來聽我分付。香獐齋齋向前低頭拱聽。湘子道：生身難得，仙路難通。汝雖墮落畜生道中，喜得性靈不昧，可以返本還元。我今取汝前來，做一個守山大神，管轄這一片山場洞府，享人祭賽。汝情願麼？香獐叩首道：弟子沉埋水底，養性潛靈，得守名山，已出望外，豈有不情願的理？但昔年呂師父在湘江峴口，曾說待鶴兒成仙，度我去看守洞府。今日師父取我來守山，呂師父的言語已應驗了，但不知鶴兒如今在那里，也曾成得仙否？怎的不是他來度我？湘子道：

我前生就是鶴兒。今日巳辰正果做第八位神仙了。香獐道師父是幾時成仙的。這隔世因由。再來結果。師父試說一番。湘于當下把前事說了一遍。香獐點頭說道。過去現在。雖有不同。望師父勸念前因。捨一粒金丹。度脫弟子去做一個仙人。也是一緣一法。湘子道。汝孽緣未脫。罪障未除。只好管轄山靈。享此血食。汝若從今以後。皈依大道。變換肺腸。做一個清淨道人。轄一方無遮世界。積功累行。德厚業崇。到那特節。我再來度汝脫却塵寰。超凌仙境。香獐道。懇求師

父慈悲、弟子敢不反邪歸正、這正是

但存心裡正、何愁眼下遲、得師輕借力、是我運通時、

這是香獐一段事情、不必多贅、當下呂師開口說道、我這金丹、非同容易、奪天地主宰之造化、奪太極未分之造化、奪乾坤交媾之造化、奪陰陽不測之造化、奪水火既濟之造化、奪五行戰剋之造化、奪萬物生成之造化、人人具有、個個完成、只是聰明者視爲空玄、愚迷者強生執着、遂致元陽走漏、真氣銷亡、我今

將這兩粒紅丹、度化竇氏蘆英、三粒白丹、度化張千
李萬與香獐、各各近前、聽吾分付、香獐又道、呂師父
說話有些古怪、蹊蹺、呂師道、恁麼古怪、蹊蹺、香獐道、
玄門設教、彼已一般、再無厚薄、今日師父捨大丹救
人、爲何分紅白二樣、豈不是磚兒能厚、瓦兒能薄、呂
師呵呵笑道、磚兒瓦兒、都是土坯做的、窯裡燒的、本
來厚薄、微有區分、上清闡教、因人造就、各成其是、不
容躐等、所以丹有紅白之分、豈是厚薄其間、及這畜
生、搖唇鼓舌、妄肆詛語、情更可惡、湘子道、師父大量、

何所不容、望恕犇兒多言之罪、呂師便把手向南一
招、說聲道來、頃刻間張千李萬到了、看見賈氏蘆英
俱在、便問道、夫人小姐如何來在此間、韓夫人道你
今日好來、我便好先在這裡住了、說猶未了、退之又
到、大家不勝歡喜、正是

別時容易見時難

要見猶遮萬仞山

今日突然相遇着

喜從天降兩開顏

呂師叫韓夫人道、汝本是聖母臨凡、沾染了榮華俗
境、向來迷戀、今始脫鈞、吞下金丹、認取自家面目、未

來現在兩境俱忘。又叫蘆英道：凌霄玉女，頗憶前因否？蘆英道：弟子沉迷下土，闇劣無知。呂師道：汝本凌霄玉女，因天門未開，私窺下方，遂致淪落。喜得塵根斷絕，覺悟前因，洗濯風緣，頓消舊錯，返真精于黃金之室，養真氣成黍米之珠，吞下金丹，早歸原位。又叫張千李萬道：汝兩人是無福孩兒，今做了有福弟子，只因汝一心事主，百折不回，出萬死于一生，無分毫之報怨。忠義可嘉，金丹各賜。叫香穉道：據汝當年頭路，念念皆差，免汝分屍，已爲大幸。喜得潛修潭底，專

氣致柔、身心不動、魂魄受制、今將仙丹付汝、脫汝毛
軀、果證爲神、再須修煉、仙階有級、馴進有基、當下寶
氏、盧英、張千、李萬、香樟、拜受仙丹、各各吞嚥下去、正
是

坎電烹轟金水方。

火發巽崙陰與陽。

二物若還和合了。

自然遍體透馨香。

湘子道、師父他們既已吞丹脫換、則後職者該還原
位、上昇者引列仙班、地行者開遊蓬島、只有弟子父
親韓會母親鄭氏、兩兩團圓、本堂之

有終天

之恨。呂師道一子昇仙。九族登天。汝父母自然脫離苦海。踏上蓮臺。只待玉旨到來。便見分曉。不必多慮。道猶未了。只見祥雲縹緲。瑞靄氤氳。鸞鶴盤旋。幢繚繞。半空中衆仙齊到。鍾師父雙手擎着玉音。叫道。爾等衆仙。聽宣玉旨。云。

夫仙者。轉造化之樞衡。握乾坤之樞紐。運神功于終旦。現旭日于深潭。水清金旺。天上之蟾朗星輝。鉛遇發生。人間之萬物可煉。象帝之先後天不老。茲爾韓湘。天關在手。地軸由心。行顛倒之法。撥六

十四卦于陰符持逆修之功。鼓二十四氣于陽火。回七十二候之要津。積歸陽內。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輳胎中。濟人利物。德益重而鬼神欽。煉已虛心。道愈高而龍虎伏。伊叔韓愈。原係捲簾大將。既降塵凡。今能省悟前緣。皈依大道。遵天地盈虛。精專運用。法庚甲圓缺。謹戒。袖添寶氏蓋英。以一念之妄萌。致罪愆之僊及。幸六根之清淨。無五毒之薰心。夙障既除。合還原位。淵子父尊尊。母鄭氏。種善根于九代積陰德于三生。子既尊真。親宜拔度。

迹着罄無明沙界。登無礙天宮。雲陽子林主。植慧
根于天上。棄軒冕于塵寰。陰陽既濟。尸鬼消亡。水
火互交。魂神卓越。張千李萬。以無緣之濁骨。投有
漏之凡胎。雖闢靡麗于初年。喜效忠誠于末路。潛
修既盡。壽筭遞增。着在卓草山。再修二紀。考核成
功。偉兒悟毛殼之難終。兼長生之妙訣。寧清閑于
地上。享血食于峯巔。已屬倖生。無容再計。但善根
無盡。積累可以報成。業罪易消。更變允稱。返轍若
能斷絕。醒癡剗削塵想。亦許紀功。懋賞。引到仙班。

閻浮之諸塵盡漏、煩惱不生、仙家之真樂、非常得、
大自在、爾來欽哉、毋怠毋忽、

宣旨已罷、衆仙頂禮謝恩、各歸本位、韓會鄭氏魂魄
來歸、英靈復聚、諸仙接引、得見韓湘、初時慟哭難當、
恨生前之不憐、既而歡喜無限、幸死後之重逢、有青
天歌八闋紀其事、

真仙聚會瑤池上、仙樂和鳴鸞鳳降、鸞鳳雙飛下、
紫霄、仙鶴共舞仙童唱、

仙童唱歌歌太平、嘗得蟠桃壽萬齡、瑞靄祥光滿、

壽仙會裡說長生

長生自知微妙訣、幾番口開應難說、不妨洩漏這
玄機、驚得虛空長吐舌、
舌端放出玉毫光、輝輝朗朗照十方、春風只在花
梢上、何處園林不艷陽、

艷陽時節柳靈苗、莫等中秋月色高、顛倒離男逢
坎女、黃婆拍手喜相招、

相招相喚配陰陽、密雨濃雲入洞房、十載靈胎生
個子、倒騎白鹿上穹蒼、

青蒼瀟氣罩風健、吹得琉璃從左轉、三辰萬象總森羅、三界仙官朝玉殿、

玉環金階列衆仙、蟠桃高捧獻華筵、仙酒仙花映仙果、長生不老億千年、

當下張千李萬再轉人身、更回陽世、二紀之後、方得成真、香猗看守靈山、遇師點化、元神不散、契合無生、纔傳下第八洞神仙韓湘子、十二度韓文公藍關記、有詩爲証、詩云、

艷色卽空花、

浮生乃蕉葉、

與爾在迷時、

頃刻爲單獨 入仕欲榮身 須更成黜辱
合者離之始 樂者憂所伏 愁恨僧祇長
歡榮剎那促 覺悟因傍喻 迷執由當局
膏明誘闇蛾 陽姦奔癡鹿 貪爲苦聚落
愛是悲林麓 水蕩無明波 輪迴死生輻
塵應甘露酒 垢待醍醐浴 障要智燈燒
魔須慧劒戮 外熏性易染 內戰心難劒
既去誠莫追 將來幸前勗

看湘子這一部 明明說確見是個胎禽 孤獨有持

耳實獐兒是个野獸弘潛修於潭底禽獸倒靈
石味人為萬物之灵反不能極省潛修以逐之
名利疆場酒色坑塹是禽獸之不足矣借這一
事釋着這一番人切莫錯認根因忘却本來面目